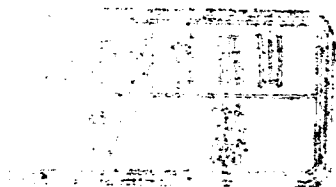




10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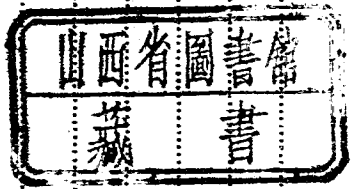
1095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initials.

44572
1028

目次

一	小坡和妹妹	一
二	種族問題	五
三	新年	四
四	花園裏	四
五	還在花園裏	六
六	上學	六
七	學校裏	九
八	逃學	二四



226665

九	海岸上	一五
十	生日	一六
十一	電影囑	一七
十二	噶拉巴啣	一八
十三	影兒國	二五
十四	猴王	二四
十五	狼猴大戰	二五
十六	求救	二六
十七	往虎山去	二六
十八	醒了	二六

一 小坡和妹妹

哥哥是父親在大坡開國貨店時生的，所以叫作大坡。小坡自己呢，是父親的舖子移到小坡後生的；他這個名子，雖沒有哥哥的那個那麼大方好聽，可是一樣的有來歷，不發生什麼疑問。

可是，生妹妹的時候，國貨店仍然是開在小坡，爲什麼她不也叫小坡？或是小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而偏偏的叫作仙坡呢？每逢叫妹妹的時候，便有點疑惑不清楚。據小坡在家庭與在學校左右鄰近旅行的經驗，和從各方面的探聽，新加坡的街道確是沒有叫仙坡的。你

說這可怎麼辦！

這個問題和『妹妹爲什麼一定是姑娘』一樣的不能明白。哥哥爲什麼不是姑娘？妹妹爲什麼一定叫仙坡，而不叫小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簡直的別想，哎！一想便糊塗得要命！

媽媽這樣說：大坡是在那兒生的，小坡和仙坡又是在那兒生的，這已經夠糊塗半天的了；有時候媽媽還這麼說：哥哥是由大坡的水溝裏檢了來的，他自己是從小坡的電線桿子旁邊拾來的，妹妹呢，是由香蕉樹葉裏抱來的。好啦，香蕉樹葉和仙坡兩字的關係又在那裏？況且『生的』和『檢來的』又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媽媽，媽媽，好糊塗！』一點兒也不錯。

也只好糊塗着吧！問父親去？別！父親是天底下地上頭最不好惹的人：他問你點兒什麼，你要是搖頭說不上來，登時便有挨耳瓜子的危險。可是你問他的時候，也猜不透他是知道，故意不說呢；還是他真不知道，他總是扳着臉說：『少問！』『縫上他的嘴！』你看，縫上嘴不能唱歌還是小事，還怎麼吃香蕉了呢！

問哥哥吧？呸！誰那麼有心有腸的去問哥哥呢！他把那些帶畫兒的書本全藏起去不給咱看，一想起哥哥來便有點發恨！『你等着！』小坡自己叨嘮着：『等我長大發了財，一買就買兩角錢的書，一大堆，全是帶畫兒的！把畫兒撕下來，都貼在脊樑上，給大家看！哼！』

問妹妹吧？唉！問了好幾次啦，她老是搖晃着兩條大黑辮子，一

邊兒跑一邊嬌聲細氣的喊：『媽媽！媽媽！二哥又問我爲什麼叫仙坡呢！』於是媽媽把妹子留下，不叫再和他一塊兒玩耍。這種懲罰是小坡最怕的，因爲父親愛仙坡，母親哥哥也都愛她，小坡老想他自己比父母哥哥全多愛着妹妹一點纔痛快；天下那兒有不愛妹妹的二哥呢！

『昨兒晚上，誰給妹妹一對油汪汪的檳榔子兒？是咱小坡不是！』小坡搬着胖腳指頭一一的數：『前兒下雨，誰把妹妹從街上背回來的？咱，小坡呀！不叫我和她玩？哼！那天吃飯的時候，誰和妹妹鬪氣拌嘴來着？咱，……』想到這裏，他把腳指頭撥回去一個，作爲根本沒有這麼一大回事；用腳指頭算賬有這麼點好處，不好意思算的事兒，可以隨便把腳指頭撥回一個去。

還是問母親好，雖然她的話是一天一變，可是多麼好聽呢。把母親問急了，她翻了翻世界上頂和善頂好看的那對眼珠，說：

『妹妹叫仙坡，因為她是半夜裏一個白鬍子老仙送來的。』

小坡聽了，覺得這個回答倒怪有意思的。於是他指着桌兒底下擺着的那幾個袖子說：

『媽！昨兒晚上，我也看見那個白鬍子老仙了。他對我說：小坡，給你這幾個袖子。說完，把袖子放在桌兒底下就走了。』

媽媽沒法子，只好打開一個袖子給大家吃；以後再也不提白鬍子老仙了。妹妹爲什麼叫仙坡，到底還是不能解決。

大坡上學爲是念書討父母的喜歡。小坡也上學——專爲逃學。設

若假裝頭疼，躺在家裏，母親是一會兒一來看。既不得暢意玩耍，母親一來，還得假裝着哼哼。『哼哼』本來是多麼可笑的事。哼，哼哼，嘆喲的一聲笑出來了。叫母親看出破綻來也還沒有多大關係，就是叫她打兩下兒也疼不到那裏去。不過媽媽有個小毛病：什麼事都去告訴父親，父親一回來，她便喃喃咕咕，喃喃咕咕，把針尖大小的事兒也告訴給他。世上誰也好惹，就是別得罪父親。那天他親眼看見的：父親扳着臉，鄭重其事的打了國貨店看門的老印度兩個很響的耳瓜子。看門的印度，在小坡眼中，是個『偉人』。『偉人』還要挨父親兩個耳光，那末，小坡的裝病不上學要是傳到他老人家耳朵裏去，至少還不挨上四個或八個耳瓜子之多！況且父親手指上有兩個金戒指，打在腦

袋上，哪！要不起個橄欖大小的青包纜怪！還是和哥哥一同上學好。到學校裏，乘着先生打盹兒要睡，或是爬在桌上改卷子的時候，人不知鬼不覺的溜出去。在街上，或海岸上，玩耍夠了，再偷偷的溜回來，和哥哥一塊兒回家去吃飯。反正和哥哥不同班，他無從知道。哥哥要是不知道，母親就無從知道。母親不知道，父親也就無從曉得。家裏的人們很像一座小塔兒，一層管着一層。自要把最底下那層彌縫好了，最高的那一層便傻瓜似的什麼也不知道。想想！父親坐在寶塔尖兒上像個大傻子，多麼可笑！

這樣看來，逃學並不是有多大危險的事兒。倒是妹妹不好防備：她專會聽風兒，鑽縫兒的套小坡的話，然後去報告母親。可是妹妹好

說話兒，他一說走了嘴的時候，便忙把由街上檢來的破馬掌，或是由教堂裏拾來的粉筆頭兒給她。她便膏藥着小嘴，一聲也不出了。

而且這樣賄賂慣了，就是他直着告訴妹妹他又逃了學，妹妹也不信。

「仙！我檢來一個頂好，頂好看的小玻璃瓶兒！」

「那兒呢？二哥，給我吧！」

小玻璃瓶兒換了手。

「仙！我又逃了學！」

「你沒有，二哥！去檢小瓶兒，怎能又逃學呢？」

到底是妹妹可愛，看她的思想多麼高超！於是他把逃學的經驗有

枝添葉的告訴她一番，她也始終不跟媽媽學說。

『只要你愛你的妹妹，逃學是沒有危險的！』小坡時常這樣勸告他的學友。

小坡有兩個志願，只有他的妹妹知道：當看門的印度，（新加坡的大一點的舖戶，都有印度人看門守夜。）和當馬來巡警。

據小坡看：看門守夜的印度有多麼尊嚴好看！頭上裹着大白布包頭，下面一張黑紅的大臉，掛滿長長的鬍子，高鼻子，深眼睛，看着真是又體面又有福氣。大白汗衫，上面有好幾個口袋兒，全裝着，據小坡猜，花生米，羹豌豆，小檳榔，或者還有兩塊雞蛋糕。那條大花布簪子更好看了，花紅柳綠的裹着帶毛的大黑腿，下面光着兩支墨而

亮的大脚鴨兒。一天到晚，不用操心做事，只在門前坐着看熱鬧，所閒得不了啦，纔細細的串脚鴨縫兒玩。天仙宮的菩薩雖然也很體面漂亮，可是菩薩沒有這種串脚鴨縫的自由。關老爺兩旁侍立的黑白二將，黑的太黑，白的又太白，都不如看門的印度這樣威而不猛，黑得適可而止。（這自然不是小坡的話，不過他的意思是如此罷了。）

況且晚上就在門前睡覺，不用進屋裏去，也用不着到時候就非睡去不可。門前一躺，看着街上的熱鬧，聽着舖戶裏的留聲機，媽媽也不來催促。（老印度有媽媽沒有，還是個問題。設若沒有，那末老印度未免太可憐了；設若有呢，印度媽媽應該有多麼高的身量呢？）困了呢，說睡就睡，也不用等着妹妹，——小坡每天晚上等着妹妹睡

了，替她放好蚊帳，蓋好花毯，他自己纔敢去睡。不然，他恐怕紅眼兒虎，專會欺侮小姑娘們的紅眼兒虎，把妹妹叨了去；把蚊帳放好，紅眼兒虎就進不去了。

「仙！趕明兒你長大開舖子的時候，叫我給你看門。你看我是多麼高大，多麼好看的印度！」

「我是個大姑娘，姑娘不開舖子！」妹妹想了半天這樣說。

「你不會變嗎？仙！你要是愛變成男人呀，天天早晨吃過稀飯的時候，到花園裏對椰子樹說：仙要變男人啦！這樣，你慢慢的就變成父親那麼高的一個人。可是，仙！你別也變成印度；我是印度，你再變成印度，咱們誰給誰看門呢！」

『就是變成男人，我也不開舖子！』

『你要幹什麼呢？仙！啊，你去趕牛車？』

『呸！你纔趕牛車呢！』仙坡用小手指頭頂住笑渦，想了半天：
『我長大了哇，我去，我去作官！』

小坡把嘴擱在妹妹耳朵旁邊，低聲的嘀咕：『仙！作官和作買賣是一回事。那天你沒聽見父親說嗎：他在中國的時候，花了一大堆錢買了一個官。後來把那一大堆錢都賠了，所以纔來開國貨店。』

『嘔！』仙坡一點也不明白，假裝明白了二哥的話。

『仙！父親說啦，作買賣比作官賺的錢多。趕明兒哥哥也去開舖子，媽媽也去開舖子。可是我就愛給「你」看門。仙，你看，我是多麼

有威風的印度！」小坡說着，直往高處拔脖子，立刻覺得身量高出一大塊來，或者比真印度還高着一點了。

仙坡看着二哥，確是個高大的印度，但是不知爲什麼心中有點不順，終於說：『偏不愛開鋪子嗎！』

小坡知道：再叫妹妹開鋪子，她可就要哭了。

『好啦，仙！你不用開鋪子啦，我也不當印度了。我去當馬來巡警好不好？』

妹妹點了點頭。

馬來巡警背上扛着一塊窄長的籐牌，牌的兩端在肩外出着，每頭有一尺多長。他站定了的時候，頗似個十字架。他臉朝南的時候，

南來北往的牛車，馬車，電車，汽車，人力車，便全咯噔一下子站住；往東西走的車輛忽啦一羣全跑過去。他忽然一轉身，臉朝東了，東來西往的車便全停住，往南北的車都跑過去。這是多麼有勢力威風，趣味！假如小坡當了巡警，背上那塊長籐牌，忽然而朝南，忽然臉向東，叫各式各樣的車隨着他停的停，跑的跑，夠多麼有趣好玩！或者一高興，在馬路當中打開捻捻轉兒，叫四面的車全撞在一塊兒，豈不更加熱鬧！

妹妹也贊成這個意思，可是：

『二哥！車要是都撞在一處，車裏坐的人們豈不也要碰壞了嗎？』

小坡向來尊重妹妹的意見，況且他原是軟心腸的小孩，沒有叫坐

車的老頭兒，老太太，大姑娘們把耳朵鼻子都碰破的意思。他說：

『仙！我有主意了：我要打嘀溜轉的時候，先喊一聲：我要轉了！車上的人快都跳下來！這麼着，不是光撞車，碰不着人了嗎？』
妹妹覺得這真好玩，並且告訴他：『二哥！等你當巡警的時候，我一定到街上看熱鬧去。』

小坡謝了謝妹妹肯這樣賞臉，並且囑咐她：

『可是，仙！你要站得離我遠一些，別叫車碰着你！』

小坡是真愛妹妹的！

二 種族問題

小坡弄不清楚：他到底是福建人，是廣東人，是印度人；是馬來人，是白種人，還是日本人。在最近，他從上列的人種表中把日本人鈎抹了去，因為近來新加坡人喊着打倒日本，抵制仇貨；父親——因為開着國貨店——喊得特別厲害，一提起日本來，他的脖子便氣得比蝦蟆的還粗。小坡心中納悶，為什麼日本人這樣討人嫌，不要鼻子。有一天偶然在哥哥的地理書中發現了一張日本圖，看了半天，他開始也有點不喜歡日本，因為日本國形，不三不四恰像個『歪脖橫狼』的破炸油條，油條炸成這個模樣，還成其爲油條？一國的形勢居然像這樣不起眼的油條，其惹人們討厭是毫不足怪的；於是小坡也恨上了日本！

可是這並不減少他到底是那國人的疑惑。

他有一件寶貝，沒有人知道——連母親和妹妹也算在內——他從那兒得來的。這件寶貝是一條四尺來長，五寸見寬的破邊，多孔，襖色，抽抽疤疤的紅綢子。這件寶貝自從落在他的手裏，沒有一分鐘離開過他。就是有一回，把牠忘在學校裏了。他已經回了家，又趕緊馬不停蹄的跑回去。學校已經關上了大門，他央告看門的印度把門開開。印度不肯那麼辦，小坡就坐在門口扯着脖子喊，一直的把庶務員和住校的先生們全嚷出來。先生們把門開開，他便箭頭兒似的跑到講堂，從石板底下掏出他的寶貝。匆忙着落了兩點淚，把石板也摔在地上，然後三步兩步跑出來，就手兒踢了老印度一脚；一氣兒跑回家，

把寶貝圍在腰間，過了一會兒，他告訴妹妹，他很後悔踢了老印度一脚。晚飯後父親給他們買了些落花生，小坡把癩的，小的，有蟲兒的，都留起來；第二天拿到學校給老印度，作爲賠罪道歉。老印度看了看那些奇形怪狀的花生，不但沒收，反給了小坡半個比醋還酸的綠橘子。

這件寶貝的用途可大多了：往頭上一裹，裹成上尖下圓，腦後還搭拉着一塊兒，他便是印度了。登時臉上也黑了許多，胸口上也長出一片毛兒，說話的時候，頭兒微微的搖擺，真有印度人的膩媚勁兒。走路的時候，腿也長出一塊來，一挺一挺的像個細瘦的黑鸞鷲。嘴唇兒也發乾，時常用手指沾水去濕潤一回。

把這件寶貝從頭上撒下來，往腰中一圍，當作裙子，小坡便是馬來人啦。嘴唇擦擦着，蹲在地上，用手抓着理想中的咖喇飯往嘴中送。吃完飯，把母親的胭脂偷來一小塊，把牙和嘴唇全抹紅了，作爲是吃檳榔的結果；還一勁兒吓吓的往地上唾，唾出來的要是不十分紅，就特別的用胭脂在地上抹一抹。唾好了，把妹妹找了來，指着地上的紅液說：

『仙！這是馬來人家。來，你當男人，你打鼓，我跳舞。』

於是妹妹把空香煙筒兒拿來敲着，小坡光着胖腳，胳膊『軟中硬』的伸着，腰兒左右輕扭，跳起活兒來。跳完了，兩個蹲在一處，又抓食一回理想的咖喇飯，這回還有兩條理想的小乾魚，吃得非常辛辣而

痛快。

小坡把寶貝從腰中解下來，請妹妹幫着，費五牛二虎的力氣，把妹妹的幾個最寶貴的破針全利用上，作成一個小紅圓盔，戴在頭上。然後搬來兩張小凳，小坡盤腿坐上一張，那一張擺上些零七八碎的，作爲是阿刺伯的買賣人。

「仙，你當買東西的老太婆。記住了，別一買就買成，樣樣東西都是打價錢的。」

於是仙坡彎着點兒腰，嘴唇往裏癩着些，提着哥哥的書包當籃子，來買東西。她把小凳上的零碎兒一樣一樣的拿起來瞧，有的在手中顛一顛，有的擱在鼻子上聞一聞，始終不說買那一件。小坡一手攥

在膝上，一手搬着腳後跟，眼看着天花板，好似滿不在乎。仙坡一聲不出的扭頭走開，小坡把手擡起來，手指捏成佛手的樣兒，叫仙坡回來。她又把東西全摸了一個過兒，然後拿起一支破鐵盒，在手心裏顛弄着。小坡說了價錢，仙坡放下鐵盒就走。小坡由凳上跳下來，端着肩膀，指如佛手在空中搖盪，逼她還個價錢。仙坡只是搖頭，小坡不住的端肩膀兒。他拿起鐵盒用布擦了擦，然後跑到窗前光明的地方，把鐵盒高舉，細細的賞玩，似乎決不願意割捨的樣子。仙坡跟過來，很遲疑的還了價錢；小坡的眼珠似乎要弩出來，把鐵盒藏在腋下，表示給多少錢也不賣的神氣。仙坡又彎着腰走了，他又喊着讓價兒。……仙坡的腰酸了，只好挺起來；小坡的嘴也說乾了，直起白沫；於是

這齣阿刺伯的扮演無結果的告一結束。

至於什麼樣兒的是廣東人，和什麼樣兒的是福建人，上海人，小坡是沒有充分的知識的。可是他有很好的解決辦法：人家都說，父親是廣東人，那末，自然廣東人都應和父親差不多了。至於福建人呢，小坡最熟識的是父親的國貨店隔壁信和洋貨莊的林老板。父親對林老板感情的壞惡，差不多等於他恨日本人，每談到林老板的時候，父親總是咬着牙說：他們福建人！不懂得愛國。據小坡看呢，不但林老板是胖胖大大的可愛，就是他舖中的洋貨也比父親的貨物漂亮花俏的多。就拿洋娃娃說吧，不但他自己，連妹妹也是這樣主張：假如她出嫁的時候，一定到林老板那裏買兩個眼珠會轉的洋娃娃，帶到婆家去。

好在賣洋貨和林老板是否可惡的問題，小坡也不深究；他只認定了穿著打扮像林老板的全是福建人。第一，林老板嘴中只有一個金牙，不像父親和父親的朋友們都是滿嘴黃橙橙的。小坡自然不知道牙是可以安上去的，他總以為福建人是生下來就比廣東人少着幾個金牙的。第二，林老板的服裝態度都非常文雅可愛，嘴裏也不像父親老叨着挺長挺粗的呂宋烟，說話也不像父親那樣理直氣壯的賣嚷嚷。他有一回還看見林老板穿起夏布大衫，這是他第一次看到褂子居然可以長過膝的。每逢他裝福建人的時候，他便把那塊紅綢寶貝直披在背後當作長袍，然後找一點黃紙貼在犬牙上，當作林老板的唯一的金牙。

母親說：『凡是不會說廣東，福建話，而規規矩矩穿着洋服的都

是上海人。」於是小坡裝上海人的時候，必要穿好了衣裳，還要和妹妹臨時造一種新言語代表上海話。這種話他們隨時造隨時忘，可是也有幾個字是永遠不變動的，如管『香煙』叫『狗耳朵』，把『香蕉』叫『老鼠』等等。

外國洋鬼子是容易看出來的，他們的臉色，鼻子，頭髮，眼珠，都有顯然的特色。可是他們的言語和上海人的一樣不好懂，或者洋鬼子全是由上海來的？哥哥現在學鬼子話了；學校新來的一位上海先生教他們國語；而哥哥學的鬼子話又似乎和上海人的國語不是一個味兒，這個事兒又透着有點糊塗！在新加坡的人們都喜光着腳，唯獨洋鬼子們總是穿着襪子，而且沒看見過他們踢拉着木板鞋滿街走的，所

以裝洋鬼子的時候，一定非穿襪子皮鞋不可。妹妹根本反對穿襪子，也只好將就着不叫她穿。不穿襪子的鬼子很少見，可是穿軍衣的鬼子很多，於是小坡把那件寶貝摺成一寸來寬，繫在腰間，至少也可以當一條軍人的皮帶。至於鼻子要高出一塊等等是很容易的。一繫上皮帶，心裏一想，鼻子就高了，眼珠便變成藍色。雖然有時候妹妹說：他的鼻子還是很平，眼珠一點也不藍。那只是妹妹偶然脾氣不順，成心這麼說，並非是小坡不真像洋鬼子。

小坡對於這些人們，雖然有這樣似乎清楚，而又不十分清楚的分別，可是這並不是說他準知道他是那一種人。他以為這些人都是一家子的，不過是有的愛黃顏色便長成一張黃臉，有的喜歡黑色便來一張

黑臉玩一玩。人們的面貌身體本來是可以隨便變化的。不然，小坡把紅巾往頭上一纏的時節，怎麼能就臉上發黑，鼻子覺得高出一塊呢？況且在街上遇見的小孩子們，雖然黑黃不同，可是都說馬來話，（他和妹妹也總是用馬來話交談的。）這不是本來大家全是馬來，而後來把顏色稍稍變了一變的證明嗎？況且一進校門便看見那張紅色的新加坡地圖，新加坡原來是一塊圓不圓，方又不方，像母親不高興時作的涼糕；這塊涼糕上並沒有中國，印度等地名；那末，母親一來就說：她與父親都是由中國來的；國貨店看門的是由印度來的，豈不是根本瞎說；新加坡地圖上分明沒有中國印度啊！母親愛瞎說，什麼四隻耳朵的大老妖咧，什麼中國有土地爺咧，都是瞎說；自然哪，這種瞎說

是很好聽的。

哥哥是最不得人心的：一看見小坡和福建，馬來，印度的小孩兒們玩耍，便去報告父親，惹得父親說小坡沒出息，小坡鄭重的向哥哥聲明：『我們一塊兒玩的時候，我叫他們全變成中國人，還不行嗎？』而哥哥一點也不原諒，仍然是去告訴父親。

父親的沒理由，討厭一切『非廣東人』，更是小坡所不能了解的。就是媽媽也跟着父親學這個壞毛病：有一回他問母親，父親小的時候是不是馬來人？母親居然半天兒沒有答理他！還是妹妹好，她說：『東街上的小孩兒們全有馬來父親，咱們的父親也一定是馬來。』

『一定！馬來人是由上海來的，父親看不起上海人，所以也討厭

馬來。不知道父親爲什麼看不起上海人？」小坡搖着頭說。

「父親是由廣東來的，媽媽告訴我的，廣東人是天下最好最有錢的！」仙坡這時候的神氣頗似小坡的老大姐。

「廣東就是印度！」

仙坡想了半天，「對了！」

「仙！趕明兒你長大了，要小孩的時候，你上那裏去檢一個呢？」

「我？」仙坡揉着辮子上的紅穗兒，想了半天：「我到西邊印度人家去抱一個來。」

「對了，仙！你看印度的小孩的小黑鼻子，大白眼珠，紅嘴唇兒，多麼可愛呀！是不是？」

『對呀！』

『可是，媽媽要不願意呢？』

『我告訴媽媽呀，反正印度小孩兒長大了也會變成中國人的。你看，咱們那幾隻小黃鸚鵡，不是都慢慢變成黑毛兒的，和紅毛兒的了嗎？小孩也能這樣變顏色的。』

『對了！仙！』

他們這樣解決了人種問題。

三 新年

全世界的小朋友們！你們可曾接到小坡的賀年片？也許還沒有收

到，可是小坡確是沒忘了你們呀。

小坡的父親在新年未到，舊歲將殘的時候，發了許多紅紙金字的賀年片。小坡託妹妹給他要了一張和一個紅信封。一支小白鳥擻擻着小黃嘴巴兒，印在信封的左角上。片子上的金字是『恭賀新年』和小坡父親的姓名。小坡把父親的名字抹了一條黑道，在一旁寫上『小坡』兩個字；筆上的墨太足了，在『小坡』二字的左右落了兩個不小的黑點兒；就着墨點的形象，他畫成一個小兔和一個小王八，他託哥哥大坡在帶着小白鳥的信封上寫：

『給全世界的小朋友。』

小友們，等我給你們講一講，小坡所用的『全世界』是什麼意思。

不錯，小坡常說：新加坡就是世界；可是當他寫這賀年片的時候，他是把太陽，月亮，天河，和星星都算在內的啊！

太陽上雖然很熱，月亮上雖然很冷，星星們看着雖然很小，其實牠們上邊全有小孩兒咧。——有老頭兒老太太沒有，不可得而知。你們不是在晚間常看見天上的星星，一閃一閃的好像金鋼石那麼發亮嗎？爲什麼？就是因爲牠們上邊的小孩們放爆竹玩咧。有時候在夜間，你們聽見咕隆咕隆的打雷，一亮一亮的打閃，請你們不要害怕，不必藏在母親的懷裏；那是星星上的小孩一齊放爆竹：蘇雷子，二踢脚，地老鼠，黃煙帶炮等等一齊放，所以聲音光亮都大了一些。他們本來是想：把你們吵醒，跟他們耍笑耍笑去。可是，你們睡着了也不

要緊，因為他們也很喜歡到你們的夢中和你們耍笑耍笑。你們夢見過許多好看的小『光眼子』不是？有的還帶着雪白的翅膀？對了，他們就是由星星上飛來的。

小坡的賀年片是在年前發的，可是你們不一定能在元旦接到。你看，他的紅片兒也許先送到太陽上去，也許先送到月亮上去，也許先在地球上轉一個圈兒，那全看郵差怎麼走着順腳。就是先在咱們的地球上轉吧，不是也許先送到愛爾蘭，也許先送到墨西哥嗎？簡直的沒有準兒！可是，你們只要忍耐着點兒，早晚一定能接到的。

假如你們看見天上有飛機的時候，請你們大家一齊喊，叫牠下來，因為也許那隻飛機就是帶着小坡的賀年片往月亮上或是星星上送的。

還有一層：小坡的信封上，印着個黃嘴的小白鳥，並沒有貼郵票；他只在信封的右角上黏了半張香煙畫片，萬一郵局的人們不給他往外送呢！但是，據我想，這倒不大要緊。郵局的人們不至於那麼狠心，把小坡的信扣住不發。他的信是給全世界的小孩兒的，那麼，郵局的人們不是也有小孩兒嗎？他們能把自己小孩兒的信留起來不送？不能吧。

所可慮的是：郵差把小坡的信先交給他自己的兒女，他們再一粗心，忘了叫父親轉遞。這麼一來呀，小坡的賀年片可不一準能到你們手裏了。你們應當在門口兒等着，見個郵差便問：有小坡的信沒有？或是說：有貼香煙畫片的信沒有？這樣提醒郵差一聲兒，或者他不至

於忘了轉寄小坡的信。

你們也許很關心：小坡怎樣過新年呢？也許你們要給他寄些禮物去，而不知道寄什麼東西好。

好啦，你們聽我說：

小坡所住的地方——新加坡——是沒有四季的，一年到頭老是很熱。不管是常綠樹不是，（如不知什麼是常綠樹，請查一查國語教科書。）一年到晚葉兒總是綠的。花兒是不斷的開着，蟲兒是終年的叫着，小坡的胖腳是永遠光着，冰吉凌是天天吃着。所以小坡過新年的時候，天氣還是很熱，花兒還是美麗的開着，蜻蜓蝴蝶還是妖俏的飛着；也不刮大風，也不下雪，河裏也不結冰。你們要是送給他禮物，

頂好是找個小罐兒裝點雪，假如你住的地方有雪，給他看看，他沒有看見過。他聽說過：雪是一片一片的小花片兒，由天上往下落；可是，他總以為雪是紅顏色的；有一回他看見一家行結婚禮的，新郎新娘出來的時候，有許多人由樓上往下撒細碎的紅紙片兒；他心裏說：『啊，這大概就是下雪吧！』從此以後，他便以為雪花是紅顏色的了。他這樣說，妹妹仙坡也自然這麼信；就是媽媽也不敢斷言雪是白的，還是紅的，還是豆瓣綠的；因為媽媽是廣州人，也沒有看見過雪。

小坡看見過的東西也許你們沒有見過，比如：你們看見過香蕉樹嗎？小坡的後院裏就有好幾株，現在正大嘟嚕小挂結着又長又胖的香蕉，全是綠的，比小荷葉還綠：你們看見過頂上帶着肉峯的白牛嗎？

看見過比螺絲還大一些的蝸牛嗎？……請你們給小坡寄些禮物吧，他一定要還禮的。也許他給你送兩個大蝸牛玩玩，（這種大蝸牛也是『先出犄角，後出頭』的。）也許他給你畫兩張圖。小坡的圖畫是很有名的，而且畫得很快；不過有時候過於慌了，也許把香蕉畫成藍的，把黃牛畫成三條腿。請你告訴他慢慢來，不要忙，他一定可以畫得很正確很美觀的。

新加坡的人們，不像別處，是各式各樣的，以臉色說吧，就有紅黃黑白的不同。小坡過年的時候，這『各色人等』也都過年；所以顯着分外的熱鬧。那裏有穿紅繡鞋的小腳兒老太太，也有穿西服露着胳膊的大姑娘。那裏有梳小辮，結紅繩的老頭兒；也有穿花裙，光着脚

的青年小夥子。有的婦女鼻子上安着很亮的珠子，有的婦女就戴着大草帽和男人一樣的作工。可是，到了新年，大家全笑着唱着過年，好像天下真是一家了。誰也不怒視誰一眼，誰也不錯說一句話；大家都穿上新衣，吃些酒肉，忘記了舊的困苦，迎接新的希望。基督教堂的鐘聲噹噹的敲出個曲調來，中國的和尙廟奏起法器，也沉遠悠揚的好聽。菩薩神仙過年不過，我們不知道，但是他們一定是抿着嘴，很喜歡看這羣人們這樣歡天喜地，和和美美的享受這年中的第一天。

蟲兒鳥兒一清早便唱起歡迎新歲的歌兒，唱得比什麼音樂都好聽。花兒草兒帶着清香的露珠歡迎這元旦的朝陽。天上沒有一塊愁眉不展的黑雲，也沒有一片無依無靠，孤苦零丁的早霞，只是藍汪汪的

捧着一顆滿臉帶笑的太陽。陽光下閃動着各色的旗子，各樣的彩燈，真成了一個錦繡的世界。

小坡自己呢，哎呀，真忙個不得了。隨着鳥聲他便起來了，到後花園中唱了一個歌兒給蟲兒鳥兒們聽。然後進來親了親妹妹的腦門兒，妹妹還沒睡醒，可是小嘴唇上已經帶着甜美的笑意。把妹妹叫醒，給她道了新禧，然後抱着二喜去洗澡。二喜是一個小白貓，腦門上有兩個黃點兒。洗完了澡，便去見母親，張羅着同她買東西去。雖然是新年，還要臨時去買吃食，因為天氣太熱，東西攔不住。母親買東西一定要帶着小坡，因為他會說馬來話又會挑東西。打價錢；而且還了價錢不賣的時候，他便搶過賣菜的或是賣肉的大草帽兒，或是用

他的胖手指頭戳他們的夾肢窩，於是他們一笑就把東西賣給他了。

在市場買了一大筐子東西，小坡用力頂在頭上，（這是跟印度人學的）壓得他混身都出了玉米粒大的汗珠子。到了家中把筐子交給陳媽——他們的老媽子。陳媽向來是一天睡十八點鐘覺的，就是醒着的時候，眼睛也不大睜着。今天她也特別的有精神，眼睛確是睜着，而且眼珠裏似乎有些笑意。

父親也不出門，在花園中收拾花草。把一串大綠香蕉也摘下來，挂在堂中，上面還拴上一些五彩紙條兒，真是好看。哥哥的錢全買了爆竹，在門口兒放着，妹妹用手堵着耳朵注意的聽響兒。小坡忽然跑到廚房，想幫助母親幹點兒事。又慌着跑到花園和父親一塊兒整理

花草。聽見了炮聲，又趕緊跑到門口看哥哥放爆竹，哥哥不准他動手，他也不強往前巴結，站在妹妹身後，替她堵着耳朵。喝！真忙！幸虧沒穿鞋，不然非把鞋底跑個大窟窿不可！

吃飯了，桌上擺滿了碟碗，小坡就是搬着腳指頭算，也算不清了。真多，而且擺得多麼整齊好看呢！哎呀！父親還給買來玩藝兒！妹妹是一套喝咖啡用的小壺小碗小罐，小坡是一串火車，帶站臺鐵軌。「到底是新年哪！」小坡心裏說。

吃完了飯，剩下不少東西，母親叫小坡和妹妹在門口看着，如有要飯的花子來了，給他們一些吃，母親向來是非常慈善的。

父親喝多了酒，躺在竹牀上，要起也起不來。哥哥吃得也懶得

動。二喜叨着一個魚頭到花園裏去慢慢的吃。小坡和妹妹拿着新玩藝兒在門外的馬纓花下坐着，熱風兒吹過，他也慢慢的打起盹兒來。

這時候，四外無聲，天上響晴。鳥兒藏在綠葉深處閉上小圓眼睛。蜻蜓也落在葉尖上，只懶懶的顫動着透明的嫩翅膀。椰子樹的大長綠葉，有時上下起落，有時左右平擺，在空中閃動着，好似彼此噓咕什麼秘密。只有蜂兒還飛來飛去忙個不了，嗡嗡的聲兒，更叫人發困。

風兒越來越小了，門上的旗子搭拉下來，樹葉兒也似乎往下披散，就是馬纓花幹上的寄生草兒也好像睡着了，竟自有一枝半枝的離了樹幹在空中懸懸着，好似睡着了的小兒，把胳膊輕鬆的搭在牀沿上。

馬兒也不去拉車，牛兒也歇了工，都在樹陰下半閉着眼臥着。多麼靜美！遠處幾聲雞啼，比完全沒有聲兒還要靜寂。

多麼靜美！這便是小坡的新年。啊，別出聲，小坡睡着了！一切的人們鳥獸都吃飽酣睡，在夢裏呼吸着花兒的香味。

小坡醒來時，看見妹妹的黑髮上落着三四朵深紅的馬櫻花。

四 花園裏

可惜新年也和別的日子一樣，一眨巴眼兒就過去了。父親又回舖子去作生意，母親也不作七碟子八碗的吃食了，陳媽依舊一天睡十八點鐘覺，而且臉上連一釘點笑容也沒有啦。父親給的玩藝兒也有點玩

膩啦，况且妹妹的小碗兒丟了一個，小坡的火車也不住的出軌，並且摔傷不少理想中的旅客。

媽媽和哥哥都出了門，陳媽正在樓上作夢。小坡抱着火車，站臺，軌道，跑到花園中，想痛痛快快的開一次快車。到了園裏，只見妹妹仙坡獨自坐在籬旁，地上放着一些淺黃的豆花，編花圈兒玩呢。

『仙，幹什麼呢？』

『給二喜編個花圈兒。』

『不用編了，把花兒放在火車上，咱們運貨玩吧。』

『也好。從那兒運到那兒呢？』妹妹問，其實她準知道小坡怎麼

回答。

『從這裏運到吉隆坡，好不好？』

父親常到吉隆坡去辦事情，總是坐火車去，所以小坡以爲凡是火車都要到吉隆坡去，好似沒有吉隆坡，世界上就根本沒有修火車路的必要。

『好，咱們上貨吧。』妹妹說。

兄妹倆把豆花一朶一朶的全裝上車去，小坡把鐵軌安好，來回開了幾趟；然後停車，把花兒都拿下來；然後又裝上去，又跑了幾趟；又拿下來；又裝上去……慢慢的把花兒全揉搓熟了，火車也越走越出毛病。

『仙，咱們不這麼玩啦。』

『幹什麼呢？』妹妹一時想不出主意來。

小坡背着手兒，來回走了兩遭，想起來了：『仙，咱們把南星，三多，什麼的都找來，好不好？』

『媽媽要是說咱們呢？』

『媽媽沒在家呀！仙，你等着，我找他們去。』

不大一會兒，小坡帶來一幫小孩兒：兩個馬來小姑娘；三個印度小孩，二男一女；兩個福建小孩，一男一女；一個廣東胖小子。

兩個馬來小姑娘打扮得一個樣兒，都是上身穿着一件對襟小白褂，下邊圍着條圓筒兒的花裙子。頭髮都朝上梳着，在腦瓜頂上梳成朝天杵的小髻兒。全光着腳，腿腕上戴着對金鐲子。她們倆是學生的

姊妹，模樣差不多，身量也一般兒高。兩個都是慢條斯禮，不慌不忙的，似乎和他們玩不玩全沒什麼關係。她們也不多言，也不亂動，只手拉手兒站在一邊，低聲的爭辯：誰是姐姐，誰是妹妹；因為她們倆一切都相同，所以記不清誰是姐，誰是妹。

兩個小男印度，什麼也沒穿，只在腰間圍着條短紅裙。他們的手，腳，脊梁，都非常柔軟，細膩，光滑；雖然是黑一點兒，可是黑得油汪汪的好看。那個印度小妞妞也穿着一條紅裙，可是背上斜披着一條絲織的大花巾，兩頭兒在身旁搭拉着，非常瀟灑美觀。

兩個福建小孩都穿着黑暑涼綢的寬袖寬腿衣褲。那個小姑娘梳着一頭小短辮，繫着各色的絨繩。

廣東的胖小子，只穿着一條小褲叉。粗粗的胳膊，胖胖的腿，兩眼直不稜的東瞧瞧西看看，真像個混小子。

大家沒有一個穿着鞋的，就是兩個福建小孩——父親是開皮鞋店的——也是光着腳鴨兒。

他們都站在樹陰下，誰也不知道幹什麼好。南星，那個廣東胖小子，一眼看見小坡的火車，忽然小銅鐘似的說了話：

「咱們坐火車玩呀！我來開車！」說着他便把火車抱起來，大有不再撒手的樣兒。

『往吉隆坡開！』小坡只好把火車讓給南星，因為他——南星——真坐過火車，而且在火車上吃過一碗咖哩飯。坐過火車的自然而

道怎麼駛車，所以小坡只好退步。

兩個印度小男孩的父親在新加坡車站賣票，於是他們喊起來：

『這裏買票！』

（現在他們全說馬來話——南洋的『世界語』。）

大家全拔了一根兔兒草當買票的錢。

『等一等！人太多，太亂，我來當巡警！』小坡當了巡警，上前

維持秩序：『女的先買！』

小妞兒們全拿着兔兒草過來，交給兩個小印度。他們給大家每人一個樹葉當作車票。

大家都有了車票，兩個賣票的小印度也自己買了票——他們自己

的左手遞給右手一根草，右手給左手一個樹葉。

他們全在南星背後排成兩行。他扯着脖子喊了一聲：「門！——」然後兩腿彎彎着，一手托着火車，一手在身旁前後的掄動，腳擦着地皮，嘴中『七竊七竊』的響。

開車了！

後面的旅客也全彎彎着腿，腳擦着地，兩手前後掄轉，嘴中『七竊，七竊。』這樣繞了花園一圈。

『吃咖喇飯呀！不吃咖喇飯，不算坐過火車！』駛車的在前面嚷。

於是大家改爲一手掄動，一手往嘴裏送咖喇飯。這樣又繞了花園

火車越走越快了，南星背後的兩個馬來小妞兒，裙子又長，又沒有多大力氣，停止了爭論誰是姐，誰是妹；喘着氣問：『什麼時候纔能到呢？』

『離吉隆坡還遠着呢！到了的時候，我自然告訴你們。』小坡在後面喊。

『什麼？到吉隆坡去？剛纔買的票只夠到柔佛去的！』兩個小印度很驚異的說：『沒有別的法子，只好還得補票。』說着他們便由車上跳下來，跟大家要錢。都沒帶錢，只好都跳下去，到牆根去拔兔兒草。南星一個人托着火車，口中『七蓼七蓼』的，繞了花園一遭。

火車還跑着，大家不知道怎麼股子勁兒，又全上去了。

車跑得更快了！馬來小姑娘撩着裙子，頭上的小髻向前杵杵着，拚命的跑。到底被裙子一裹腿，兩個一齊朝前跌下去，正壓在駛車的背上。後面的旅客也一時收不住腳，都自自然然的跌成一串；可是口中還『七髻七髻』的響。仙坡的辮子纏在馬來小妞的腿上，腳後跟正頂住印度小姑娘的鼻子尖；但是不管，口中依舊念着『七髻七髻。』

『改成貨車啦！就這麼爬吧！』小坡出了主意。他看見過：客車是一間一間的小屋子，貨車多半是沒有蓋兒的小矮車。那末，大家現在跌在地上，矮了一些，當然正好變作貨車。

南星又『門！——』了一聲，開始向前爬，把火車也扔在一邊。

大家在後面也手脚齊用的跟着。

小貓二喜也來了，跟在後面。她比他們跑得輕俏了，一點也不吃力。

小坡不說話，自然永遠到不了吉隆坡，因為只有他認識那個地方。（其實他並沒到過那裏，因為父親常提那裏的事兒，小坡便自信他和吉隆坡很有關係似的。）可是他偏不說，於是大家繼續往前爬。

南星忽然看見小坡的『站臺』在籬旁放着，他『門！——』了一聲，便爬過去。喊了聲：『到了！』便躺在地上不住的喘氣。大家也都倒下，顧不得問到底是不是到了吉隆坡。小坡明知還沒有到目的地，可是也沒有力量再爬，只好口中還『七竅七竅』的，倒在地上不動。大家不知躺了好久纔喘過氣兒來。兩個馬來小妞兒先站起來了，

頭上的小髻歪歪在一邊，腦門上還挂着許多小汗珠，臉上紅紅的，更顯得好看。她們低聲的說：『不玩了！坐火車比走道兒還累的慌，從此再也不坐火車了！』

小坡趕緊站起來，攔住她們。雖然是還沒到吉隆坡，但是她們既不喜歡再坐火車，只好想些別的法吧。她們聽了小坡甜甜的勸告，又拉着手兒坐下了。仙坡也擡起頭兒問她誰是姐姐，誰是妹妹；於是她們又想起那未曾解決過的問題，忘了回家啦。

『來，說笑話吧！』小坡出了主意。

大家都贊成。南星雖沒笑話可說，可也沒反對，因為他有個好主意：等大家說完，他再照說一遍，也就行了。

他們坐成一個圓圈，都臉兒朝裏，把腳放在一處，許多腳指頭像一窩蜜蜂似的，你擠我，我擠你的亂動。

『誰先說呢？』小坡問。

沒有人告奮勇。

『看誰的大拇指指頭最小，誰就先說。』三多——那個福建小兒——建議。

『對了！』仙坡明知自己的腳小，可是急於聽笑話，所以用手遮着腳這樣說。

南星也沒等人家推舉他，就撥着大夥兒的腳指，像老太太挑香蕉似的，檢查起來。結果是兩個馬來小妞的最小，大家都鼓起掌歡迎她

們說笑話。

兩小妞的臉蛋更紅了，你看着我，我瞧着你，不知說什麼好，也不知誰應當先說。嘀咕了半天，打算請姐姐先講，可是根本弄不清誰是姐姐，於是又改成兩個一齊說。她們看着地上，手摸弄着腿腕上的鐺子，一齊細聲細氣的說：

「有一回呀，有一回呀，有一個老虎，」

「不是，不是老虎，是鱷魚！」

「不是鱷魚，是老虎！」

「偏不是老虎，是鱷魚！」

一個非說老虎不行，一個非講鱷魚不可。姐妹倆越說越急，頭上

的小髻都擠到一塊，大家只聽到：『老虎，鱷魚，鱷魚，老虎。』

南星鼓起掌來，他覺得這非常好聽。平常人們說笑話，總是又長又複雜，鉤兒灣兒的，老聽不明白。你看她們說的多麼清楚：老虎，鱷魚，沒有別的事兒。好！拚命鼓掌！

仙坡恐怕他們打起來，勸她們一個先說老虎，一個再說鱷魚。她們不聽，非一齊說不可；因為她們這兩個笑話是一字不差記在心裏的；可是獨自個來說，是無論怎樣也背不上來的。

大家看這個樣兒，真有點不好辦，全舉起手來要說話。及至小坡問他們要說什麼，又將手落下去，全一語不發啦。最後還是小坡提議：叫她們姐妹等一會兒再說，現在先請妹妹仙坡說一個。其實仙坡

的笑話，他是久已聽熟的，但是愛妹妹心切，所以把她提出來。大家也不知究竟聽明白沒有，又一齊鼓掌。小印度姑娘不懂得怎樣鼓掌，用手拍着腳心；心中納悶：爲什麼她拍的沒有別人那樣響亮呢？

仙坡很感激大家鼓掌歡迎她，可是聲明：她的嘴很小，恐怕說不好。大家都以爲這不成理由，而且南星居然想到：嘴小吃香蕉嗎，倒許吃得痛快；說笑話嗎，恐怕嘴小比嘴大還好；他自己的嘴很大，然而永遠不會說故事。

仙坡很客氣的答應了他們，大家全屏氣息聲的聽着。她先扭着頭看了看椰樹上琥珀色的半熟椰果，然後捻了捻辮上的紅絨繩兒，又摸了摸腳背上的小黑痣兒。南星以爲這就是說笑話，登時鼓起掌來。小

坡有點不高興，用腳指頭夾了南星的胖腿肚子一下，南星趕緊停止了拍掌。

仙坡說了：

「有一回呀，有一隻四眼兒虎，」

兩個馬來小妞，兩個印度小兒一齊說了：「虎都是兩隻眼睛！」馬來和印度都是出虎的地方，所以他們知道的詳細。

仙坡把小嘴一撇，生了氣：「不說了！」

印度小孩覺得有點不好意思，趕緊解說：「你說的是兩隻虎，那自然是四個眼的。」

「呸！偏是一隻老虎，四個眼睛！」仙坡的態度很強硬。

馬來姐妹一齊低聲問：『四個眼睛都長在什麼地方呢？都長在脖子上？』說完，她們都遮嘴，低聲笑了一陣。

仙坡回答不出，只好瞪了她們一眼。

三多忽然一時聰明，替仙坡說：『戴眼鏡的老虎便是四眼虎！』

南星不明白話中的奧妙，只覺得糊塗得頗有趣味，又鼓起掌來。

仙坡不言語了。小坡試着想個好聽的故事，替妹妹轉轉臉。不知爲什麼，除了四眼虎這個笑話，什麼也想不起來。

大家請求印度小姑娘說，她也說了個虎的故事，而且只說了一半，把下半截兒忘了。

這時候，大家都想說，可是腦中只有虎，虎，虎，虎，誰也想不

出新鮮事兒來。

最後南星自薦，給大家說了一個：

『有一回呀，有隻四眼虎，還有隻六眼虎，還有隻——有隻——七眼虎。』說到六隻眼，他的『以二進』的本事完了，只能一隻一隻往上加了。一直說到：『還有隻十八眼虎，』再也不想不起：十八以後還是五十呢，還是十二呢。

想不起，便拉倒，於是他就禿頭兒文章，忽然不說了。假如他不是自己給自己鼓掌，誰也想不到他是說完了。

五 還在花園裏

南星的笑話說完，不但沒人鼓掌，而且兩個馬來小妞低聲的批評：她們向來沒聽過這樣糊塗的故事！南星聽見了，雖然沒生氣，心中可有點不歡喜。糊塗人也有點精明勁兒，這點精明是往往在人家說他糊塗的時候發現，南星也是如此。他想了半天，打算說些絕不帶傻氣的話，以證明他不『完全』糊塗；他承認自己有一『點』糊塗。他忽然說：

『我坐過火車！』

這句話叫他的身分登時增高了許多，因為在這一幫小孩中，只他一個人有說這個話的資格。大家自然都看見過火車，可是沒有坐過，『看過』和『坐過』是根本不同的；當然不敢出聲，只好聽着南星說：

『火車一動，街道，樹木，人馬，房子，電線桿子就全往後面跑。』

這個話更是叫他們聞所未聞，個個張着嘴發楞，不敢信以為實，也不敢公然反對。

現在南星看出他的身分是何等的優越，心中又覺得有點不安，似乎糊塗慣了，忽然被人欽敬，是很難受的事兒。於是他雙手扯着嘴，弄了個頂可怕，又可笑的鬼臉。

大家此時好像受了南星的魔力，趕快都雙手扯嘴，弄了個鬼臉；而且人人心中覺到，他們的鬼臉沒有南星的那樣可怕又可笑。

到底是小坡膽氣壯，不易屈服，他臉對臉的告訴南星，他不明白

爲什麼樹木和電線桿子全往後退。

『你看，』南星此刻也有點懷疑，到底剛纔所說的是否正確。可是話已說出去，也不好再改嘴：『你看，比如這是火車，』他檢起小坡的火車來，托在手上：『你們是火車兩旁的人馬樹木，你們全站起來！』

大家依命都站起來。

『看着，』南星說：『這是火車，火車一走，他往前跑了幾步：『你們就覺着往後退！』他又往前跑了幾步，回過頭來問：『覺得往後退沒有？』

大家一齊搖頭！

南星臉紅了，結結巴巴的說：

『來！來！咱們大家當火車，你們看兩旁的樹木房子退不退！』

他們排成兩行，還由南星作火車頭，『門！——』了一聲，繞了花園一遭。

『看出東西全往後退沒有？』南星問，其實他自己也沒覺得牠們往後退，不過不好意思不這麼問一聲兒。

『沒有！沒有！』大家一齊喊。兩個馬來小妞低聲兒說：『我們倒看見樹葉兒動了，可是，或者是因爲有風吧！』說完她們咕咕咕咕的笑了一陣。

『反正我坐過火車！』南星沒話可說，只好這樣找補一句。

『他瞎說呢，』兩個馬來小姐偷偷的對仙坡說：『我們坐過牛車，就沒看見東西往後退。』

牛車，火車，都是車，仙坡自然也信南星是造謠言呢。

三多想：也許樹木和房子怕火車碰着牠們，所以往後躲，這也似乎近於情理；但是他沒敢發表他的意見。看着大家還排着兩行，沒事可作，他說了話：

『咱們當兵走隊玩吧！』

大家正想不出主意，樂得的有點事兒作，登時全把手攔在嘴上吹起喇叭來，南星一邊兒吹號，一邊兒把脚鴨抬起老高，嘖嘖嘖嘖的走。大家也嘖嘖嘖嘖的在後面跟着。小坡拔起一根三楞草插在腰間，

當作劍；又檢起根竹竿騎上，當馬；耀武揚威的作起軍官來。

『不行！不行！站住！』小坡在馬上下命令：『大家都吹喇叭，沒有拿槍當兵的還行嗎？』

全部軍隊都站住，討論誰吹喇叭，誰當後面跟着的兵。

討論的結果：大家全願意吹喇叭，南星說他可以吹喇叭，但是必須允許他打大鼓。

『我們不能都吹喇叭！』小坡的態度很堅決：『這麼着，先叫小姑娘們吹喇叭，我們在後面跟着當兵。然後我們再吹喇叭，叫她們跟着走，這公道不公道？』

小坡的辦法有兩個優點：尊敬女子和公道。大家當然贊成。於是

由仙坡領隊，她們全把手放在嘴上，噙打噙打的吹起來。

可是，後面的兵士也全把手放在嘴上吹起來。

『把手放下去！』小坡向他們喊。

他們把手放下去了，可是嘴中依然噙打噙打的吹着，而且吹得比前面的樂隊的聲音還大的多。小坡本想懲罰他們中的一個，以示警戒。可是，他細一聽啊，好，他自己也正吹得挺響。

走了一會兒，小坡下令換班。

男的跑到前面來，女的退到後邊去，還是大家一齊出聲，誰也不肯歇着。小坡本來以為小姑娘們容易約束，誰知現在的小妞兒更講自由平等。

『大家既都願意吹喇叭，』小坡上了馬和大家說：『落得痛痛快快的一齊唱回歌吧！』

唱歌比吹喇叭更痛快了，況且可以省去前後換班的麻煩，大家鼓掌贊成。

『站成一個圓圈，我一舉竹竿就唱。』小坡把竹竿——就是剛纔騎着的那匹大馬——舉起，大家唱起來。

有的唱馬來歌，有的唱印度曲，有的唱中國歌，有的唱廣東戲，有的不會唱扯着脖子嚷嚷，南星是只會一句：『門！——』

啊哎吆喝，門！—— 吡哎啊喝，門！—— 哎呀，好難聽啦，樹上的鳥兒也吓飛了，小貓二喜也趕快跑了，街坊四鄰的小狗一齊叫喚起

來，他們自己的耳朵差不多也震聾了。

小坡忽然想起：陳媽在樓上睡覺，假如把她吵醒，她一定要對媽媽說他的壞話。他趕緊把竹竿舉起，叫大家停住。他們正唱得高興，那肯停止；一直唱（或者應該說，『嚷』）下去，聲兒是越來越高，也越難聽。唱到大家都口乾舌燥，嗓子裏冒烟，纔自動的停住。停住之後，南星還補了三四聲『門！——』招得兩個馬來小妞說：設若火車是她們家的，她們一定在火車頭上安起一架大留聲機來，代替汽笛——天下最難聽的東西！

幸而陳媽對睡覺有把握，她始終沒醒；小坡把心放下去一些。

歇了一會兒，大家纔彼此互問：『你剛纔唱的是什麼？』『你聽我

唱的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我唱的是什麼。你唱的我一點也沒聽見！』大家這麼毫不客氣的回答。

大家並不覺得這樣回答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本來嗎，唱歌是要『唱』的，誰管別人聽不聽呢。

又沒事可作了！有的手拍腦門，有的手按心口，有的撩着裙子，有的扯着耳朵，大家想主意。主意本來是很多的，但是一到想的時候，便全不露面兒了。想了半天，大家開始彼此問：『你說，咱們幹什麼好？』

『我們「打倒」吧？』小坡提議。

『什麼叫「打倒」呢？』大家一齊擁上前來問

據小坡的經驗，無論開什麼會，演說的人要打算叫人們給他鼓掌，一定得說兩個字——打倒。無論開什麼會，聽講的人要拍掌，一定是聽到兩個字——打倒，比如學校裏歡迎校長吧，學生代表一喊打倒，大家便鼓起掌來。比如行結婚禮吧，證婚人一說打倒，便掌聲如雷。這並不是說，他們歡迎校長，而又想把他打出去；他們慶賀人家白頭偕老，又同時要打新郎新婦一頓；這不過是一種要求鼓掌的記號罷了。

不但社會上開會如此，就是小坡的學校內也是如此。三年級的學生喊打倒，二年級的小姑娘也喊打倒，幼稚園的胖小子也喊打倒。先

生不到時候不放學，打倒。媽媽作的飯不好吃，打倒。好像他們這一輩子專爲『打倒』來的，除了他們自己，誰都該打倒。最可笑的是，小坡看出來，人人喊打倒，可是沒看見過誰真把誰打倒。更奇怪的是：不真打，人們還真不倒。小坡有點不佩服這羣只真嚷嚷，而不真動手的人們。

小坡的計劃是：去搬一隻小凳當講台，一個人站在上邊，作爲講演員。他一喊打倒，下面就立起一位，問：你是要打倒我嗎？台上的

人一點頭，登時跳下台去，和質問的人痛打一番。講演人戰勝呢，便再上台去喊打倒，再由台下一人向他挑戰。他要是輸了呢，便由戰勝者上台去喊打倒。如此進行，看最後誰能打倒的頂多，誰就算贏了；

然後由大家給他一點獎品。

南星沒等說完，已經把拳頭握好，專等把喊打倒的打倒。兩個小印度也先在自己的胸上捶了兩拳，作爲接戰的預備。三多也把暑涼綢褂子脫了，交給妹妹拿着。

兩個馬來小妞兒一聽他們要打架比武，吓得要哭。仙坡雖然膽子大一些，但是聲明：男和女打不公道。印度小姑娘主張：假如非打不可，那末就三個女的打一個男的，而且女的可以咬男子的耳朵。三多的妹妹沒說什麼，心中盤算：大家要打成一團的時候，她便把哥哥的褂子蓋在頭上，藏在花叢裏面。

南星雖然兇猛非常，可是聽到她們要咬耳朵，心中未免有點發噁

咕：設若他長着七八十來支耳朵呢，咬掉一個半個也原不算什麼。可是一個人只有兩支——他摸了摸耳朵，確是只有一對兒！——萬一全咬下去，腦袋豈不成了禿球！他傻子似的看着小坡，小坡到底有主意：女子不要加入戰團，只要在遠處坐着，給他們拍掌助威。

大家贊成這個辦法。女子坐在一邊，專等鼓掌。小坡搬了一隻小矮凳來，怕南星搶他的，登時便跳上去。

小坡的嘴唇剛一動，南星便躡過去了；他以爲小坡一定要說打倒的。誰知小坡並沒那麼說，他真像個講演家似的，手指着天上：「諸位！今天，哥哥到這裏，」（有仙坡在座，他自然要自稱哥哥，雖然他常聽人們演說的時候自稱「兄弟。」）「要——打倒！」

『你要打倒我嗎？』下面四位英雄一齊喊。

小坡原是主張一個打一個的，可是一見大家一齊來了，要一定主持原議，未免顯着太不勇敢。於是他大聲喝道：

『就是！要打你們一羣！』

這一喊不要緊，簡直的像拆了馬蜂窩了，大家全吼了一聲，殺上前來。

兩個小印度腿快，過來便一人拉住小坡一支胳膊。南星上來便攆他的腿。三多掄圓了拳頭，打在自己頭上，把自己打倒。小坡拚命往外抽胳膊，同時兩腳叉開，不叫南星攆住。

小坡一看三個打一個，太不公平，掙了一把樹葉，往南星背上

扔；可是無濟於事，因為樹葉打人不疼的。兩個馬來小姐害怕，遮着眼睛由手指縫兒往外看，看得分外清楚。印度小姑娘用手拍腳心，鼓舞他們用力打。三多的妹妹看見哥哥自己打倒了自己，過去騎在他身上，叫他當黃牛。

小坡真有能耐，前掄後扯，左扭右晃，到底把胳膊抽出來。南星是低着頭，專攻腿部，頭上挨了幾拳，也不去管，好像是已把腦袋交給別人了似的。他本來是攆着小坡的腿，可是經過幾次前後移動，也不知是怎回事，攆着的腿變成黑顏色了。好吧，將錯就錯，反正攉誰也是一樣，一使勁，把小印度搬倒了一個。這兩個滾成一團，就手兒也把小坡拌倒。於是四個人全滿地翻滾，誰也說不清那個是自己的手

脚，那個是別人的；不管，只顧打；打着誰，誰算倒運；打着自己，也只好算着。

打着打着，南星改變了戰略：用他的胖手指頭鑽人們夾肢窩和大腿根的癢癢肉。大家跟着都採用這個新戰術，哎呀！真癢癢！都倒在地上，笑得眼淚汪汪，也沒法再接着作戰。笑聲剛住，肋骨上又來了個手指頭，只好捧着肚子再笑。剛喘一口氣，腳心上又挨了一戳，機靈的一下子，又笑起來。小姑娘們也看出便宜來，全過來用小手指頭，像一羣小毛毛蟲似的，癢癢出出，癢癢出出，在他們的胸窩肋骨上亂串。他們滿地打滾，口中一勁兒央求。

『誰贏了？』三多忽然喊了一聲。

大家都忽然的爬起來，捧着肚子喘氣。剛喘過氣來，大家一齊

喊：『我贏了！』

『請仙坡發給獎品！』小坡說。

仙坡和兩個馬來小妞喘咕了半天，然後她上了小凳手中拿着一塊橘皮，說：

『這裏是一塊黃寶石，當作獎品。我們想，』她看了兩個馬來小妞一眼：『這個獎品應當給三多！』

『爲什麼？沒道理！』他們一齊問。

『因爲：』仙坡不慌不忙的說：『他自己打倒自己，比你們亂打一回的強。他打倒自己以後，還背着妹妹當黃牛，又比你們好。』她

轉過臉去對三多說：『這是塊寶石，很嬌嫩的，你可好好的拿着，別碰壞了！』

三多接過寶石，小姑娘們一齊鼓掌。

『不公道！』兩個小印度嚷。

『不明白！』南星喊。

『分給我一半！』小坡向三多說，跟着趕緊把妹妹背起來：『我也愛妹妹，當黃牛，還不分給我一半？』

南星一看，登時爬在地上，叫小印度姑娘騎上他：『也分給我一半！』

兩個小印度慌着忙着把兩個馬來小丑背起來。

三多的妹妹在三多的背上說：

『不行了！太晚了！』

『不玩了！』南星的怒氣不小。

『不玩了？可以！得把我們背回家去！』小姑娘們說。

他們一人背着一個小姑娘，和小坡兄妹告辭回家。

六 上學

要是學校裏一年到頭老放假，這一年的光陰要過得多麼快活，多麼迅速；你看，年假一個來月過得有多麼快，還沒玩耍夠呢，又到開學的日子了！不知道先生們爲何這樣愛教書，爲什麼不再放兩三個月

的假，難道他們不喜歡玩耍嗎？那怕再放『一』個月呢，不也比現在就上學強嗎？

小坡雖然這麼想，可是他並不怕上學。他只怕妹妹哭，怕父親生氣；此外，他什麼也不怕，沒有他不敢作的事兒。開學就開學，也跟作別的遊戲一樣，他高高興興的預備起來。由父親的舖中拿來七八支蟲蝕掉毛，二三年沒賣出去的毛筆。父親那裏不是沒有好筆，但是小坡專愛用落毛的，因為一邊寫字，一邊摘毛，比較的更熱鬧一些。還拿來一個大銅墨盒，不為裝墨，是為收藏隨時檢來的寶貝——粉筆頭，小乾檳榔，棕棗核兒等等。

父親給買來了新教科書，他和妹妹一本一本的先把書中圖畫看了

一遍。妹妹說：這些新書不如舊的好，因為圖畫不那麼多了。小坡嘆了口氣說：先生們不懂看畫，只懂看字，又有什麼法兒呢！

東西都預備好了，書袋找不到了。小坡和妹妹翻天搗洞的尋覓，連洗臉盆裏，陳媽的枕頭底下都找到了，沒有！最後他問小貓二喜看見了沒有，二喜喵了一聲，把他領到花園裏，哈哈！原來書袋在花叢裏藏着呢。拿起一看，裏面鼓鼓囊囊的裝着些小棉花團，半個破皮球，還有些零七八碎的；原來二喜沒有地方放這些玩藝兒，借用小坡的書袋作了百寶囊。他告訴了妹妹這件事，他們於是更加喜愛二喜。小坡說：等父親高興的時候，可以請求他給買個新書袋，就把這個舊的送給二喜。妹妹說：簡直的她和二喜一人買個書袋，都去上學也不

壞。可是小坡說：學校裏有一對小白老鼠，要是二喜去了恐怕小鼠們有些性命難保！這個問題似乎應該等有工夫時，再詳加討論。

由家裏到學校有十幾分鐘便走到了。學校中是早晨八點鐘上課，哥哥大坡總在七點半前後動身上學。可是小坡到六點半就走，因為妹妹每天要送他到街口，然後他再把妹妹送回家，然後她再送他到街口，然後他再把妹妹送回來。如此互送七八趟，看見哥哥預備好了，纔戀戀不捨的把妹妹交給母親，然後同哥哥一齊上學。

有的時候呢，他和妹妹在附近走一遭，去看南星，三多，和馬來小妞兒們。小坡納悶：為什麼南星們不和他一個學校念書；要是大家成天在一塊兒夠多麼好！不行，大家偏偏分頭去上學，只有早晚

纔能見面，真是件不痛快的事。還更有不可明白的事呢：大家都是學生，可是念的書都不相同，而且上學的方法也不一樣。拿南星說吧，他一月只上一天學。那就是說：每月一號，南星拿着學費去交給牛生，以後就不用再去，直等到第二月的一號。聽說南星所入的學校裏，有一位校長，一位教員，一個聽差，和一個學生——就是南星。校長，教員，聽差，和南星都在每月一號到學校來。大家到齊，聽差便去搖鈴，搖得很響。一聽見鈴聲，南星便把學費交給校長。聽差又搖鈴，搖得很響；校長便把南星的學費分給先生與聽差。聽差又搖鈴，搖得很響；校長和先生便出去吃飯。他們走後，南星搶過銅鈴來搖，搖得更響；痛痛快快的搖過一陣，便回家去。他第一次入學的時候，

拿着第一冊國語教科書，現在上了三年的學，還是拿着第一冊國語。他的父母說：天下再找不出這樣省書錢，省筆墨費的地方，所以始終不許南星改入別的學校。校長和先生呢，也真是熱心教育，始終不肯停。新加坡學校太多，招不來學生，那不是他們的過錯。小坡很想也入南星所在的學校，但是父親不但不允所請，還帶手兒說：南星的父親是糊塗蟲！

兩個馬來小姑娘的上學方法就不同了：她們的是個馬來學校。她們是每天午前十一點鐘纔上學，而且到了學校，見過先生便再回家。聽說：她們的學校裏不是先生教學生，是學生教先生。她們所擔任的課程是『吃飯』。到十一點鐘，她們要不到學校去，給先生們出

主意吃什麼飯，先生們便無論如何想不出主意來，非一直餓到晚上不可！她們到了學校，見了先生，只要說：『今天是咖喇飯和炒青菜。』說着，向先生一鞠躬。先生趕緊把這個菜單寫在黑板上。等他寫完，她們便再一鞠躬，然後手拉手兒回家去。小坡也頗想入這個學校，因為他可以教給馬來先生們許多事情。但是父親不知為何老藐視馬來人，又不准小坡去！

兩個小印度是在英文學校念書。學校裏有中國小孩，印度小孩等等；還有白臉，高鼻子，藍眼珠的美國教員，而且教員都是大姑娘。小坡時時想到：我要是換學校啊，一定先入這個英文學校。那裏有各樣的小孩，多麼好玩；況且有白臉，高鼻子，藍眼珠的教員，而且都

是大姑娘！我要是在那裏好好念書，先生一喜愛我，也許她們把仙坡請去當教員；仙坡雖然沒長着藍眼珠，但是她反正是姑娘啊！

兩個小印度上學的方法也很有趣味：他們是上一天學，休息一天的，因為他們倆交一份兒學費，兩個人倒換着上學。今天哥哥去，明天弟弟去。藍眼珠的先生們認不清他們誰是誰，所以也不知道。到學期考試的時候，哥哥預備英文，弟弟就預備地理，你看這有多麼省事！誰能把一大堆書都記住，就是先生們吧，不也是有的教國語，有的教唱歌嗎？可見一個人不能什麼都會不是？小印度們的辦法真有道理，人抱着一角兒，又省事，又記得清楚。小坡想：假如他披上他那件紅綢子寶貝，變成印度，再叫妹子把臉塗黑，也頗可以學學小印

度們，一對一天的上學。唉！不好辦！父親準不許他們這樣辦！一問父親，父親一定又說：『廣東人上廣東學校，沒有別的可說！』

小坡要是羨慕南星們呀，可是他真可憐三多。三多是完全不上學校，每天在家裏跟着個戴大眼鏡，長鬍子，沒有牙的糟老頭子，念讀寫作，一天幹到晚！沒有唱歌，也沒有體操！頂厲害的是：書上連一張圖畫沒有，整篇整本密密匝匝的全是小黑字兒！也就是自己能打倒自己的三多，能忍受這個苦處；換個人哪，早一天喊五百多次『打倒』了！不錯，三多比誰都認識的字多。但是他只認識書本上的字，一換地方，他便抓瞎了。比如你一問他街上的廣告，舖戶門匾上的字，他便低聲說：『這些字和書本上的不一樣大，不敢說！』可憐的三多！

小坡雖然羨慕別人的學校，可是他並不是不愛他所入的學校。那裏有二百多學生，男女都有。先生也有十來位，都能不看圖就認字。他們都很愛小坡，小坡也很愛他們。小坡尤其愛他本級的主任先生，因為這位先生說話聲音宏亮，而且能在講台上站着睡覺。他一睡，小坡便溜出去玩一會兒。他醒來大聲一講書，小坡便再溜進來，絕對的不相衝突。

六點半了，上學去！背上書袋，袋中除了紙墨筆硯之外，還塞着那塊紅綢子寶貝，以便隨時變化形像。

拉着妹妹走出家門。

『先去看看南星，好不好？』

「好哇。」

繞過一條街，找到了南星。

「上學嗎，小坡？」南星問。

「可不是。你呢？」

「我？還沒到一號呢。」

「嘔！」小坡心中多麼羨慕南星！「咱們找三多去吧？」

「別去啦！三多昨兒沒背上書來，在門口兒罰站，腦袋晒得直流油兒。我偷偷的給他用香蕉葉子作了個帽子，好！被那個糟老頭子看見了，拿起大煙袋，啞！給了我一下子！你看看，這個大包！」

果然，南星的頭頂上有個大包，顏色介乎青紫之間！

「啊！」小坡很爲南星抱不平，想了一會兒，說：「南星，趕明兒咱們都約會好，去把那個糟老頭子打倒，好不好？」

「他的煙袋長，長，長着呢：你還沒走近他身前，他把煙袋一掄，哪！準打在你的頭上！好，我不敢再去！」南星摸着頭上的大包，頗有點「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繩」的神氣。

「先去偷他的煙袋呀！」小坡說。

「不行！三多說過：老頭子除了大煙袋，還有個手槍呢！老頭子常念道：沒有手槍不用打算教學！」

「手槍？」仙坡不明白。

「唉，手槍？」南星也不知道什麼是手槍，只是聽三多說慣了，

所以老覺得『似乎』看見過這種名叫手槍的東西。——不敢說一定是什麼樣兒。

『什麼是手槍呢？二哥！』仙坡問小坡。

小坡聳了聳眼珠：『大概是個頂厲害的小狗，專咬人們的腿肚子！』

『那真可怕！』仙坡顫着聲兒說。

小坡知道這個老頭子有些不好惹，他只好說些別的：『咱們找小印度去，怎樣？』

『已經上學了，剛纔從這兒過去的。』南星回答。

『反正他們總有一個在家呀，他們不是一對一天輪着班上學

嗎？」小坡問。

「今天他們學校裏開會，有點心，有冰吉凌吃。他們所以全去了。他們說：一個先進去吃，吃完了出來換第二個。這樣來回替換，他們至少要換十來回！可惜，我的臉不黑；不然，我也和他們一塊去了！點心，冰吉凌！哼！」南星此刻對於生命似乎頗抱悲觀。

「冰吉凌！點心！」小坡，仙坡一齊舐着嘴唇說。

待了半天，小坡說：『去看看馬來小姑娘們吧？』

「她們也上學了！」南星喪氣頹聲的說，似乎大家一上學，他簡直成了個無依無靠的『小可憐兒』啦。

「也上學啦？這麼早？我不信！」仙坡說。

『真的！我還背了她們一程呢！她們說：有一位先生今天早晨由牀上掉下來了，不知道怎麼再上去好，所以來傳集學生們，大家想個好主意。』

『嘔！』仙坡很替這位掉下牀來而不知怎麼再上去好的先生發愁。

『把牀翻過來，蓋在他身上，就不錯；省得上牀下牀怪麻煩的，』小坡說，待了一會兒：『可是，那要看是什麼牀啦：籐牀呢還可以，要是鐵牀可未免有點壓的慌！』

『其實在地板上睡也不壞，可以不要牀。』仙坡說。

『有這樣的老師，真是好玩！我趕明兒告訴父親，也把我送到馬來學校去念書，』南星說。

『你要去，我也去。可是你得天天背着我去上學！』仙坡說。

『可以！』南星很高興仙坡這樣重視他。

『好啦，南星，晚上見！我可得上學啦！』小坡說。

『早點回來呀！小坡！咱們還得打一回呀！』南星很誠懇的央求。

『一定！』小坡笑了笑，拉着妹妹把她送回家去。到了家門，哥哥已經走了，他忙着扯開大步，跑向學校去。

七 學校裏

到了學校裏，小坡的第一件事是和人家打起來了。假如你們知道小坡打架的宗旨，你們或者不至於說他是好勇鬥狠，不愛和平了。小

坡的打架，十回總有九回半是爲維持公道，保護別人呀。尤其是小姑娘們，她們受了別人的欺侮，不去報告先生，總是來找小坡訴苦。小坡雖然還在低年級，可是一見不平的事兒，便勇往直前，不管敵人的胳膊比電線桿子還粗，也不管敵人的腿是鐵打的還是銅鑄的。打！沒有別的可說！人們仗着胳膊粗，身量大，去欺侮人，好，跟他們拚命！

小坡到拚命的時候，確也十分厲害。雙手齊掄，使敵人注意上部，其實目的是用腦袋撞敵人的肚子。自然哪，十回不見得有三四回恰好撞上；但是，設若撞上呀，哈！敵人在三天之內不用打算舒舒服服的吃香蕉了！

小坡的頭是何等堅硬！你們還記得：他和媽媽上市買東西去，不是他永遠把筐子，不論多麼沉重，頂在頭上嗎？再說，閒着沒事兒的時候，他還貼着牆根，兩腳朝天，用腦袋站着，一站就是十來分鐘。有經過這樣訓練的腦袋，再加以全身力量作後盾，不要說撞人呀，就是碰在老山羊頭上，也得叫山羊害三天頭疼！據被撞過的人說：只要小坡的腦門觸上你的肚皮，得啦，你的肚皮便立刻貼在脊梁骨上去，不好受！

小坡對於比自己身量矮，力氣弱的呢，根本不屑於這麼費『腦力』——腦袋的力量，他只要手拍腦門然後一指敵人的肚子，敵人便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認罪賠情。

對於『個子』，力氣差不多與小坡相等的，他也輕易不用腦袋；用拳頭打勝豈不更光榮，也顯着不佔便宜啊。到底是小坡，什麼事都講公道！

還有一類小孩呢，好欺侮人，又不敢名正言順的幹，偷偷摸摸的佔小便宜兒；被人指出過錯來，不肯認罰；聽人家跟他挑戰，便趕緊抹着淚去見老師，小坡永遠不跟這樣的小鬼兒宣戰，只是看見他們正在欺侮人的時候，過去就是一拳，打完再說。被打的當然去告訴先生，先生當然懲罰小坡。小坡一聲不出，低頭領受先生的罰辦。他心裏說：反正那一拳打得不輕！至少叫你三天之內不敢再欺侮人！

『操場的樹後面見！』是正式挑戰的口號。

這個口號包括着許多意思：操場東邊有一排密匝匝的小山丹樹，剪得整整齊齊的，有三尺多高。這排紅花綠葉的短牆以後，還有塊空地。有幾株大樹把這塊地遮得綠蔭蔭的，又涼爽，又隱僻，正好作爲戰場。到這兒來比武的，目的在見個勝負，事前事後都不准去報告先生們的。打完了的時候，勝家便說：『完了，對不起呀！』敗將也隨着說：『完了，對不起呀！』假如不分勝負，同時倒在地上，便喊個一，二，三，一齊說：『完了，對不起呀！』這樣說，雖是打了架，而根本不傷和氣。所以小坡雖常常照顧這塊地方，可是並沒和誰結下仇恨。

現在我們應當低點聲兒說了！小坡，這樣可愛的一個小孩兒，原

來也有時候受賄賂，替人家打架。

『小坡，替我和王牛兒打一回吧！他管我父親叫大洋狗！』一個小魔鬼手裏握着五張香煙畫兒。『打倒王牛兒，這全是你的，保管全是新的！』

小坡一勁兒搖頭，可是眼睛釘着小魔鬼的手。

小魔鬼遞過一張來。

小坡遲疑了一會兒，接過來了，捨不得再交還回去，果然是骨力硬整，嶄新的香煙畫！

『你先拿着那張，打贏了之後再給這四張！』小魔鬼張開手，不錯，還有四張，看着特別的可愛。

「輸贏總得給我？」小坡的靈魂已經被小魔買了去！

「打輸了哇？吹！打贏了？給！你常打勝仗，是不是？」小魔鬼的話說得甜美而帶力量。

「好了，什麼時候？」小坡完全降服了。

「下了第二堂，操場後面。」

「好吧，那兒見！」小坡把畫兒鄭重的收好，心中十分得意。

時間到了，大家來到大樹底下。

打！哎呀，自己的腦袋沒有熱力貫着，一撞就撞了個空。拳頭也只在空氣中瞎掄，打不着人。敵的拳頭雨點般打來，打在身上分外的疼。而且好像拳拳打在小坡的良心上了！只覺得疼，鼓不起勇氣來！

心中越慚愧，手脚越發慌。每拳打在身上都似乎是說：『要人家的洋畫，不要臉！哪！……結果，被人家打倒在地！』王牛兒得意揚揚的說：『完了，對不起呀！』小坡含羞帶愧的說：『完了，對不起呀！』

『啞！啞！啞！——小魔鬼的聲音！』

以後再也不這樣幹了，多麼丟臉！爲爭公道的時候，打得多麼有力氣，打輸打贏都是光榮的；爲幾張香煙畫打的時候，預和豆腐一樣軟，而且心裏何等的難過！況且事後一打聽，原來是小魔鬼先說：『王牛兒的姐姐長得像支小老鼠，王牛兒纔反口說他父親像大洋狗。』

『小坡！』後來又有一個小魔鬼捧着一把各色的花蛤殼：『你和

『李三羊打，』

小坡沒等他說完，手遮着眼睛就跑開了。

我們往回說吧。小坡進了校門正問看門的老印度，在新年的時候吃了什麼好東西，聽了什麼好笑話。背後來了個小妞兒，拉了他一把。回頭一看，原來是同班的小英。她滿臉是淚，連腦門上都是淚珠，不曉得她怎麼會叫眼淚往上流。

『怎麼了？小英！』

小英還是不住的抽搭，嘴唇張了幾次，吃進去許多大鹹淚珠，可是說不出話來。

『怎麼了，小英；別哭，吃多了眼淚可就吃不下飯去了！』小坡

常見妹妹仙坡鬧脾氣哭喊的時候，便吃不下飯去，所以知道吃眼淚是有礙於飲食的。

小英果然停住哭聲，似乎是怕吃不了飯。她委委屈屈的說：「他打我！」

「誰？」小坡問，心中很替小英難過。

「張禿子！打我這兒！」小英的手在空中隨便指了一指。

小坡看了看小英的身上，並沒有被打的痕跡。或者張禿子打人是不留痕跡的，也未可知。反正小英的眼淚是真的，一定是受了委屈。

「他還搶去一隻小船，張禿子！」小英說。

小坡有點發糊塗：還是那隻小船叫張禿子呢？還是張禿子搶去小船？

『小船？』他問。

『紙摺的小船，張禿子！』

小坡決定了：這一定是張禿子（人），搶去張禿子（小船）。

『你去告訴了先生沒有？』

『沒有！』這時小英的淚已乾了，可是用小指頭在眼睛上抹了兩個黑圈。

『好啦，小英，我去找張禿子把小船要回來。』小坡說着，撩起老印度的裙子給小英擦了擦臉。老印度因為開學，剛換上一條新裙

子，瞪了小坡一眼。

『要回小船還不行！』小英說。

『怎麼？』

『你得打他！他打了我這兒，張禿子！』小英的手指又在空中指了一指。

『小英，他要是認錯兒，就不用打他了。』小坡的態度很和平。

『非打他不可！張禿子！』

小姑娘們真不好惹！小坡還記得：有一回妹妹仙坡說，拉車的老牛故意瞪了她一眼，非叫他去打牛不可。你說，萬一老牛真有意打架，還有小坡的好處嗎？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不行，妹妹是『一把兒

死拿』，一點兒不退步。最後小坡急中生智，在石板上畫了隻老牛，叫妹妹自己去打，算是把這鬪牛的危險躲過去了。

『好啦，小英，咱們先上教室去吧。』

小英和小坡剛進了講堂，迎面正好遇見張禿子。張禿子一看小坡拉着小英的手，早明白了其中的故典兒，沒等小坡開口，他便說了：

『操場的樹後面見哪，小坡！』

『什麼時候？』小坡問。

『現在就走！你敢不敢？』張禿子的話有些刺耳。

『你先去，等我把衣裳脫了。』小坡穿着雪白的新制服，不敢弄

髒。脫了上身，掛在椅子上，然後從書袋中掏出紅綢寶貝，圍在腰間，既壯威風，又省得髒了褲子。

『小英，你看我一圍上這個寶貝，立刻就比張禿子還高了許多，是不是？』

『真的！』小英一看小坡預備到戰場去，灼着兩隻小手，連話也說不出了。

大樹底下，除張禿子與小坡之外，還有幾個參觀的，都穿着新制服，坐在地上看熱鬧。

由樹葉透進的陽光，斑斑點點射在張禿子的禿頭上，好像個帶斑點的倭瓜，黃臘臘兒的帶着些綠影兒。張禿子雖然頭髮不多，力氣可

是不小。論他的身量，也比小坡高好些；路臂腿兒也全筋是筋，骨是骨的，有把子笨勁。

可是小坡一點沒把這個倭瓜腦袋的混小子放在心裏。他手插在腰間，說：

『張禿子，趕快把小英的小船交回去！再待一會兒，可就太晚了！』

張禿子把那隻小紙船放在樹根下的青苔上，然後緊了緊褲帶，又摸了摸禿腦袋，又咽了口氣，又舐了舐嘴唇，又指了指青苔上的小紙船，又看了看旁邊坐着的參觀者，又捏了捏鼻子，這纔說：

『打呀！不用費話，你打勝，小船是小英的；你打敗，小船歸我

啦！』

張禿子不但態度強橫，對於作戰也似乎很有把握。把腳一踉，禿頭一晃，吼了一聲，就撲上來了。

一看來得厲害，小坡算計好，非用腦袋不足以取勝。他架開敵人的雙手，由尾巴骨起，直至頭頂，聯成一氣，照着張禿子的肚子頂了去。張禿子也是久經大敵的手兒，早知小坡的『撞羊頭』馳名遠近，他趕快一吸氣，把肚子縮回，跟着便向旁邊一偏身，把小坡的頭讓過去。

小坡每逢一用腦袋，便只用眼睛看着敵人脚步移動，把脖子，脊梁一概犧牲。他見張禿子的脚挪到旁邊去了，心中說：『好，捶咱脊

背！』果然，哪噹哪噹哪，背上着了拳，胸中和口腔裏還似乎有些回響。張禿子打人有這樣好處：捶人的時候老有聲有韻的，哪噹哪噹哪，五聲一頓，不多不少，怪有意思的。

小坡趕快往後退，拉好了尺寸，兩手虛晃，頭又頂上前去。喝！張禿子的脚又挪開了，頭又撞着了空氣！哪噹哪噹哪，背上又挨了五拳。哎呀，脖子上也哪噹開了。只好低着頭聽響兒，一擡頭非叫敵人兜着脖子打倒不可。得換些招數了：不往後退，往前死攻，抱住張禿子的腿，給他個短距離的碎撞。好容易得着敵人的胖腿，自己的背上不知哪噹了多少次了，犧牲不小！不管，自要抱住他的腿，就有辦法了。唉！還是不好，距離太近，撞不上勁來，而背上的哪噹哪噹哪更

響亮了。

『小坡要完！小坡要完！』參觀人這樣亂說。

小坡有點發急了！

急中生智，忽然放了張禿子的腿，『急溜的』一下，往敵人背後轉去。張禿子正揚着頭兒捶得有趣，忽然捶空一拳，一低頭，唉！小坡沒有了。忙着轉身，身兒剛轉好，哪！肚子好像撞在個大皮球上，可是比皮球還硬一些。『啊！小坡的腦袋！』想起小坡的腦袋來，心中當時失了主心骨兒。兩手不往前掄，擱在頭上，好像要想什麼哲學問題。肚子完全鼓出去，似乎說：來，再撞，果然，哪！我要倒下，他心裏想。果然，不幸而言中，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脚不觸地，向

後飛去，耳旁忽忽的頗有風聲。咯喳！禿腦瓜扎進山丹樹葉裏面去了。

『完了，對不起呀！』小坡一手摸着腦門，一手搓着脖子說。

『完了，對不起呀！』張禿子的嘴在一朵大紅山丹花下面說。

參觀的過來，把張禿子從樹葉裏拉出來。張禿子捧着肚子說：

『可惜，這些山丹花不很香，不很香！』

小坡從樹根下檢起那隻小船，繞過山丹樹，到操場來找小英。她正在矮樹旁邊等着呢。

『噯！小坡！小坡！我都聽見了！你哪哪哪的打張禿子，真解恨！解恨！』小英踩着腳說。

『這是你的小船，小英。好好的拿着，別再叫別人搶去！』他把

小船交給小英，心裏說：『哪哪哪的打張禿子，那敢情好！打張禿子，我脊背上可直發燒？』

『可是有一樣，張禿子以後也許不敢再欺侮小姑娘了！』小坡自言自語的往教室裏走。『你捶的痛快呀，我頂得也不含糊！』

八 逃學

先生正教算術，一手提着教鞭，一手捏着粉筆，很快的在黑板上畫了兩個『7』，然後嗽了一聲，用教鞭連敲黑板，大聲喊道：

『小英！七七是多少？說！』

小英立起來，兩腿似乎要打瞞溜轉，低頭看桌上放着的小紙船，

半天沒言語。

『說！』先生又打了個霹靂。

小英眼睛慢慢往左右瞭，希望同學們給她打個手勢；大家全低着頭似乎想什麼重大的問題。

『說！』先生的教鞭在桌上拍拍連敲。

張禿子在背後低聲的說：『七七是兩個七。』

小英還是低着頭，說：『七七是兩個七。』

『什麼？』先生好似沒有聽見。

『七七是兩個七。』小英說，說完，腿一軟，便坐下了。坐下又

補了一句：『張禿子說的！』

「啊？張禿子？」先生正想不起怎麼辦好，聽說張禿子，也就登時想起張禿子來了，於是：「張禿子！七七是多少！說！快說！」

「不用問我，最討厭「7」的模樣，一橫一拐的不像個東西！」張禿子理直氣壯的說。

先生看了看黑板上的「7」，果然是不十分體面。

小坡給張禿子拍掌，拍得很響。

「誰拍掌呢？誰？」先生瞪着眼，教鞭連敲桌子。

大家都愛小坡，沒有人給他洩漏。可是小坡自己站起來了：「我鼓掌來着。先——」他向來不叫「先生」，只是把「先」字拉長一點。

「你？爲什麼？」先生喊。

「7」是真不好看嗎！「8」字有多麼美：又像一對小環，又像一個小葫蘆，又像兩個小糖球黏到了一塊兒。」

小坡還沒說完，大家齊喊：

「我們愛吃糖球！」

「七七是多少，我問你！」先生用力過猛，把教鞭敲斷了一節兒。

「沒告訴你嗎，先——！」「7」字不順眼，說不上來。二八一十六，四八四十八，五八——」

「我問你七七是多少，誰叫你說八！」先生一着急，捏起個粉筆

頭兒，扔在嘴裏，咬了咬，吃下去了。吃完粉筆頭，賭氣子坐在講桌上，不住的叨叻：『不教了！不教了！氣死！氣死！』

『二八一十六，四八四十八，五八——』小坡繼續着念。
大家睇裏嘩啦，一齊在石板上畫『8』。

小坡畫了個大『8』，然後把石板橫過來，給大家看：『對了，『8』字橫着看，還可以當眼鏡兒。』

大家忙着全把石板橫過來，舉在面前，『真像眼鏡！』

『戴上眼鏡更看不真了！』張禿子把畫着『8』的石板放在鼻子前面。

『『9』也很好玩，一翻兒就變成『6』。』小坡在石板上畫了個

「9」，然後把石板倒拿：「變！是「6」不是？」

大家全趕快畫「9」，趕快翻石板，一聲吶喊：「變！」有幾個太慌了，把石板嘩啵啵摔在桌子上。

先生沒有管他們，立起來，又吃了一個粉筆頭。嘴兒動着，背靠黑板，慢慢的睡去。

大家一看，全站起來，把眼閉上。有的居然站着睡去，有的閉着眼睛慢慢坐下，爬在桌上睡。張禿子不肯睡。依舊睜着眼睛，可是忽然很響的打起呼來。

小坡站了一會兒，輕手躡腳的往外走。一邊走，一邊叨嘮：

「大家愛「8」，你偏問「7」，不知好歹！找你媽去，叫她打你」

頓！』

小坡本來是很愛先生的，可是他們的意見老不相合；他愛『8』，先生偏問『7』；他要唱歌，先生偏教國語。誰也沒法兒給他們調停調停，真糟！

走到校外小坡把這算術問題完全忘掉。心中算計着，幹什麼去好呢。想不出主意來，好吧，順着大街走吧，走到那兒算那兒。

一邊走，一邊手脚『不識閒兒』，地上有什麼果子皮，爛紙，全像踢足球似的踢到水溝裏去！恐怕叫小腳兒老太太蹀上，跌個腳朝天。有的時候也試用腳指夾地上的小泥塊什麼的。近來腳指練得頗靈動；可惜腳指太短了一些，不然頗可以用腳拿筷子吃飯。洋貨店門外

掛着的皮球也十分可愛，用手杵了一下，球兒左右擺動了半天，很像學校大鐘的鐘擺。假如把皮球當鐘擺多麼好，隨時拿下來踢一回，踢完再掛上去，豈不是『一搭兩用』嗎。鐘裏爲什麼要擺呢？不明白！不用問先生去，一問他鐘擺是幹什麼的，他一定說：七七是多少？哎呀，還有小乒乓球，洋娃娃，口琴兒等等！可惜都在玻璃櫃裏，不能摸一摸；只好爬在玻璃蓋兒上看着，嘴中叨嘮：有錢的時候，買這個口琴！不，還是乒乓球好，沒事兒和妹妹打一回，準把妹妹贏了；可是也不要贏太多了，妹妹臉皮兒薄，輸多了就哭。還是長大了開個洋貨店吧！什麼東西都有：小球兒，各種的小球兒；口琴兒，一大堆；粉筆，各種顏色的；油條，炸得又焦又長；可是全不賣，自己和

妹妹整天拿着玩，這夠多麼有趣；也許把南星找來一塊兒玩耍；南星啊，一定光吃油條，不幹別的！

旁邊的鷄鴨店掛着許多板鴨，小燒豬，臘腸兒，唉，不要去摸，把燒豬摸髒了，人家還怎麼吃！『小坡到處講公德，是不是？』他自己問自己。『公德兩個字怎麼寫來着？』……『又忘了！』……『想起來了！』……『哼，又忘了！』

慢慢的走到大馬路。有一家茶葉舖是小坡最喜愛的。小徒弟們在櫃臺前挑檢茶葉，東一簸籬，西一竹箕，清香的非常好聞。玻璃櫃中的茶葉筒兒也很美麗，方的，圓的，六稜兒的，都貼着很花俏的紙，紙上還畫着花兒和小人什麼的。小坡每逢走到這裏，一定至少要站十

來分鏡。

這個還有點奇怪的地方，每逢看見這個茶葉店，便想起：啊，哥大坡一定是在這裏被媽媽撿去的！這條大街處處有水溝，不知道爲何只有此處像是撿哥哥的地方。他往水溝裏看了看，也許又有個小孩在那裏躺着。沒有，可是有個小青蛙，圍着身兒不知幹什麼玩呢。

『啊，大概哥哥也是小青蛙變的！小蛙，上這兒來，我帶你看媽媽去！』小坡蹲在溝邊上向小蛙點頭。來了一股清水，把小青蛙衝走了，可惜！

咚，咚，咚，咚，由遠處來了一陣鼓聲。啊！不是娶新娘，便是送殯的！頂好是送殯的，那纔熱鬧！小坡伸着脖子往遠處看，心中嘆

咚嘍咚的直跳，唯恐不是送葬的。而且就是出殯，也還不行；因為送殯的有時完全用汽車，忽——，一展眼兒就跑過去，有什麼好看！小坡要看的是前有旗傘執事，後有大家用白布條拉着汽車，那纔有意思。況且沒有旗傘的出殯的，人們全哭得紅眼媽似的，看着怪難過。有旗傘執事在街上慢慢走的呢，人人嘻皮笑臉的，好似天下最可樂的事就是把死人擡着滿街走。那纔有意思！

『哎呀，好天爺！千萬來個有旗傘執事的！』小坡還伸着脖子，心中這樣禱告。

咚，咚，咚，不是一班樂隊呀，還有『七擦』，『七擦』的中國吹鼓手呢！這半天還不過來，一定是慢慢走的！

等不得了，往前迎上去。小坡瘋了似的，撒腿就跑，一氣跑出很遠。

可了不得，看，那個大開路鬼喇！一丈多高，血紅的大臉，眼珠子！一幫小孩子全穿着綠綢衣褲，頭戴蛤殼形的草帽，拉着這位會出風頭，而不會走路的開路鬼。小坡看着這羣孩子，他嘴裏直出水，哈！我也去拉着那個大鬼，多麼有趣喇！

開路鬼後面，一排極瘦極髒的人們，都扛着大紙燈，燈上罩着一層黃蘇。小坡很替這羣瘦人難過，看那個瘦老頭子，眼看着就被大燈給壓倒了！

這羣瘦燈鬼後面是一輛汽車，上面坐着幾個人，有的吹鎖吶，有的打銅鑼，有的打鼓。吹鎖吶的，腮梆兒凸起，像個油光光的葫蘆。打鑼的把身子探在車外，一邊笑，一邊噹噹的連敲，非常得意。小坡恨不得一下子跳上車去，噹噹的打一陣銅鑼！

汽車後面又是一大羣人，一人扛着一塊綢子，有的淺粉，有的淡黃，有的深藍，有的蔥心兒綠，上面都安着金字，或是黑絨剪的字。還有一些長白綢子條，上面的字更多。小坡想不出這都是幹什麼的，而且一點『看頭兒』也沒有。把大塊很好的綢子滿街上擺着，糟蹋東西！拿幾塊黑板寫上幾個「7」，或是畫上兩隻小兔，豈不比這個省錢！小坡替人家想主意。也別說，大概這許是綢緞店的廣告隊？對

了，電影院，香煙莊都時常找些人，背着廣告滿街走，難道不許人家綢緞舖也這麼辦嗎！小坡你糊塗！小坡頗後悔他的黑板代替綢子的計劃。

啊，好了！綢子隊過去了！又是一車奏樂的，全是印度人。他們是一律白衣白裙，身上斜披大紅帶，帶子上有些綜金的中國字。小坡認不清那是什麼字，過去問老印度。老印度搖頭，大概也不認識。

『不認識字，你們倒是吹喇叭呀！』小坡說。

印度們不理他，只抱着洋喇叭洋號，仰頭看着天。

汽車後面有一個打白旗的，襟上帶着一朵花兒，一個小紅緞條，小坡不知道這個人又是幹什麼的。只見他每一舉旗的時候，前面的綢

子隊便把綢子扛得直溜一點，好像大家的眼睛全往後瞭着他似的。有的時候，他還罵街，罵得很花哨，前面的綢子隊也不敢還言。小坡心裏說，這個人一定是綢緞莊的老板，不然，他怎麼這樣威風呢。

後面又是一輛沒篷的汽車，車裏坐着個老和尚，閉着眼一動也不動。小坡心裏說：『這必定是那位死人了！』繼而一看，這位老和尚的手兒一擡，往嘴送了一牙橋子。小坡明白了，這不是死人，不過裝死罷了。他走過去把住車沿，問：『橋子酸不酸呀？』老和尚依然一動也不動。小坡沒留神，車前面原來還有兩個小和尚呢。他們都是光頭未戴帽，腦袋晒得花花的流油。他們手打問心，齊聲『呸』了小坡一口。小坡瞪了他一眼，說：

『操場後面見！』

小和尚們不懂，依舊打着問心，腦袋上花花的往下流油。

這輛後邊，還有一車和尚，都戴黑僧帽，穿着藍法衣，可是法衣上有許多口袋，和洋服一樣。他們都嘟囔着，好像是背書。小坡想出來了：前面的老和尚一定是先生，閉着眼聽他們背書。不知道背錯了挨打不挨？

這車背書的和尙後面，又有一輛大汽車，拉着一大堆芭蕉扇兒，和幾桶冰水，還有些大小紙包，大概是點心之類。兩個戴着比雨傘還大的草帽的，挑着水桶，到車旁來灌水，然後挑去給人們喝。小坡過去，欠着脚看了看車中的東西。『喝！還有那麼些瓶子檸檬水呢！』

『拿一把！』駛車的說。

小坡看前後沒人，當然這是對他說了，於是拿了一把芭蕉扇，遮着腦袋。還跟着車走，兩個挑水的又回來灌水，小坡搭訕着喝了碗冰水，他們也沒向他要錢。哼，舒服多了，冰水喝了，頭上還有芭蕉扇遮去陽光，這倒不壞！天天遇見送葬的，豈不天天可以白喝冰水？哼！也許來瓶檸檬水呢！還跟着車走，希望駛車的再說：『拿一把！』豈不可以再拿一把芭蕉扇，給妹妹拿回去。可是駛車的不再言語了。後面咚咚的打起鼓來，不得已，只好退到路旁，去看後面還有什麼好玩的兒。

喝！又是一車印度，全是白衣，紅裙，大花包頭。不得了，還有

一車呢；不得了，還有一車呢！三車印度一齊吹打起來，可是你吹你的，我打我的，誰也不管誰，很熱鬧，真的；但是無論如何不像音樂。

小坡過去，乘着打鼓的沒留神，用拳頭捶了鼓皮一下，捶得很響。打鼓的印度也不管，因為三隊齊吹，誰也聽不出錯兒來。小坡細一看：哈！有兩個印度只舉着喇叭，在嘴上比畫着，可是不吹。小坡過去戳了他們的腳心一下，兩人機靈的一下子，全趕快吹起來。小坡很得意，這一戳會這麼有靈驗。

三車印度之後，有兩排穿黃綢衣褲的小孩，一人拿着個紙人兒。紙人的衣裳很漂亮，可惜臉上太白，而且腦袋全左右前後亂轉。小坡

也試着轉，哼，怎麼也把臉轉不到後面去；用手使力搬着，也不行！算了，把臉轉到後面去，萬一轉不回來，走路的時候可有點麻煩！

紙人隊後面，更有趣了，一羣小孩頭上套着大鬼臉，一路亂跳！有一個跳着跳着，沒留神，踩上一塊香蕉皮，大爬虎似的倒在地上，把鬼臉的鼻子摔下一塊去。哎，戴鬼臉到底有好處，省得揀自己的鼻子！

又是輛大汽車，上邊紮起一座松亭。亭上掛滿了花圈，有的用鮮花作的，有的用紙花作的。小坡納悶：這些圈兒是幹什麼的呢？花圈中間，有一張大像片，是個烏漆巴黑的癩嘴老太太。小坡又不明白了：這張像片和出葬有什麼關係呢？擺出來叫大家看？一點不好看

哪！不明白，死人的事兒反正與活人不同，不用管，看着吧！

啊哈！更有趣了！七八十，至少七八十人，都是黑衣黑褲，光着脚。一人手中一條白布帶，拉着一輛老老大大的汽車。一個老印度駛車，可是這羣人假裝往前拉。小坡笑起來了：假如老印度一犯壞主意，往前忽然一趕車，這羣黑衣人豈不一串跌下去，正像那天我們開火車玩，跌在花園中一樣？那多麼有趣！小坡躡着脚，向老印度打手勢，低聲而懇切的說：『開呀！往前開呀！』老印度偏不使勁開。『這箇老黑鳥！糊塗！不懂得事！』

車上繫着一座彩亭，亭中放着一個長方的東西，蓋着紅綢子，看不出到底是什麼。亭上還站着一對小孩，穿着彩衣，可是光着頭，晒

得已經半死了。小坡心裏說：大概這兩個小孩就是死人，雖然還沒死，可是等走到野外，也就差不多了！多麼可憐！

車後面有四五個穿蔴衣，蔴帽，蔴鞋的，全假裝往前推着汽車。他們全低着頭，可是確是彼此談笑着，好像這樣推車走很好玩似的。他們的蔴衣和林老板的夏布大衫一樣長，可是裏邊都是白帆布洋服。有一個年紀青的，還繫着根紅領帶，從蔴衣的圓大領上露出來。

這羣人後面，汽車馬車可多了！一輛跟着一輛，一輛跟着一輛，簡直的沒有完啦！車中都坐着大姑娘，小媳婦，老太太，小妞兒，有的穿蔴衣，有的穿西裝，有的梳高髻，有的剪着髮，有的紅着眼圈，有的說說笑笑，有的吸着香煙，有的吃着瓜子，小妞兒是一律吃着洋

糖，水果，路上都扔滿了果皮！喝！好不熱鬧！

小坡跟着走，忽然跑到前面看印度吹喇叭，忽然跑到後邊看小孩兒們跳鬼。越看越愛看，簡直的捨不得回學校了！回去吧？再看一會兒！該回去了？可是老印度又奏起樂來！

走着走着，心中一動！快到小坡了！哎呀，萬一叫父親看見，那還了得！父親一定在國貨店門外看熱鬧，一定！快往回跑吧！等等，等他們都走過去，『再向後轉走！』拿着芭蕉扇立在路旁，等一隊一隊都走過去，他纔一步一回頭的往回走。

『到底沒看見死人在那兒裝着！』他低着頭想：『不能藏在樂隊的車上！也不是那個老和尚！在那兒呢？也許藏在開路大鬼的身裏？』

說不清！」

「無論怎樣吧，出殯的比什麼都熱鬧好玩。回家找南星們去，跟他們作出殯玩，真不錯！」

九 海岸上

設若有人說，小坡是個逃學鬼兒，我便替小坡不答應他！什麼？逃學鬼兒？哼，你以為小坡不懂得用功嗎？小坡每逢到考試的時候，總考得很好咧！再說，就是他逃學的時候，他也沒作壞事呀！就拿他看殯說吧，他往學校走的時候，便作了件別個小孩子不肯作的好事。那是這麼一檔子事：他不是正順着大馬路走嗎，唉，一眼看見個老太

太，提着一筐子東西，累得滿頭是汗，噓噓帶喘。小坡一看，登時走過去，沒說什麼，搶過筐子便頂在頭上了。

『在那兒住哇，老太太？』

老太太一看小坡的樣兒，便知道他是個善心的孩子，喘着說：

『廣東學校旁邊。』

『好啦，跟着我走吧，老太太！』小坡頂着筐子，不用手扶，專憑脖子的微動，保持筐子的平穩。兩脚吧唧吧唧的慢慢走，因為老太太走道兒吃力，所以他不敢快走。

把老太太領到家門口——正在學校的旁邊，——小坡把筐子拿下來，交給老太太。

『我怎麼謝謝你呢？』老太太心中很不過意：『給你兩個銅子買糖吃？還是給你一包瓜子兒？』老太太的筐中有好幾包瓜子。

小坡手，腳，腦袋一齊搖，表示決定不要。老太太是很愛他，非給他點東西不可。

『這麼辦吧，老太太！』小坡想了一會兒，說：『不用給我東西，趕明兒我不留心把衣裳弄髒了的時候，我來請你給收拾收拾，省得回家招媽媽生氣，好不好？你要是上街買東西，看見了我，便叫我一聲，我好替你拿着筐子。我叫小坡，是媽媽由小坡的電線桿旁邊撿來的。妹妹叫仙坡，是白鬍子老仙送給媽媽的。南星很有力量，張禿子也很厲害，可是他們都怕我的腦袋！』小坡拍了拍腦門：『媽媽

說，我的頭能頂一千多斤！我的腦袋不怕別的，就怕三多家中糟老頭子的大煙袋鍋子！南星頭上還腫着呢！」

「哎！哎！夠了！夠了！」老太太笑着說：我的記性不好，記不住這麼些事。」

「不認識南星？老太太！」小坡問。

老太太搖了搖頭，然後說：「你叫小坡，是不是？好，我記住了。你去吧，小坡，謝謝你！」

小坡向老太太鞠躬，過於慌了，腦袋差點碰在牆上。

「老太太不認識南星，真奇怪！」小坡向學校裏走。

到了學校，先生正教國語教科書的一課——輪船。

看見小坡進來，先生假裝沒看見他。等他坐好，先生纔問：

『小坡，上那兒啦？』

『幫着老太太拿東西來着，她怪可憐的，拿着滿滿的一筐子東西！她要給我一包瓜子兒，我也沒要！』

『你不愛吃瓜子，爲什麼不給我帶來？』張禿子說。

『少說話，張禿子！』先生喊。

『壞禿子！張禿子！』小英還懷恨着張禿子呢。

『不准出聲，小英！』先生喊，教鞭連敲講桌。

『聽着先生一個人嚷！』大家一齊說。

『氣死！哎呀，氣死！』先生不住搖頭，又吃了個粉筆頭兒。吃

完，似乎又要睡去。

『小英，先生講什麼呢？』小坡問。

『輪船。張禿子！』小英始終沒忘了張禿子。

『輪船在那兒呢？』小坡問。

『書上呢。張禿子！』

小坡忙掀開書本，哎！只有一片黑字兒，連個輪船圖也沒有。他心裏說，講輪船不到碼頭去看，真有點傻！

『先——！我到碼頭上看看輪船去吧！』小坡向先生要求。

『先生——！我也去！』張禿子說。

『我也跟小坡去！不許張禿子去！』小英說。

『先生——！你帶我們大家去吧！』大家一齊喊。

先生不住的搖頭：『氣死！氣死！』

『海岸上好玩呀，先——！』小坡央告。

『氣死！』先生差不多要哭了。

『先生，那裏輪船很多呀！走哇！先生！』大家一齊央告。

『不准張禿子去呀，先生！』小英說。

『下午習字課不上了，誰愛看輪船去誰去！哎呀，氣死！現在好

好的聽講！』先生說。

大家看先生這樣和善，允許他們到海岸去，立刻全一聲不發，安心聽講。

你們看小坡！喝！眉毛擰在一塊兒，眼睛釘着書本，像兩把小錐子，似乎要把教科書鑽兩個窟窿。鼻子也抽抽着一塊，好像鈔票上的花紋。嘴兒併得很嚴，上下牙咬着動，腮上微微的隨着動。兩耳好似掛着條橡皮筒兒，專接受先生的話，不聽別的。一手按着書角，一手不知不覺的有時在鼻下搓一陣，有時往下撕幾根眉毛，有時在空中寫個字。兩脚的十指在地上抓住，好像唯恐地板跑了似的。喝！可了不得！這樣一用心，好像在頭的旁邊又長出個新腦袋來。舊頭中的南星，三多，送殯，等等事故兒，在新頭中全沒有地位；新頭中只有字，畫，書。沒有別的。這個新頭一出來，心中便咚咚的跳；唯恐聽不清先生的話，唯恐記不牢書上的字。這樣提心弔膽的，直到聽見下

堂的鈴聲，這個新頭纔哪的一下，和舊頭聯成一氣，然後跳着到操場去玩耍。

下課回家吃飯。吃完，趕快又跑回學校來，腮上還掛着一個白米粒兒。同學們還都沒回來，他自己找先生去：

『先——，我到碼頭看輪船去了！』

『去吧，小坡！早點回來，別誤了上第二堂！』

『聽見了，先——！』小坡笑着跑出來。

碼頭離學校不遠，一會兒就跑到了。喝！真是好看！

海水真好看哪！你看，遠處是深藍色的，平，遠，遠，遠，遠，一直
到一列小山的腳下，纔捲起幾道銀線兒來，那一列小山兒是深綠的

可是當太陽被浮雲遮住的時候，牠們便微微掛上一層紫色，下面綠，峯上微紅，正像一片綠葉托着幾個小玫瑰花膏藥。同時，山下的藍水也罩上些玫瑰色兒，油汪汪的，紫溶溶的，把小船上的白帆也弄得有點發紅，好像小姑娘害羞時的臉蛋兒。

稍近，陽光由浮雲的邊上射出一把兒來，把海水照得碧綠，比新出來的柳葉還嬌，還嫩，還光滑。小風兒吹過，這片嬌綠便摺起幾道細碎而可憐兒的小白花。

再近一點，綠色更淺了，微微露出黃色來。

遠處，忽然深藍，忽然淺紫；近處，一塊兒嫩綠，一塊兒嬌黃；隨着太陽與浮雲的玩弄，換着顏色兒。世上可還有這樣好看的东西！

小燕兒們由淺綠的地方，飛，飛，飛，飛，飛到深藍的地方去，在山前變成幾個小黑點兒，在空中舞弄着。

小白鷗兒們東飛一翅，西張一眼；又忽然停在空中，好像盤算着什麼事兒；又忽然一振翅兒，往下一扎，從綠水上抓起一塊帶顏色的東西，不知道是什麼。

離岸近的地方，水還有點綠色；可是不細看，牠是一片油糊糊的淺灰，小船兒來了，擠起一片浪來，打到堤下的黃石上，濺起許多白珠兒。嘩嘩嘩的響聲也很好聽。

漁船全掛着帆，一個跟着一個，往山外邊搖，慢慢浮到山口外的大藍鏡面上去。

近處的綠水上，一排排的大木船下着錨，桅桿很高，齊齊的排好，好似一排軍人舉着長槍。還有幾排更小的船兒，一個挨着一個，艙背圓圓的，好像聯成一氣的許多小駱駝橋兒，又好像一羣彎着腰兒的大黑貓。

小輪船兒，有的杏黃色，有的淺藍色，有的全黑，有的雜色，東一隻西一艘的停在那裏。有的正上貨，嘩啦，——嘩啦，嘩，——鶴頸機發出很脆亮的響聲。近處，嘩啦，嘩啦，嘩，——；遠處，似乎由小山那邊來的，也嘩啦，嘩啦，嘩——，但是聲音很微細。船上有掛着一面旗的，有飄着一串各色旗的。煙筒上全冒着煙，有的黑嘟嘟的，有的只是一些白氣。

另有些小船，滿載着東西，向大船那邊搖。船上搖槳的有裹紅頭巾的印度，有戴大竹笠的中國人。還有些小磨托船嘟嘟的東來西往，好像些『無事忙』。

船太多了！大的小的，高的矮的，醜的俊的，長的短的。然而海中並不顯出狹窄的樣兒，全自自然然的停着，或是從容的開着，好像船越多海也越往大了漲。聲音也很多，笛聲，輪聲，起重機聲，人聲，水聲；然而并不覺得嘈雜刺耳；好似這片聲音都被平靜的海水給吸收了去，無論怎麼吵也吵不亂大海的莊嚴靜寂。

小坡立在岸上看了一會兒。雖然這是他常見的景物，可是再叫他看一千回，一萬回，他也看不膩。每回來到此處，他總想算一算船的

數目，可是沒有一回算清過。一，二，三，四，五，……五十。哼，數亂了！再數：一五，一十，十五，十五加五是多少？不這樣幹了，用八來算吧！一八，二八十六，四八四十八，五八——！瞎！一輩子也記不清五八是多少！就算五八是一百吧，一百？光那些小船就得比一百還多！沒法算！

有一回，父親帶他坐了個小磨托船，繞了新加坡一圈兒。小坡總以為這些大船小船也都是繞新加坡一周的，不然，這裏那能老有這麼多船呢；一定是早晨開船，繞着新加坡走，到晚上就又回到原處。所以他和南星商議過多少次，纔決定了：

『火車是跑直線的，輪船是繞圈兒的。』

『我要是能跳上一隻小船去，然後，哧！再跳到一支大船上去，在船上玩半天兒，多麼好！』小坡心裏說。說完，在海岸上，手向後伸，腿兒躬起，哧！跳出老遠。『行了，只要我能進了碼頭的大門，然後，哧！一定能跳上船去！一定！』他念念道道的往碼頭大門走。走到門口，小坡假裝看着別處，嘴裏哼唧的，『滿不在乎』似的往裏走。

哼！眼前擋住隻大黑毛手！小坡也沒看手的主人，——準知道是印度巡警！——大拇腳指頭一捻，便轉過身來，對自己說：『本不想進去嗎！這邊船小，咱到那邊看大的去！』他沿着海岸走，想到大碼頭去：『不近哪，來，跑！』心裏一想，腳上便加了勁，一直跑到大

碼頭那邊。

哼！一，二，三，四，那麼些個大門全有巡警把着！

他背着手兒，低着頭，來回走了幾趟。偷眼一看，哼！巡警都看着他呢。

來了個馬來人，頭上頂着一筐子『紅毛丹』和香蕉什麼的。小坡知道馬來人是很懶的，於是走過去，給他行了個舉手禮，說：『我替你拿着筐子吧？先生！』

馬來人的嘴，咧開一點，露出幾個極白的牙來。沒說什麼，把筐子放在小坡的頭上。小坡得意揚揚，腳擡得很高，走進大門。小坡也不知爲什麼，這樣白替人作工，總覺得分外的甜美有趣。

喝！好熱鬧！賣東西的真不少：穿紅裙的小印度，頂着各樣顏色很漂亮的果子。戴小黑盔兒的阿拉伯人提着小錢口袋，見人便問『換錢』？馬來人有的抱着幾匣呂宋煙，有的提着幾個大榴蓮。地上還有些小攤兒，玩藝兒，牙刷牙膏，花生米，大花絲巾，小銅鈕子……五光十色的很花哨。

小坡把筐子放下。馬來人把『紅毛丹』什麼的扔擺在地上，在旁邊一蹲，也不吆喝，也不張羅，好似賣不賣沒什麼關係。

小坡細細的把地上的東西看了一番，他最愛一個馬來人擺着的一對大花蛤殼兒。有兩本郵票也很好玩，但是比蛤殼差多了。他心裏說：假如這些東西可以白拿，我一定拿那一對又有花點，又有小齒，

又有灣灣扭扭的小兜的蛤殼！可惜，這些東西不能白拿！等着吧，等長大了有錢，買十對八對的！幾兒纔可以長大呢？……

啊！到底是這裏，輪船有多麼大呀！都是長，長，長的大三層樓似的玩藝兒！看煙筒吧，比老樹還粗，比小塔兒還高！

一，二，三，四，……又數不過來了！

看靠岸這隻吧！人們上來下去，前後的起重機全嘩啦啦的響着，船旁的小圓窟窿還嘩嘩的往外流水，真好玩！哎呀，怎能上去看看呢？小坡想了一會兒，回去問那個馬來人：『我拿些「紅毛丹」上船裏賣去，好不好？』

馬來人搖了搖頭。

小坡嘆了口氣，回到大船的跳板旁邊去等機會。

跳板旁有兩個人把着。這真難辦了！等着，只好等着！

不大一會兒，兩個人中走去了一個。小坡的黑眼珠裏似乎開了兩朵小花，心裏說：『有希望！』慢慢往前湊合，手摸着鐵欄桿，嘴中哼唧着。那個人看了他一眼，他手摸着鐵欄，口中哼唧着，又往回走；走了幾步，又往前湊。又假裝扶在鐵欄上，往下看海水；喝，還有小魚呢。又假裝擡起頭來看船：哼，大船一身都是眼睛，可笑！——他管艙房的小圓窗叫眼睛。他斜着眼看了看那個人，哼！紋絲兒不動，在那裏站着，好像就是給他一百個橘子，他也不肯躲開那裏！小坡真急了！非上去看看不可！

地上有塊橘子皮，小坡眼看着船身，一脚輕輕的推那塊皮，慢慢，慢慢，推到那個人的腳後邊。

『喝！可了不得！』小坡忽然用手指着天，撒腿就跑。

那個人不知是怎麼了，也仰着頭，跟着往前跑，他剛一跑，小坡，手還指着天，又跑回來了。那個人，頭還是仰着，也趕緊往回跑。撲！噉——哪！他被橘子皮滑出老遠，然後老老實實的摔在地上。

小坡噉溜的一下，跑上跳板去。

到了船上，小坡趕快挺直了腰板，大大方方的往裏走。船上的人們一看這樣體面的小孩，都以爲他是新上來的旅客，也就不去管他。

你看，小坡心裏這個痛快！

噯！船上原來和家裏一樣啊！一間一間的，小白屋子，有牀，有風扇，有臉盆架兒。在水上住家，這夠多麼有意思呢！等着，長大了我也蓋這麼一所房子，父親要打我的時候，咦，我就到水房子裏住幾天來！還有飯廳呢！地上鋪着地毯，四面都有大鏡子！照着鏡子吃飯，看着自己的嘴一張一閉，也好玩！還有理髮所呢！在海上剪剪髮，然後跳到海中洗洗頭，豈不痛快！洗完了頭，跑到飯廳吃點咖喇雞什麼的，真自在呀！

小坡一間一間的看，一直看到後面的休息室。這裏還有鋼琴呢！有幾個老太太正在那裏寫字。啊，這大概是船上的學校，趕緊躲開她

們，抓住我叫我寫字，可不好受！

轉過去，已到船尾。哈，看這間小屋子噯！裏面還有大輪子，小棍兒的，咚咚的直響。水房子上帶工廠，可笑！我要是蓋水房子呀，一定不要工廠：頂好在那兒挖個窟窿，一直通到海面上，沒事兒在那裏釣魚玩，倒不錯！

小屋的旁邊有個小窄鐵梯，上去看看。上面原來還有一層樓呢。兩旁也都是小屋子，又有一個飯廳……。回去告訴南星，他沒看見過這些東西。趕明兒他一提火車，我便說水屋子！

看那個鐵玩藝兒，在空中忽忽悠悠的往起拉大木箱，大蔴口袋。看這羣人們這個嚷勁！不知道拉這些東西幹什麼，但是也很有趣味！

扶在欄桿上看看吧。遠處的小山，下面的海水，看着更美了，比在岸上看美的多！開了一隻船，悶——悶！汽笛兒叫着。船上的人好像都向他搖手兒呢，他也向他們搖手。看船尾巴拉着那一溜白水浪兒，多麼好看！看那羣白鳥跟着船飛，多麼有意思！

正看得高興，背上來了隻大手，抓住他的小褂。小坡歪頭一看，得！看跳板的那個傢伙！那個人一聲沒發，抓起小坡便走；小坡也一聲不發，腳在空中飄搖着，也頗有意味。

下了跳板，那個人一鬆手，小坡摔了個『芥末蹲』兒。

『謝謝你啊！』小坡回着頭兒說。

十 生日

星期日，小坡早晨起來稍微晚一點。

一睜眼，有趣，蚊帳上落着個大花蛾子。他輕輕掀起帳子，蛾子也沒飛去。「蛾子，你還睡哪？天不早啦！」蛾子的絨鬚兒微微動了動，似乎是說：「我還得睡一會兒呢！」

妹妹仙坡還睡得很香甜，一支小胖脚在花毯邊上露着，五個脚指伸伸着，好似一排短圓的花瓣兒。有個血點紅的小蜻蜓正在她的小瓣兒上落着。小坡掀起帳子看了看妹妹，沒敢驚動她，只低聲的說：

「小蜻蜓，你把咬妹妹的蚊子都吃了吧？謝謝你呀！」

他去沖涼洗臉。

沖涼回來，妹妹還睡呢。他找來石板石筆，想畫些圖兒，等妹妹

醒了給她看。畫什麼呢？畫小兔吧？不！回回畫小兔，未免太貧了。畫妹妹的腳？對！他拿着石板，一眼斜瞭妹妹的腳，一眼看着石板，照貓畫虎的畫。畫完了，細細的和真腳比了一比；不行，趕快擦去吧！叫妹妹看見，她非生氣不可。鬧了歸齊，只畫上四個腳指！再補上一個吧，就非添在腳外邊不可，因為四個已經佔滿了地方。

還是畫小兔吧，到底有點拿手。把腳擦去，坐在床沿上，聚精會神的畫。畫了又擦，擦了再畫，出了一鼻子汗，纔畫成一支小兔的偏身。兩個耳朵像一對小棒槌，一個圓身子，兩條短腿兒，一個小嘴，全行了；但是只有一支眼睛，可怎麼辦呢？要是只畫小兔的前臉嗎，當然可以像寫『小』字似的，畫出一個鼻子兩支眼。可是這樣怎麼畫兔

身子呢？小兔又不是小人，可以在臉下畫身子，胳膊，腿兒。沒有法子，只好畫偏身吧，雖然短着一支眼睛，到底有身子什麼的呀！

他抱着石板，想了半天，啊，有主意了！在石板的那邊畫上一支眼，豈不是湊成兩支！對！於是將石板翻過來，畫上一支眼，很圓，頗像個小圓糖豆兒。

畫完了，把石板放在地板上，自己爬下學兔兒：東聞一聞，西跳一跳，又用手前後的拉耳朵，因為兔耳是會動彈的。跳着跳着把妹妹跳醒了。

『幹什麼呢，二哥？』仙坡掀起帳子問。

『別叫我二哥了，我已經變成一個小兔！看我的耳朵，會動！』

他用手撥弄着耳朵。

「來，我也當兔兒！」仙坡光着腳下了床。

「仙！兔兒有幾支眼睛？」

「兩支。」仙坡蹲在地上，開始學兔兒。

「來，看這個。」小坡把石板拿起來，給妹妹看：「像不像？」

仙坡點頭說：「真像！」

「再看，細細的看。」他希望妹妹能挑出錯兒來。

「真像！」仙坡又重複了一句。

「幾支眼？」

「一支。」

『小兔有一支眼睛行不行？』他很得意的問。

『行！』

『爲什麼？』小坡心裏說：『妹妹有點糊塗！』

『三家裏的老貓就是一支眼，怎麼不行？』

『不行！貓也都應當有兩支眼，一支眼的貓不算貓，算——』小坡一時想不起到底算什麼。

幸而仙坡沒往下問，她說：『非有兩支不行嗎，爲什麼你畫了一支？』

『一支？誰說的？我畫了兩支！』

『兩支！那一支在那兒呢？』

『這兒呢！』小坡把石板一翻過兒，果然還有一支圓眼，像個小圓糖豆兒。

『喲！可不是嗎！』仙坡樂得把手插在腰間，開始跳舞。

小坡得意非常，又在石板上畫了支圓眼，說：『仙，這支是給三多家老貓預備的。趕明兒三多一說他的老貓短着眼睛，咱們就告訴他，還有一支呢！他一定問，在那兒呢？咱們就說，在石板上呢。好不好？』

『好！』仙坡停止了跳舞：『趕明兒我拿着石板找老貓去。見了他，我就說，我就說，』她想了會兒：『瞎貓來呀！』

『別叫他瞎貓，他不愛聽！』小坡忙着插嘴，『這麼說，貓先生

來呀？」

「對了，我就說，貓先生來呀！沒有給你帶來什麼好吃的，只帶來一支眼睛，你看合式不合式？」

「別問他，石板上的眼睛也許太大一點！」小坡說。

仙坡拿起石板，比畫着說：「請過來呀，瞎——吓，貓先生！他一過來，我就把石板放在他的臉前面。聽着！忽——的一聲，這支眼便跳上老貓臉上去，老貓從此就有兩支眼，你看他喜歡不喜歡！」

「也不一定！」小坡想了想：「萬一老貓嫌有兩隻眼太費事呢？你看，仙，有一個眼也不壞，睡覺的時候，只閉一支，醒了的時候，只睜一支，多麼省事！尤其是看萬花筒的時候，不用費事閉上一支，是

不是？」

「也對！」仙坡說，並沒有明白小坡的意思。

「吃粥來——！」媽媽的聲音。

「仙還沒洗臉呢！」小坡回答。

「快去洗！」媽媽說。

「快來，仙！快着！」小坡背起妹妹，去幫着她洗臉

洗了臉回來，父親母親哥哥都已坐好，等着他們呢。

小坡仙坡也坐下，母親給大家盛粥。

小坡剛要端碗，母親說了：

「先給父親磕頭吧！」

『爲什麼呢？』小坡問。

『今天是你的生日，傻子！』媽媽說。

『鞠躬行不行？』

『不行！』媽媽笑着說。

『過新年的時候，不是大家鞠躬嗎？』小坡問妹妹。妹妹看了父親一眼。

『非磕頭不可呀！新年是新年。生日是生日！養活你們這麼大，不給爸爸磕頭？好！磕！沒話可說！』父親說，微微帶着笑意。

小坡不敢違背父親的命令，跪在地上，問：『磕幾個呢？』

『四八四十八個。』仙坡說。

『磕三個吧。』媽媽說。

小坡給父親磕完，剛要起來，父親說：

『不用起來，給媽媽磕！』

小坡又給母親磕了三個頭，剛要起來，哥哥說：

『還有我呢！』

小坡假裝沒聽見，站起來，對哥哥說：

『你要是叫我看看你的圖畫，我就給你磕！』

『偏不給你看！愛磕不磕！』哥哥說。

小坡不再答理哥哥，回頭對妹妹說：

『仙，該給你磕了！』說着便又跪下了。

『不要給妹妹行大禮，小坡！』媽媽笑了，父親也笑了。

『非磕不行，我愛妹妹！』

『來，我也磕！』仙坡也忙着跪在地上。

『咱們倆一齊磕，來，一，二，三！』小坡高聲的喊。

兩個磕起來了，越磕越高興：『再來一個！』『哎，再來一個！』隨磕隨往前湊，兩個的腦門頂在一處，就手兒頂起牛兒來，小坡沒有使勁，已經把妹妹頂出老遠去。

『好啦！好啦！快起來吃粥！』媽媽說。

兩個立起來，媽媽給他們擦了手，大家一同吃粥。平日的規矩是：粥隨便喝，油條是一人一根，不准多拿。今天是小坡的生日，油

條也隨便吃，而且有四碟小菜。小坡不記得吃了幾根油條，心裏說：多嚙把盤子吃光，多嚙完事！可是，忽然想起來：還得給陳媽留兩條呢，二喜也許要吃呢！於是對哥哥說：

『不要吃了，得給陳媽留點兒！』

父親聽小坡這樣說，笑了笑，說：『這纔是好孩子！』

小坡聽父親誇獎他，心中非常高興，說：『父親，帶我們到植物園看猴子去吧！』

哥哥也說：『下午去看電影吧！』

妹妹也說：『現在去看猴子，下午去看——』她說不上『電影』來，因為沒有看過。

父親今天不知爲什麼這樣喜歡，全答應了他們：『快去換衣裳，趁着早晨涼快，好上植物園去。仙坡，快去梳小辮兒。』

大家慌着忙着全去預備。

哥哥和小坡全穿上白制服，戴上童子軍帽，還都穿上皮鞋。妹妹穿了一身淺綠綢衣褲，沒穿襪子，穿一雙小花鞋。兩條辮兒梳得很光，還戴着一朵大紅鮮花。

坐了一截車，走了一截，他們遠遠望見綠叢叢一片，已是植物園。

『園中的花木沒有一棵好看的，就是好看吧，誰又有工夫去看呢！』小坡這樣想，『破棕樹葉子！破紅花兒！猴子在那兒呢？』越

找不到猴，越覺得四面的花草不順眼。「猴子！出來呀！」

『我看見了一條小尾巴！』仙坡說。

『那兒呢？』

『在椰子樹上繞着呢！』

『哎喲！可不是嗎！一個小猴，在椰子下面藏着哪！小猴——！』

小猴——！快來吃花生！』

哥哥拿着許多香蕉，妹妹有一口袋花生，都是預備給猴子吃的。

三個人，把父親落在後邊，一直跑下去。

一片密樹林，小樹擠着老樹，老樹帶着藤蔓。小細檳榔樹，沒地方伸展葉子，拼命往高處鑽，腰裏掛着一串檳榔，脚下圍着無數的小

綠棵子。密密匝匝，枝兒搭着枝兒，葉子挨着葉子，涼颼颼的搖成一片綠霧。蟲兒不住吱吱的叫，叫得那麽怪好聽的。哈哈，原來這兒是猴子的家呀！看樹幹上，樹枝上，葉兒底下，全藏着個小猴！喝！有深黃的，有淺灰的，有大的，有小的，有不大不小的，全鬼頭魔兒眼的，又淘氣，又可愛。頂可愛的是母猴兒抱着一點點的小猴子，整跟老太太抱小孩兒一樣。深灰色的小毛猴真好玩，小圓腦袋左右搖動，小手兒摸摸這裏，抓抓那裏，沒事兒瞎忙。當母猴在樹上跳，或在地上走的時候，小猴就用四條腿抱住母親的腰，小圓頭頂住母親的胸口，緊緊的抱住，唯恐掉下來。真有意思！

妹妹往地上撒了一把落花生。喝，東南西北，樹上樹下，全嘔嘔

的亂叫，來了，來了，一五，一十，一百……數不過來。有的搶着一個花生，登時坐下就吃，吃得香甜有味，小白牙咯哧咯哧咬得又快又好笑。有的搶着一個，登時上了樹，坐在樹枝上，安安穩穩的享受。有的搶不着，便擺着尾巴向別人搶，引起不少的小戰爭。

大坡是專挑大猴子給香蕉吃。仙坡是專送深黃色的餒花生，父親坐在草地上看着，嘻嘻的笑。小坡可忙了，前後左右亂跳，幫着小猴兒搶花生。大猴子一過來對弱小的示威，小坡便跑過去：『你敢！不要臉！』大猴子急了，直向小坡嚙牙，小坡也怒了：『你來，跟你幹！張禿子都怕我的腦袋，不用說你這猴兒頭了！』一個頂小的猴兒，搶不着東西，坐在一旁要哭似的。小坡過去由哥哥手裏奪過一隻

香蕉：『來！小猴兒，別哭啊！就在這兒吃吧，省得叫別人搶了去！』小猴子雙手抱着香蕉，一口一口的吃，吃得真香；小坡的嘴也直冒甜水兒！

大猴子真怕了小坡，躲他老遠，不敢過來。有的竟自一生氣，抓着一個樹枝，三悠兩擺到樹枝上坐着生氣去了。有的把尾巴捲在樹上，頭兒倒懸，來個珍珠倒捲簾。然後由樹上溜下來。

花生香蕉都沒啦。又來了一羣小孩，全拿着吃食來餵他們。又來了兩輛汽車，也都停住，往外扔果子。

小坡們都去坐在父親旁邊看着，越看越有趣，好像再看十天八天的也不膩煩！

有些小猴似乎是吃飽了，退在空地地方，彼此打着玩。你咬我的耳朵，我抓你的尾巴，打得滿地亂滾。有時候，一個遮住眼，一個偷偷的從後面來抓。遮眼的更鬼道，忽然一回身，把後面的小猴，一下捏在地上。然後又去遮上眼，等着……

有的小猴在一條樹枝上打鞦韆，掄，掄，掄，掄，掄，掄，把梢頭上的那個掄下去。他趕快又上了樹，又掄，把別人掄下去。

有的老猴兒，似乎不屑於和大家爭吵，穩穩當當的，禿眉紅眼的，坐在樹幹上，抓抓脖子，看看手指，神氣非常老到。

「該走了！」父親說。

沒人答應。

又來了一羣小孩，也全拿着吃食，猴子似乎也更多了，不知道是那兒來的，越聚越多，也越好看。

「該走了！」父親又說。

沒人應聲。

待了一會兒，小坡說：「仙，看那個沒有尾巴的，折跟頭玩呢！」

「喲！他怎麼沒有尾巴呢？」

「叫理髮館裏的夥計剪了去啦！」哥哥說。

「嘔！」小坡仙坡一齊說。

「該走了！」父親把這句話說到十多回了。

大家沒言語，可是都立起來，又立着看了半天。

「該走了！」父親說完，便走下去。

大家戀戀不捨的一邊走，一邊回頭看。

到花室，蘭花開得正好。小坡說，蘭花沒有小猴那麼好看。到河邊，子午蓮，紅的，白的，開得非常美麗。仙坡說，可惜河岸上沒有小猴！到櫻園，小坡看着大櫻葉，叫：小猴兒別藏着了，快下來吧！叫了半天，原來這裏並沒有猴子！他嘆了一口氣！

午飯前，到了家中。小坡顧不得脫衣服，一直跑到廚房，把猴兒的事情全告訴了媽媽。媽媽好像一輩子沒看過猴子，點頭啞嘴的聽着。告訴完了媽媽，又和陳媽說了一遍。陳媽似乎和猴兒一點好感覺沒有，只顧切菜，不好好的聽着。於是小坡只好再告訴媽媽一遍。

仙坡也來了，她請求媽媽去抱一個小猴來。

媽媽說，仙坡小時候和小猴兒一樣。仙坡聽了非常得意。小坡連忙問媽媽，他小時候像猴兒不像。

媽媽說，小坡到如今還有點猴氣。小坡也非常得意。

十一 電影園中

吃過午飯，小坡到媽媽屋中去問：「媽！明天還是生日不是呀？」媽媽正在牀上躺着休息呢，她閉着眼，說：「那有的事！一年只有一個生日。」

「嘔！」小坡有點不痛快：「不許有兩個，三個，一百個生日？」

『天天吃好東西，看猴子，敢情自在！』媽媽笑着說。

『媽媽你也有生日，是不是？』

『人人有。』

『你愛那一天過生日呢？』

『我愛那一天不行啊，生日是有一定的。』

『誰給定的呢？父親？』小坡問。

『生日就是生下來的那一天，比如仙坡是五月一號生的吧，每到

五月一號我們就給她慶賀生日，明白不明白？』

『妹妹不是白鬚子老仙送來的嗎？』

『是呀，五月一號送來的，所以就算是她的生日。』

「喔！我可得記住：比如明天桌椅舖給咱們送張桌子來，到明年的明天，便是桌子的生日，是這麼說不是？媽！」

媽媽笑着說：「對了！」

「啊，到桌子生日那天，我就扛着他去看猴子！」

「桌子沒有眼睛啊？」媽媽說。

「拿粉筆圓圓的畫兩隻呀！媽，猴子也有生日？」

「自然哪，」媽媽說：「有一個小孩過生日的時候，小猴兒之中也必有過生日的，所以小孩過生日，一定要拿些東西去給猴子慶賀。」

「可是，媽！那裏這麼多猴子，怎能知道是那個的生日呢？」

『不用管是那樣的，反正其中必有一個今天過生日。你過生日吧。哥哥妹妹全跟着吃好東西，猴子也是這樣，一個過生日，大家隨着歡喜。這個道理好不好？』媽媽很高興的問。

『好！真好！』小坡拍着手說：『媽，回來父親要帶我們去看什麼？』

『看電影。』

『電影是什麼玩藝兒呢？』

『到電影園就知道了。』

『那裏也有猴子？』小坡心目中的電影園是：是幾根電線桿子，上面有些小猴。

『沒有。』媽媽似乎要睡覺。

小坡還有許多問題要問，一看媽媽暈了，趕快走出去，然後又輕輕走回來，把手在媽媽的眼前擺了一擺，試試媽媽是否真睡了；媽媽不願說話的時候，常常假裝睡覺。『啊，媽媽是真暈了！趕快走吧！』他低聲的說。

哼！媽媽閉着眼笑了！

『啊！媽媽你又冤我呢！不行！不答應你！你個小媽媽！』小坡說着，把頭頂在她的胸口上：『媽，小猴兒頂你來了，頂！頂！頂！』

『小坡好好的！媽媽真暈了！』媽媽睜開眼說：『快去，找仙坡去！別惹媽媽生氣！』

『走嘍！找妹妹去嘍！』小坡跑出去：『仙！仙！你在那兒呢？』

仙——！

『別嚷！』父親的聲音。

小坡趕緊放輕了脚步，手遮着嘴，恐怕出氣兒聲音大點，叫父親聽見，又挨說。

快走到街門，門後忽然『咚』！吓了他一大跳。一看，原來是妹妹抱着二喜在門後埋伏着呢。

『好你個壞姑娘，壞仙坡，吓嚇我！好你個二喜，跟妹妹玩，不找我去！』小坡叨嘮了一陣。

『二哥，父親說了四點鐘去看電影。』

『四點？現在什麼時候了？看看吧！』小坡把手腕一橫，看了一眼：『十三點半了！還有三刻就到四點。』說完，他假裝在手腕旁捻了捻，作爲是上弦。然後把手腕放在耳旁聽了聽：『哼！太快了，咯噠咯噠一勁兒響！仙，你的錶什麼時候了？』

仙坡學着父親掏金錶的樣兒。從小袋中把二喜的脚掏出來，看了看：『三刻！』

『幾點三刻？』小坡問。

『就是三刻！』

『你的錶一定是站住了，該上弦啦！』他過去在二喜的脚旁捻了幾捻。二喜以爲這是捻她玩呢，小圓眼兒當中的一條小黑道兒隨着小

父親領着他們上了一層樓。喝！怎麼這些椅子呀！那個桌椅舖也沒有這些椅子！可是沒有桌子，奇怪！大堂裏很黑，只在四角上有幾支小紅燈。臺上什麼也沒有，只掛着一塊大繡花帳子，帳子後面必有好玩藝兒！小坡心裏說：這就是電影吧，看，四下全是黑的嗎。

他們坐好，慢慢的人多起來，可是堂中還是那麼黑，除了人聲嗚嗚嘈嘈的，沒有別的動靜。來了個賣糖的，仙坡伸手便拿了四包。父親也沒說什麼，給了錢，便吃開了。小坡一邊吃糖，一邊想：『趕明年過生日，叫父親給買個大汽車，他一定給我買！過生日的時候，父親是最和氣的！』

人更多了。臺上的繡花帳子慢慢自己捲起，露出一塊四方的白

布，雪白，連個黑點也沒有。小坡心裏說：這大概是演完了吧？忽然，叮兒噹兒打起鋼琴，也看不見琴在那兒呢。當然看不見，演電影嗎，自然都是影兒。一個人影打一個鋼琴影，對，一定是這麼回事。

電燈忽然一亮，把人們的腦袋照得像一排一排的光圓球。忽然又滅了，堂中比從前更黑了。樓上嗒嗒嗒的響起來，射出一條白光，好像海岸上的燈塔。喝，白布上出來個大獅子，直張嘴兒。下面全是洋字，哎呀，獅子念洋字，一定是洋獅子了。獅子忽然沒了，又出來一片洋字。字忽然又沒了，出來一個大人頭，比牛車輪還大，戴着一對汽車輪大小的眼鏡。眼毛比手指還粗，兩個眼珠像一對兒皮球，噹溜溜溜的亂轉。

「仙！看哪！」仙坡只顧了吃糖，什麼也沒看見。

「噯！我害怕！」她忽然看見那個大腦袋。

「不用害怕，那是鬼子腦袋！」父親說。

忽然，大腦袋沒有了。出來一羣人，全戴着草帽，穿着洋服，在街上走。衣服沒有顏色，街上的舖子，車馬，也全不是白的，便是黑的。大概全穿着孝呢？而且老有一條條的黑道兒，似乎是下雨了，可是人們全沒打傘。對了，電影中的雨。當然也是影兒，可以不打傘的。

來了輛汽車，一直從臺上跑奔樓上來！喝，越跑，越大，越近！小坡和仙坡全抱起頭來，往下面藏。哼！什麼事兒也沒有。擡頭！

看，那輛汽車跑得飛快，把那羣人撞倒，從他們的脊背上跑過去了。樓上樓下的人都笑了。小坡想了想，也覺得可笑。

汽車站住了，下來一個人，父親說，這就是剛纔那個大腦袋。小坡也認不清，但是看出來。這個人確乎也戴着眼鏡。下了車，剛邁步，哪，摔了個脚朝天，好笑！站起來了，哪，又跌了個嘴啃地，好笑！小坡笑得喘不過氣來了！

「二哥，你笑什麼呢？」仙坡問。

「摔跟頭的，看着呀！」小坡立起來，向臺上喊：「再摔一個，給妹妹看！」

這一喊，招得全堂都笑了。

連汽車帶摔跟頭的忽然又都沒有了。又出來一片洋字，糟糕！幸而：

『仙，快看！出來個大姑娘！』

『那兒哪？喲！可不是嗎，多麼美呀！還抱着個小狗兒！』

戴眼鏡的又鑽出來了，喝！好不害羞，抱着那個大姑娘親嘴呢！

羞！羞！小坡用手指撥着臉蛋。仙坡也說：羞！羞！

好了！後面來了個人，把戴眼鏡的抓住，提起多高，嚦！摔在地

上！該！誰叫你不害羞呢！該！那個人拉着大姑娘就跑，跑得真快，

一會兒就跑得看不見了。戴眼鏡的爬起來，拐着腿就追；一邊跑一邊

摔跟頭，真可笑！

又出來一片洋字，討厭！

可了不得！出來隻大老虎！

『四眼虎！』仙坡趕快遮上眼睛。

老虎抓住了戴眼鏡的，喝，看他吓得那個樣子！混身亂抖，頭髮一根一根的立起來，像一把兒棒兒香。草帽隨着頭髮一起一落，真是可笑。

看哪！戴眼鏡的忽然強硬起來，回手給了老虎一個大嘴巴子！喝，打得老虎直裂嘴！小坡嚷起來：再打！果然那個人更橫起來，跟老虎打成一團。打得草帽也飛了，眼鏡也飛了，衣裳都撕成破蝴蝶似的。還打，一點不退步！好朋友！

小坡握着拳頭往自己腿上捶，還直跺腳。壞了！老虎把那個人壓在底下！小坡心裏咚咚的直跳，恨不能登時上去，砸老虎一頓好的！那個人更有主意，用手捏鼻子，老虎立刻抿着耳朵，夾着尾巴，就跑了。

『仙！四眼虎怕咱們捏鼻子！』他和妹妹全捏住鼻子，果然老虎越跑越遠，不敢回頭。

大姑娘又回來了，還抱着小狗。那個人把眼鏡檢起來，戴上。一手拿着破草帽，一手按在胸前，給他跪下來。

『二哥！』仙坡說：『今天是戴眼鏡的生日，看他給大姑娘磕頭呢！』

又親嘴了，羞！羞！羞！哪，後面有人放了槍，把草帽兒打飛了！忽！燈全亮了，臺上依然是一塊白布，什麼也沒有了！

小坡嘆了口氣。

『父親，那些人都上那兒啦？』仙坡問。

『回家吃飯去了。』父親笑着說。

小坡剛要問父親一些事，燈忽然又滅了，頭上那條白光又射在白帳上。洋字，洋字，一所房子，洋字，房子裏面，人，老頭兒，老太太，年青的男女，洋字，又一所房子，又一羣人，大家的嘴唇亂動，洋字！

好沒意思！也不擗，也不打，也不跑汽車，也不打老虎！只是嘴

兒亂動，幹什麼呢？

一片海，洋字；一座山，洋字；人們的嘴亂動，洋字！

『父親，』小坡拉了父親一把：『他們怎不打架啦？』

『換了片子啦，這是另一齣了！』

『喔！』小坡不明白，也不敢細問：只好轉告訴妹妹：『仙，換了片子啦！』

妹妹似乎要睡覺。

『妹妹要睡，父親！』

『仙坡，別睡啊！』父親說。

『沒睡！』仙坡低聲的說，眼睛閉着，頭往一旁歪歪着。

房子，人，洋字，房子，人，洋字！

『父親，那戴眼鏡的不來啦？』

『換了片子啦，他怎能還來呢？』

『嘔！』小坡說：『這羣人不愛打架？』

『那能總打架呢！』

『嘔！』

小坡心裏說：我也該睡會兒啦！

十二 嚼拉巴啞

小坡，仙坡的晚飯差不多是閉着眼吃的。看猴子，逛植物園，看

電影，來回走路，和一切的勞神，已經把他們累得不成樣兒了。

吃過晚飯，小坡還強打精神告訴母親：『大腦袋』怎麼轉眼珠，

怎麼捏鼻子吓跑四眼虎。說着說着，（小魚釣嘴，慢慢的一張

一閉，心中有些發迷糊。脖子也有些發軟，腦袋左右的直往下垂。媽媽一手拉着小坡，一手拉着仙坡，把他們兩個小瞎子送到臥室去。他們好似剛一撒媽媽的手，就全睡着了。

睡覺是多麼香甜的事兒呀！白天的時候，時時刻刻要守規矩；站着有站着的样子，坐着有坐着的姿式，一點兒也不自由。你不能走路的時候把手放在頭上，也不能坐着的時候把腳放在桌子上面。就是有意拿個『大頂』，要個『猴兒啃桃』什麼的，也非到背靜的地方去不

可！誰敢在父親眼前，或是教室裏，用腦袋站一會兒，或是用手走幾步『蠟子爬』？只有睡覺的時候纔真有點自由。四外黑洞洞的，沒有人來看着你。你願把手枕在頭下也好，願把兩腿伸成個八字也好，彎着腰兒也好，張着嘴兒也好，睡覺的時候你纔真是自己的主人，你的小牀便是王宮，沒人敢來搗麻煩。

況且頂有意思的是隨便作些小夢玩玩，誰能攔住你作夢？先生可以告訴你不要這麼着，不要那些着，可是他能說，睡覺的時候不要作夢？父親可以告訴你，吃飯要慢慢的，易於消化，可是他能告訴你要一定怎樣作夢嗎？只有在夢裏，人們纔得到真正的自由：白天裏不敢去惹三多的糟老頭子，哼！在夢中便頗可以奪過大煙

袋，在他帶皺紋的腦門上鑿兩三個（四五個也可以，假如你高興打）大青包。

作夢吧！小朋友們！在夢裏你可以長上小翅膀，和蜻蜓一樣的飛上飛下。你可以到海裏看鯨魚們怎樣遊戲。多麼有趣！多麼有趣！

請要記住：每逢看見人家睡覺的時候，你要千萬把脚步放輕，你要小聲的說話，簡直的不出聲兒更好。千萬不要把人家吵醒啊！把人家的好夢打斷是多麼殘忍的事呀！人家正在夢中和小蝴蝶們一塊兒飛呢，好，你一嚷，把人家驚醒，人家要多麼不痛快呢！

來！我挨在你的耳朵上輕輕告訴你：小坡睡着了，要作個頂好玩的夢。我自己也去睡，好看看小坡在夢中作些什麼可笑的事兒。

小坡正跪在電影園中的戲臺上，想主意呢。還是把白帳子弄個窟窿，爬進去呢？還是把帳子捲起來，看看後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呢？還是等着帳子後面的人出來，給他們開個小門，請他進去參加呢？

忽然『大腦袋』來了，向小坡轉眼珠兒；小坡也向他轉眼珠兒，轉得非常的快。他向小坡搖頭兒，小坡也趕快搖頭兒。他張了張嘴，小坡也忙着張嘴。『大腦袋』笑了。啊，原來這轉眼珠，搖頭，張嘴，是影兒國的見面禮。他們這樣行禮，你要是不還禮，可就壞了。你不還禮，他們就一定會生氣！他們一定會生氣可不得了；不是將身一晃，跑得無影無踪，再也不和你一塊兒玩；便是嘴唇一動，出來一片洋字，叫你越看越糊塗！幸而小坡還了禮，『大腦袋』笑了笑，就說：

『真有你的！真有你的！你個會鬧鬼兒的大腦袋！』小坡指着他說，心中非常愛惜他。『你叫什麼呀？大腦袋！』

『我？等等，我看一看！』『大腦袋』把草帽摘下來，看了看裏面的皮圈兒：『啊，有了，我叫噲拉巴啣。』

『什麼？』

『噲拉巴啣！』

『噲裏噲嚙行不行？』小坡問。

噲拉巴啣想了一會兒，說：『行是行的，不過這頂帽子印着「噲拉巴啣」，我就得叫噲拉巴啣。等買新帽子的時再改吧！』

『那末，你沒有進姓呀？』小坡笑着問。

「影兒國的國民都沒有準姓。」

「嘔！嘔！」小坡看着啣拉巴啣，希望問他的名子，他好把爲什麼叫「小坡」的故事說一遍。

啣拉巴啣把帽子戴上，一聲也沒出。

小坡等不得了，說：「你怎麼不問我叫什麼呢？」

「不用問，你沒戴着帽子，怎會有名子！」

「噫！你們敢情拿帽子裏面印着的字當名子呀？」

「怎麼，不許呀？」

「我沒說不許呀！我叫小坡。」

「誰問你呢！我說，我的帽子呢？」

小坡哈哈的笑起來了。他初和啗拉巴啗見面的時候，他很想規規矩矩的說話行事；繼而一看啗拉巴啗是這麼一種眼睛看東，心裏想西，似乎明白，又好像糊塗的人，他不由的隨便起來；好在啗拉巴啗也不多心。啗拉巴啗原來就是這麼樣的人：兩眼笑迷迷的，鼻子又很直很高，透着很鄭重。胳膊腿兒很靈活，可又動不動便擰個嘴啃地。衣裳帽子都很講究，可是又瘦又小緊巴巴的貼在身上，看着那麼怪難過的。他似乎很精明，可又有時候『心不在焉』：手裏拿着手絹，而口中叨嘮着，又把手絹丟了！及至發覺了手絹在手中，便問人家：昨天下雨來着沒有？

小坡笑了半天，啗拉巴啗想起來了：帽子在頭上戴着呢，趕緊

說：『不要這樣大聲的笑！你不知道這是在影兒國嗎？我們說話，都不許出聲兒的！嘿！你腰中圍着的是什麼玩藝兒呀？』

『這個呀？』小坡指着他那塊紅綢寶貝說：『我的寶貝。有牠我便可以隨意變成各樣的人。』

『趕快扔了去，我們這裏的人隨意變化，用不着紅綢子！』

『我不能扔，這是我的寶貝！』

『你的寶貝自然與我沒關係，扔了去！』

『偏不扔！』

『不扔就不扔，拉倒！』

『那末，我把牠扔了吧？』

「別扔！」

「非扔不可！」小坡說着，解下紅綢子來，往帳子上一擡，大概是扔在戲臺上了，可是小坡看不見，因為一進到帳子裏面去，外邊的東西便不能看見了。

「我說，你看見鈎鈎沒有？」啣巴拉啣忽然問。

「誰是鈎鈎？」

「你不知道哇？」

「我怎會知道！」

「那麼，我似乎應該知道。鈎鈎是個大姑娘。」

「啣！就是跟你一塊兒，抱着小狗兒的那位姑娘！」小坡非常得

意記得這麼真確。

「你知道嗎，怎麼說不知道，啊？」嚼拉巴啣很生氣的樣子說。

小坡此時一點也不怕嚼拉巴啣了，毫不介意的說：「鈞鈞那兒去了？」

「叫老虎給背了去啦！」嚼拉巴啣似乎要落淚。

「背到那兒去啦？」

「你不知道啊？」

小坡搖了搖頭。

「那麼，我又似乎該當知道。背到山上去了！」

「這個嚼裏嚼，吓！嚼拉巴啣，有點假裝糊塗，明知故問！」

小坡心裏說。然後他問：『怎麼辦呢？』

『辦？我要有主意，我早辦了，還等着你問！』啣拉巴啣的淚落下來了。

小坡心中很替他難過，雖然他的話說得這麼不受聽。『你的汽車呢？』

『在家呢。』

『坐上汽車，到山裏打虎去呀！』小坡很英勇的說。

『不行呀，車輪子的皮帶短了一個！』

『那兒去了？』

『吃了！』

「誰吃的？」

「你不知道哇？」嚙拉巴啣想了「會兒：『大概是我！』」

「皮帶好吃嗎？」小坡很驚訝的問。

「不十分好吃，不過加點油醋，還可以將就！」

「嘔！怪不得你的腦袋有時候可以長那麼大呢，一定是吃橡皮輪子吃的！」

「你似乎知道，那末，我一定知道了！」

「這個人說話真有些繞灣兒！」小坡心裏說。

「嘔！鈎鈎！鈎鈎！」嚙拉巴啣很悲慘的叫，掏出金錶來，擦了

擦眼淚。

『咱們走哇！找老虎去！』小坡說。

『離此地很遠哪，』啣巴拉啣撇着大嘴說。

『你不是很能跑嗎？』

『能！』啣巴拉啣嗚咽起來：『也能摔跟頭！』

『不摔跟頭怎麼招人家笑呢？』

『你摔跟頭是爲招人家笑呀？！』

『我說錯了，對不起！』小坡趕快的道歉。

『你幹什麼說錯了昵？！』

小坡心中說：『影兒國中的人真有點不好惹，』可是他強硬起

來：『我愛說錯了！』

『那還可以！你自要說「愛」，甚麼事都好辦！你看，我愛鈎鈎，鈎鈎愛我；跟你愛說錯話一樣！』

小坡有點發糊塗，假裝着明白，說：『我愛妹妹仙坡！』

『你無論怎麼愛妹妹，也不能像我這樣愛鈎鈎！再說，誰沒有妹妹呢！』

『那末，你也有妹妹？』小坡很關心的問。

『等我想想！』噶拉巴唧把手指放在鼻子上，想了半天：『也許沒有，反正我愛鈎鈎！』

『鈎鈎不是你的妹妹？』

『不是！』

『她是你的什麼人呢？』

『告訴你，你也不明白，我只能這麼說：我一問她，鈎鈎你愛我不愛？她就抿着小紅嘴一笑，點點頭，我當時就瘋了！』

『愛和瘋了一樣？』小坡問。

『差不多！等趕明兒你長大成人就明白了！』

『嘔！』小坡想：假如長大就瘋了，也很好玩。

『你到底要幫助我不呢？』

『走啊！』小坡挺起胸脯來。

『往那裏走？』

『不是往山裏去嗎？』

『那邊是山？』

『山那邊啊？』小坡很聰明的說。

『對了！』啣拉巴唧拿腿就走，小坡在後面跟着。

走了一會兒，啣拉巴唧說：『離我遠一點啊，我要摔跟頭了！』

『不要緊，你一跌倒，我就踢你一脚，你就滾出老遠，這樣不是可以走的快一點嗎？』

『也有理！』說着，啣拉巴唧摔出老遠去：『踢呀！』

小坡往前跑了幾步，給了他一脚。

『等等！』啣拉巴唧立起來，說：『得把眼鏡摘下來，戴着眼鏡滾，不痛快！』

啣拉巴唧把鏡子摘下來，給小坡戴上，鈎兒朝前，鏡子正在小坡的腦杓兒上。

「怎麼倒戴眼鏡呢？」小坡問，心中非常高興。

「小孩子戴眼鏡都應當戴在後面！」

十三 影兒國

戴着眼鏡，雖然是在腦杓上，小坡覺得看的清楚多了。他屢屢回頭，看後面的東西，雖然叫脖子受點累，可是不如此怎能表示出後邊戴眼鏡的功用呢。

他前後左右的看，原來影兒國裏的一切都和新加坡差不多，舖

子，馬路等等也應有盡有，可是都帶着些素靜氣兒，不像新加坡那樣五光十色的熱鬧。要是以幽雅論，這裏比新加坡強多了。道路兩旁的花草樹木很多，顏色雖不十分鮮明，可是非常的整齊靜美。天氣也好，不陰不晴的飛着些雨絲。不常看見太陽，處處可并不是不光亮。小風兒刮着，正好不冷不熱的正合適。

頂好玩的是路上的電車，沒有人駛着，只用老牛拉着。影兒國的街道有點奇怪：比如你在『甲馬路』上走吧，眼前忽然一閃，哼，街道就全變了，你不知不覺的就在『乙馬路』上走啦！忽然又一閃，你又跑到『丙馬路』去；忽然又一閃，你就跑到『丁馬路』上去。這樣，所以電車公司只要找幾隻認識路的老牛，在街道上等着馬路變換，也

不用駛車的，也不用使電氣，馬路自然會把電車送到遠處去。街道的變動，有時候是眼前稍微一黑，馬路跟着就變了，一點也看不出痕跡來。有時候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的，由遠處來了條大街，連馬路連鋪子等等，全晃晃悠悠的，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的擺動，好像在大海中的小船，看着有些眼暈。

要是嚼拉巴會在街上等着，他們早就閃到城外去了。他是瞎忙一氣，東撞一頭，西跑一路，閃來那條街，他便順着走；有時走出很遠，又叫馬路給帶回來了。而且他是越急越糊塗，越忙越摔跟頭。小坡起初以為這樣亂跑，頗有意思，一語不發的隨着他去；轉着轉着，小坡有點膩煩了，立住了問：

「你不認識路呀？」

「我怎麼應當認識路呀？」噶拉巴啣擦着汗說。

「這樣，咱們幾兒個纔能走到城外呢？」

「那全憑機會呀，湊巧了，轉到上城外的大路，咱們自然走到城外去了！」

「嘔！」小坡很想休息一會兒，說：「我渴了，怎麼辦呢？」

「路旁不是有茶管子嗎，過去喝吧！」

「水管子！」

「茶管子！」

小坡走到樹木後面一看，果然離不遠兒便有個大水龍頭，碧綠

的，好像剛油飾好。過去細看，龍頭上有一對淺紅寶石的嘴鴨，上面有兩個小金拐子。「茶」，「牛奶」在鴨嘴上面的小破牌子上寫着。龍頭旁邊有張綠漆的小桌，放着些玻璃杯，茶碗，和糖罐兒。雪白繡織桌布上繡着「白喝」兩個字。

小坡細細看了一番，不敢動，回過頭來問嚙拉巴啣：「真是白喝呀？」

嚙拉巴啣沒有回答，過去擰開小金拐子，倒了杯牛奶，一氣喝下去，也沒攔白糖。

小坡也放開膽子，倒了碗茶，真是清香滾熱。他一邊喝，一邊點頭啣嘴的說：

『比新加坡強多了！』

『那裏是新加坡呢？』嚙拉巴啣問，隨手又倒了杯牛奶。

『沒聽說過新加坡？』小坡驚訝得似乎有點生氣了。

『是不是在月亮上呢？』嚙拉巴啣嘔着牛奶的餘味說。

『在月亮底下！』小坡說。

『那麼天上沒有月亮的時候呢？』嚙拉巴啣問，非常的得意。跟着把草帽摘下來，在胸前擺着。

小坡擠了擠眼，沒話可答。低着頭又倒了碗茶，搭訕着加了兩匙兒糖，叨嘮着：『只有茶，沒有咖啡啊！』

『今天禮拜幾？』嚙拉巴啣忽然問。

『禮拜天吧。』

『當然沒有咖啡了，禮拜五纔有呢！』

『嘔！』小坡雖然不喜歡嗜拉巴啣的驕傲神氣，可是心中還不能佩服影兒國的設備這麼周到，口中不住的說：『真好！真好！』

『你們新加坡也是這樣吧？』嗜拉巴啣問。

小坡的臉慢慢的紅上來了，遲疑了半天，纔說：『我們的管子裏不是茶和牛奶，是橘子汁，香蕉水，檸檬水，還有啤酒！』

『那末，咱們上新加坡吧！』嗜拉巴啣大概很喜歡喝啤酒。

小坡的臉更紅了，心裏說：『撒謊到底不上算哪！早晚是叫人家用看透了！』他想了一會說：『等過兩天再去吧！現在咱們不是找鈎鈎』

去嗎？」

這句話正碰在嚼拉巴啣的心尖上，他趕快說：「你知道嗎，還在這裏自在的喝茶？」

小坡忙着把茶碗放下就走。

嚼拉巴啣一邊走一邊叨嘮，好像喝醉了的老太太：

「你知道嗎，還不快走！你知道嗎，成心不早提醒我一聲兒！什麼新加坡，檸檬水，瞎扯！」

小坡現在已經知道嚼拉巴啣的脾氣，由着他叨嘮，一聲也不出，加勁兒往前走。嚼拉巴啣是一邊叨嘮，一邊擰跟頭。走了老遠，還是看不見山，小坡看見路上停着輛電車，他站住了，問：

「我們坐車去吧？」

「沒帶着車票哇！」

「上車買去，你有錢沒有？」

「你們那裏是拿錢買票啊？」

「那當然哪！」小坡說，覺得理由十分充足。

「怎會當然呢？我們這裏是拿票買錢！」啞拉巴聊的神氣非常的驕傲。

「你坐車，還給你錢？」小坡的眼睛睜得比酒盅兒還大。

「那自然呵！不然，爲什麼坐車呢！可惜沒帶着票！」

「車票是那兒來的呢？」小坡很想得兩張拿票買錢的票子玩玩。

「媽媽給的！」

「你回家跟媽媽要兩張去，好不好？」小坡很和氣的說。

「媽媽不給，因為我不淘氣。」噶拉巴啣帶出很後悔的樣子。

「不淘氣？」

「唉！非在家裏鬧翻了天，媽媽不給車票；好到電車裏玩半天，省得在家中亂吵。」

「你還不算淘氣的人？」小坡笑着問，恐怕得罪了噶拉巴啣。

「我算頂老實的人啦！你不認識我兄弟吧？他能把家中的房子拆了，再試着另蓋一回！」噶拉巴啣似乎頗得意他有這樣的兄弟。

「嘔！」小坡也很羨慕噶拉巴啣的弟弟：「他拿票買來錢，當然

可以再拿錢買些玩藝兒了？」

「買？還用買？錢就是玩藝，除了小孩子，沒有人愛要錢！」

兩個人談高了興，也不知道是走到那兒去啦。小坡問：

「你們買東西也不用錢嗎？」

「當然不用錢！進舖子愛拿什麼就拿什麼。你要願意假裝給錢呢，便在口袋掏一掏，掏出一個樹葉也好，一張香煙畫片也好，一把兒空氣也好，放在櫃臺上，就算給錢啦。你要是不願意這麼辦呢，就一聲不用出，拿起東西就走。」

「舖子的人也不攔你？」

「別插嘴，聽我說！」

小坡咽了口氣。

「你要是愛假裝偷東西呢，便拿着東西，輕手蹣腳兒的走出去，別叫舖子裏的人看見。」

「巡警也不管？」

「什麼叫巡警啊？你可別問這樣糊塗的問題！」

小坡本想告訴他，馬來巡警是什麼樣子，和他自己怎麼願當巡警；一看嚼拉巴啣的驕傲勁兒，他又不想說了。待了「會兒，他問：

「假如我現在餓了，可以到點心舖白拿些餛飩嗎？」

「又是個糊塗問題？當然可以，還用問！况且，你是真餓了不是？爲什麼你說「假如」？你說「假如」你餓了，我要說，你「假如」不

「餓，你怎麼辦？」

小坡的臉又紅了！搭訕着往四外看了看，看見一個很美麗的小點心舖。他走過去細看，裏面坐着個頂可愛的小姑娘，藍眼珠兒，黑頭髮，小紅嘴唇，粉臉蛋兒，腦後也戴着一對大眼鏡兒。小坡慢慢的進去，手在袋中摸了摸，掏出一些空氣放在小桌兒上。小姑娘看了看他，抿着嘴笑嘻嘻的說：『要什麼呢？先生！』

小坡伸着食指往四圍一指，她隨着手指看了看。然後她把各樣的點心一樣拿了一塊，一共有二十多塊。她一塊一塊的都墊上白紙，然後全輕輕的放在一支小綠竹籃裏，笑着遞給小坡。跟着，她拿出一個小白綢子包兒來，打開，也掏出一點空氣。說：『這是找給你的錢，

你給的太多了。」

小坡樂得跳起來了！

「喲，你會跳舞啊？」小姑娘嬌聲細氣的說，好像個林中的小春鶯兒。

「會一點，不很好。」小坡很謙虛的說。

「咱們跳一回好不好？」小姑娘說着，走到櫃臺的後面，捻了牆上的小鈕子一下，登時屋中奏起樂來。她過來，拉了拉小裙子，握住小坡的手。小坡忙把籃子放下，和她跳起來。她的身體真靈活輕俏，腳步兒也真飄颻，好像一片柳葉似的，左右舞動。小坡提心吊膽的，出了一鼻子汗，恐怕跳錯了步數。

「點心在那兒哪？」啣拉巴啣在門外說。

「籃子裏呢。」小坡回答，還和她跳着。

啣拉巴啣進來看了看小綠籃子，說：

「你剛纔一定是伸了一個手指吧？你要用兩個指頭指，她一定給你一樣兩塊！」

「饞鬼！」小坡低聲的說。

「他是好人，不是饞鬼！」小姑娘笑着說：「我們願意多賣。賣不出去，到晚上就全壞了，多麼可惜！我再給你們添幾塊吧？」

小坡的臉又紅了！哎呀，影兒國的事情真奇怪，一開口便說錯，簡直的別再說了！

『不用再添了，小姑娘！』嚙拉巴說：『你看見鈎鈎了沒有？』
『看見了！』小姑娘撒開小坡的手，走過嚙拉巴那邊去：『跟着個大老虎，是不是？』

嚙拉巴的鼻子縱起來，耳朵也豎起，好像個小兔：『對呀！對呀！』

『老虎在這兒給鈎鈎買了幾塊點心，臨走的時候，老虎還跟我握手來着呢！』小姑娘拍着手說。

『這一定不是那個專愛欺侮小姑娘的四眼虎！』小坡說。

『少說話！』嚙拉巴瞪了小坡一眼。

『你要是這麼沒規矩，不客氣，』小坡從籃子裏拿起一塊酥餅：

『我可要拿點心打你了！』

嚼拉巴唧沒答理小坡，還問小姑娘：『他們往那邊去了呢？』

『上山了。老虎當然是住在山上！』小姑娘的神氣似乎有點看不起嚼拉巴唧。

『該！』小坡咬了口酥餡餅。

『山在那裏呢？』

『問老虎去呀，我又不住在山上，怎能知道！』小姑娘嘲笑着說。

『該！』小坡又找補了一口酥餅。

嚼拉巴唧的臉綠了，原來影兒國的人們，一着急，或是一害羞，

臉上就發綠。

小姑娘看見嚼拉巴的臉綠了，很有點可憐他的意思。她說：

『你在這兒等一等啊，我去找張地圖來，也許你拿着地圖可以找到山上去。』

小姑娘慢慢的走到後邊去。嚼拉巴急得什麼似的，拿起點心來，一嘴一塊，惡狠狠的吃。小坡也學着他，一嘴一塊的吃，兩人一會兒就把點心全吃淨了。嚼拉巴似乎還沒吃夠，看着小綠竹籃，好像要把籃子吃了。小坡忙着撿起籃子來，放在櫃臺後面。

小姑娘拿來一張大地圖。嚼拉巴劈手搶過來，轉着眼珠看了一回，很悲哀的說：『只有山，沒有道路啊！』

說。
 「你不要上山嗎，自然我得給拿山的圖不是！」小姑娘很得意的

「再說，」小坡幫助小姑娘說：「拿着山圖還能找不到山嗎？」
 「拿我的眼鏡來，再細細看一回！」嚼拉巴啣說。

小姑娘忙把眼鏡摘下來，遞給他。「這是我祖母的老花鏡，不知道你戴着合適不合適。」

「戴在腦後邊，還有什麼不合適！」嚼拉巴啣把眼鏡戴在腦杓上，細細看着地圖。看了半天，他說：「走哇！這裏有座狼山，狼山自然離虎山不遠。走哇，先去找狼山哪！拿着這張地圖！」

小坡把地圖折好，夾在腋下，和小姑娘告辭。

『謝謝你呀！』啣拉巴啣向小姑娘一點頭，慌手忙腳的跑出去。

十四 猴王

小坡忽然一迷糊，再睜眼一看，已經來到一座小山。山頂上有些椰樹，鷄毛撻子似的，隨着風兒，來回撻天上的灰雲。

『啣拉巴啣！』小坡喊。哎呀！好難過，怎麼用力也喊不出來。好容易握着拳頭一使勁，出了一身透汗，纔喊出來：『啣拉巴啣！你在那兒哪？』

沒有人答應！小坡往四下一看，什麼也沒有，未免心中有點發慌。這就是狼山吧？他想：在國語教科書裏念過，『狼形似犬』，而

且聽人說過狼的厲害；設若出來幾隻似狼的東西，叫他手無寸鐵，可怎麼辦！

他往前走了幾步，找了塊大石頭，坐下，「噶拉巴也許叫狼叨去了吧？」正這麼想着，由山上的小黃土道中來了一隻猴子，騎着一個長角的黑山羊，猴子上身穿着一件白小褂，下身光着，頭上扣着個小紅帽盔，在羊背上揚揚得意的，神氣十足。山羊有時站住，想吃些路旁的青草，猴兒並沒拿着鞭子，只由他的尾巴自動的在羊背上一抽，山羊便趕快跑起來。

小坡簡直的看出了神。離他還有幾丈遠，猴兒一扳羊角，好像駛汽車的收閘一樣，山羊便紋絲不動的站住了。猴兒一手遮在眼上，身

子往前彎着些，看了一會兒，高聲的叫：

『是小坡不是呀？』

猴兒怎麼認識我呢？小坡驚異極了！莫非這是植物園？不是呀！或者是植物園的猴子跑到這兒來了？他正這麼亂猜，猴子又說了：

『你是小坡不是呀？怎麼不言語呀！啞吧了是怎着？！』

『我是小坡，你怎麼知道呢？』小坡往前走了幾步。

猴兒也拉着山羊迎上來，說：『難道你聽不出我的語聲來？我是

張禿子！』

『張禿子？』小坡有點不信任自己的耳朵，『張禿子？』

這時候，猴子已經離小坡很近，把山羊放在草地上，向小坡脫帽

鞠躬，然後說：「你不信哪？我真是張禿子！」

小坡看了看猴子頭上，確是頭髮很少，和張禿子一樣。

「坐下，坐下！咱們說會兒話！」張禿子變成猴子，似乎比從前規矩多了。

兩個坐在大石頭上，小坡還一時說不出話來。

「小坡，你幹什麼裝傻呀？」張禿子的猴嘴張開一些，似乎是笑呢。「你莫非把我忘了？」

小坡只能搖了搖頭。

「你聽我告訴你吧！」

「嘔！」小坡還是驚疑不定，想不起說什麼好。

張禿子把小紅帽子扣在頭上，在大石頭上，半蹲半坐的，說：

『有一天我到植物園去，正趕上猴王的生日。我給他些個香蕉什麼的，他喜歡的了不得。一邊吃，一邊問我願意加入猴兒國不願意。我一想：在學校裏，動不動就招先生說一頓。在家裏，父親的大手時常敲在咱的頭上，打得咱越來頭髮越少。這樣當人，還不如當猴兒呢！可是鬻猴王說：我不能當普通的猴子，至少也得來個猴王作作。你猜怎麼着，猴王說：正好嗎，你到狼山作王去吧。那裏的猴王是我的弟弟，——小坡，我告訴你，敢情猴王們都是親戚，不是弟兄，便是叔姪。——前兩天他和狼山的狼王拜了盟兄弟。狼王請他去吃飯，那知狼王是個老狡滑鬼，假裝喝醉了，把我兄弟的耳朵咬下一個來，

當酒菜吃了。然後他假裝發酒瘋兒，跟小猴們說：『咱們假裝把猴王殺了好不好？小猴們七手八脚的便把我兄弟給殺了！』

『好不公道！不體面！狼崽子們！』小坡這時候聽入了神，已經慢慢忘了張禿子變猴兒的驚異了。

『自然是不公道哇！小坡，你看，咱們在操場後面打架多麼公平！是不是？』

『自然是！』小坡好像已把學校忘了，聽張禿子一提，非常的高興。

『猴王落了許多的淚，說他兄弟死得太冤枉！』

『他不會找到狼山，去給他兄弟報仇嗎？』小坡問。

『不行啊，猴王不曉得影兒國在那裏呀！他沒看過電影。』

『你一定看過電影，張禿子？』

『自然哪，常由電影園的後牆爬進去，也不用買票！』張禿子的嘴又張得很大，似乎是笑呢。

『別笑啦，笑得那個難看！往下接着說吧。』此時小坡又恢復了平日和張禿子談話的態度。

『猴王問他的兄弟親戚，誰願到狼山作王，大家都擠咕着眼兒』聲不出。後來他說，你們既都不敢去，我可要請這位先生去了！他雖不是我的親戚，可是如果他敢去，我便認他作乾兄弟。於是猴王和我很親熱的拉了拉手，決定請我去作狼山的猴王。我自己呢，當然是願

意去；我父親常這麼說：秃子將來不是當王，就作總統，至少也來個大元帥！」

「大元帥是幹什麼的？」

「大元帥？誰知道呢！」

「不知道嗎，你說？」

「說，一定就得知知道哇？反正父親這麼說，結了，完了！」

「好啦，往下說吧！」

「我答應了猴王，他就給我寫了一封信。」

「他還寫信？」小坡問。

張秃子往小坡這邊湊了湊，挨着小坡的耳朵根兒說：「他們當王

的都不會寫字，可是他們裝出多知多懂的樣子來，好叫小猴子們恭敬他們。他只在紙上畫了三個圈兒，畫得一點也不圓。他對我說：你拿着這封信到狼山去，給那裏的官員人等看。他們就知道你是他們的新王了。」張禿子抓了抓脖子底下，真和猴子一樣。

小坡笑開了。

『你是笑我哪？』張禿子似乎是生氣了：『你要曉得，我現在可是作了王。你頂好謹慎着！一點！』

『得了，張禿子！你要不服我，咱們就打打看！你當是作了猴王，我就怕你呢！』

張禿子沒言語，依舊東抓西撓的，猴氣很深。

小坡心裏說：作王的人們全仗着吹氣瞪眼兒充能幹，你要知道他的老底兒，也是照樣一腦袋頂他們一溜跟頭！然後他對張禿子說：

『得了，咱們別吵架！你作了王，我好像得恭敬你一點。可是你也別假裝能幹，成心小看我！得了，說你的吧。』

張禿子自從作王以後，確是大方多了，一想小坡說得有理，就吹了一口，把怒氣全吹出去了。『沒人看着咱們，你愛怎樣便怎樣；當着小猴兒們，你可得恭敬着一點；不然，我還怎叫他們怕我呢？好，我往下說呀：拿着猴王的信，我就跑影兒國來了。』

『打那兒進來的？』

『從點心舖的後門進來的。』

『喝了街上的牛奶沒有？』小坡很想顯顯他的經驗。

『當然，喝了六杯牛奶，吃了一打點心！』

『肚子也沒疼？』小坡似乎很關心猴王的健康。

『疼了——會兒就好了。』

『好，接着說。』

『你要老這麼插嘴，我多麼纔能說完哪？』

『反正你們當王的一天沒事，隨便說吧。』

『沒事？沒事？』張禿子擠着眼說：『你沒作過王，自然不知道哇。沒事？一天到晚全不能閒着。看那個猴子力氣大一些，好淘氣搗亂，咱趕緊和他認親戚，套交情，送禮物；等冷不防的，好咬下他一

個耳朵來，把他打倒！對那些好說話的猴兒呢，便見面打幾個耳光，好叫他們看見我就打哆嗦！事情多了！沒事？你太小看作王的了！」

「嘔！」小坡沒說別的，心中有些看不起猴王的人格。

張禿子看小坡沒說什麼，以為是小坡佩服他了，很得意的說：

『到了狼山，我便立在山頂上喊：猴兒國的國民聽者：新王來到，出來瞧，出來看！這一喊不要緊哪，喝！山上東西南北全嘔嘔的叫起來，一羣跟着一羣，一羣跟着一羣，男女老少，老太太小姐兒，全來了！我心中未免有點害怕，他們真要是給我個一擁而上，那還了得！我心裏直念道：張禿子！張禿子！挺起胸脯來幹呀！我於是打開那封信，高聲的喊：這是你們死去猴王的哥哥給我的信，請我作你們

的王！喝！他們一看紙上的圈兒，全跪下磕起頭來。」

『磕了幾個？』小坡問。

『無數！無數！叫他們磕吧，把頭磕暈，豈不是不能和我打架了嗎？等他們磕了半天，我就又喊：拿王冠來！有幾個年老白鬚子的猴兒，噉了一聲，就爬到椰子樹上，摘下這頂紅小帽來。』張禿子指了指他頭上的紅盔兒。

『很像新加坡的阿刺伯人戴的小紅盔兒！』小坡說。

『阿刺伯人全是當膩了王，纔到新加坡去作買賣！』

『嘔！』小坡這時候頗佩服張禿子知道這麼多事情。

『我戴上王冠，又喊：拉戰馬來！』

『什麼是戰馬呀？』

『你沒到二馬路聽過評書呀？張飛大戰孔明的時候，就這麼喊：

拉戰馬來！』

『孔明？』

『你趕明兒回新加坡的時候，到二馬路聽聽去，就明白了。站着聽，不用花錢。』

『嘔！』小坡有點後悔：在學校裏，他總看不起張禿子，不大和他來往，那知道他心中有這麼些玩藝兒呢！

『我一喊，他們便給這個拉來了。』張禿子指着長角山羊說：『我本來是穿着件白小褂來的，所以沒跟他們要衣裳。我就戴着王冠，

騎上戰馬，在山坡上來回跑了三次。他們都吓得大氣不出，一勁兒磕頭。我一看，他們都有尾巴，我沒有，怎麼辦呢？我就折了一根棕樹葉，把葉片扯去，光留葉梗，用根蔴繩拴在背後，看着又硬又長。他們一看我有這麼好的尾巴，更恭敬我了。這幾天居然有把真尾巴砍下去，爲是安上棕葉梗，討我的喜歡。你說可笑不可笑？這兩天我正和他們開會商量怎麼和狼王幹一幹。」

「你們會議也和學校裏校長和先生的開會一樣吧？」

「差不多，不過我們會議，只許我說話，不許別人出聲！」張禿子說，搖着頭非常得意。

「你要和狼王打起來，幹得過他嗎？」

『其實我們是白天出來，狼們是夜間出來，誰也遇不見誰，不會打起來。不過，我得好歹跟他們鬧一回；要不然，猴子們可就看不起我啦！作王的就是有這個難處，非打仗，人們不佩服你！』

『你要真和狼王開仗的時候，我可以幫助你！』小坡很親熱的說。

『那末，你沒事嗎？』

『喲！』小坡機靈的一下子，跳起來了，忽然想起啞拉巴啞：『有事！差點忘了！我說，你看見啞拉巴啞沒有？』

『看見了，在山洞睡覺呢。』

『這個糊塗鬼！把找老虎的事兒忘了！』

「幹什麼找老虎呀？」張禿子抓着胸脯，問。

「老虎把鈎鈎背去啦！」

張禿子嘔嘔的笑起來。

「你笑什麼呢？」小坡看了看自己的身上，找不出可笑的地方來。

「他找老虎去？他叫老虎把鈎鈎背走的！」

「我不信！他」提鈎鈎便掉眼淚！再說，你怎麼知道？」

「你不信？因為你還不曉得影兒國人們的脾氣。他們一天沒事兒作，所以非故意搗亂不可。他叫老虎把鈎鈎背去，好再去找老虎不答應。可是有一樣，老虎也許一高興，忘了這是嚼拉巴啣鬧着玩呢，硬

拉住鈎鈎不放手。」

「我真盼着老虎變了卦，好幫着啣拉巴啣痛痛快快打一回！」小坡搓着手說。

「那麼好啦，你跟我去看他吧。張禿子騎上山羊，叫小坡騎在他後面，好似兩人騎的自行車。走着走着，張禿子忽然問：

「小坡，看見小英沒有？」

「幹什麼呀？」

「很想把她接作王妹，哎呀，王的妹妹該叫作什麼呢？王的媳婦叫皇后，王的兒子叫太子，妹妹呢？」

小坡也想不起，只說了一句：「小英恨你！」

『恨我？我作了猴王，她還能恨我？』

小坡沒說什麼。

走了半天，路上遇見許多猴子，全必恭必敬的，立在路旁，向他們行舉手禮。張禿子睬也不睬的，仰着頭，一手扶着羊角，一手抓着脖子。小坡一手扶着羊背，一手遮着嘴笑。

過了一個山環，樹木更密了。穿過樹林，有一片空場，有幾隊小猴正在操演；全把長尾巴圍在腰間當皮帶，上面掛着短刺刀。

過了空場，又是個山坡，上面有兩排猴兒兵把着個洞門。洞門上有面大紙旗，寫着兩個大黑字：『禿子』。

『到了！』張禿子說。

十五 狼猴大戰

猴子們本來住在樹林裏，用不着蓋什麼房屋，找什麼山洞的。張
禿子雖變成猴子，但還一時住不慣樹林，所以他把那個山洞收拾了一
下，暫作爲王宮。

洞真不小：一進門有三間大廳，廳裏並沒有桌椅，只在牆的中腰
掏了些形似佛龕的小洞，猴王接客的時候，便一人坐在一個小洞裏，
看着很像一羣小老佛爺。穿過大廳，還有兩列房子。一列是只有四
壁，並沒有屋頂，坐在屋裏，便可以直接看天；這是猴王的諸大臣的
臥室；因爲他們住慣了樹林，一旦悶在屋裏，有些不痛快；而且下雨

的時候，不淋得精濕，也不舒服；出門入戶的也覺得太麻煩；所以猴王下命，拆去屋頂，以示優遇。對面的一列是猴王住着的，確有屋頂，但是一連十幾間，全沒有隔斷；因為猴王張禿子睡覺好打『把式』，既沒有隔斷，他便可以自由的從這頭滾到那頭。吃飯的時候，愛嚼着東西翻幾個跟頭呢，也全沒有阻擋，而且可以把湯放在這頭，把菜放在那頭，來回跑着吃，也頗有趣。這列房的房頂上有許多小猴，一手拿着喇叭，一手遮在眉上往遠處望着；若有獾國人來行刺，或有別的野獸來偷東西，他們好吹喇叭警告山洞四圍的衛兵——張禿子自作了猴王以後，一點也不像先前那樣膽粗氣壯了！

這兩列房後面有個花園，園裏並沒有花草，只在園門上張禿子用

粉筆寫了「花園」二字。張禿子游園的時候，隨意指點着說：「玫瑰很香很美呀！」隨着他的人們，便趕快跑到他所指的地方細看一回，一齊說：「真好！真好！」他們要這樣說，張禿子一生氣，便把他們種在那裏當花草兒。

張禿子領着小坡在洞內看了一遭，諸大臣都很恭敬的在後面隨着。到花園裏，小坡問：「花草在那裏呢？」諸大臣全替他握着一把兒汗。可是張禿子假裝沒聽見，回過頭來向大臣們說：「誰叫你們跟着我呢？去！」諸大臣全彎着腰，夾着尾巴，慌忙跑去。

張禿子把小坡領回到大廳裏。他自己坐在最大的一個龕裏，正對着屋門。小坡坐在猴王的右手。門外來來往往的小猴們全偷着眼睛小

坡，不知他是猴王的什麼人。張禿子扳着臉，不肯多說話；怕小坡亂問，叫小猴們聽見，不大好。正這麼僵板的坐着，忽然進來一個猴兵，慌慌張張的，跑在大廳中間，說：『報告！』

『什麼事？』張禿子仰着臉，高聲的問。

『不好了，大王！狼王派了八十萬大軍，打我們來了！』猴兵抹着眼淚說。

『你怎麼知道？』張禿子問。

『我們捉住一個狼偵探，他說的！』

『他在那兒呢？』

『在外面睡覺呢！』

『他睡覺嗎，你怎會知道他們有八十萬人馬，啊？糊塗！不要臉！』張禿子扯着脖子喊，爲是叫門外的小猴們全聽得見。

猴兵抓着大腿，顫着說：『大王！他要是不睡着，我們那能拿得住他呢。我們捉住他，把他推醒，他就說：八十萬人馬！就又睡去了。』

『把他拿進來！』

『不行呀，大王！一動他就咬手哇！』

『怎麼辦呢？』張禿子低聲的問小坡。

『咱們出去看看，好不好？』

『那不失身分嗎？我是猴王啊，你要記清楚了！』

『你這些猴兵沒有用，有什麼法兒呢！』

『好吧，咱們出去看看。』張禿子說，然後很勇敢的問那個猴兵：『把他捆好了沒有呢？』

『捆好了，大王！』

『那麼，捆他的時候，為什麼不咬手呢？』

『大概他願意叫人家捆起來，不喜歡叫人家挪動他；狼們都有些怪脾氣呀，大王！』

『不要多說！』張禿子由牆上跳下來。

小坡遮着嘴笑了一陣。

隨着猴兵，他們走出洞口，一隊衛兵趕快跟在後面。到了空場，

一羣猴兵正交頭接耳的嘀咕，見猴王到了，登時排好，把手貼在眉旁行禮。

『狼偵探在那裏呢？』張禿子問，態度還很嚴重，可是臉上有點發白。

隊長趕快跑過來，用手一指，原來狼偵探在一塊大石頭上睡得正香呢。一根藤繩在狼身上放着，因為猴兵不敢過去捆他，只遠遠的把藤繩扔過去。張禿子打算鑿猴兵的頭幾下，懲罰他報告不真，可是往四下一找，猴兵早已跑得沒影兒了。

張禿子看着那羣兵，那羣兵瞧着張禿子，似乎沒有人願意去推醒狼偵探。

小坡看得不耐煩了，扯開大步，走到大石頭前面，高聲的喊：

『別睡了，醒醒！』

張禿子和兵們也慢慢的跟過來。

狼偵探張了張嘴，露出幾個尖利的白牙。兵們又往後退了幾步。

『起來！起來！』小坡說。

狼偵探打了個呵欠，伸了伸腰兒，歇鬆的說：『剛作個好夢，又把我吵醒了，不得人心！』

『你要是瞎說，我可打你！快起來！』

衆猴兵一聽小坡這樣強硬，全向前走了兩步，可是隊長趕快叫了個：『立——正！』於是大家全很勇敢的遠遠站住。

「你是那裏來的？」小坡問。

狼偵探不慌不忙的坐起來，從軍衣中掏出個小紙本來，又從耳朵上拿下半根鉛筆。他看了看小坡，又看了看大家。然後伸出長舌頭來，把鉛筆沾濕，沒說什麼，開始在小本上寫字，寫得很快。

「我問你的話，沒聽見是怎麼着？」小坡有點生氣了！

「等等，不忙！等我寫完報告，再說。」狼偵探很不鄭重的說，一邊寫，一邊念道：「有一塊空場，場裏有猴兵四十萬。還有一小人，模樣與猴兵略有不同，問我從那裏來的。此人之肉，或比猴兵的更好吃。好了！」狼偵探把小本放回去，鉛筆插在耳上，向小坡說：

「你問我從那兒來的？我是狼王特派的偵探！你似乎得給我行個禮纔

對！」

「胡說！」小坡又往前湊了一步：「我問你，聽着！你們有多少兵？」

「八百萬大軍！」

張禿子往前走了一步，立在小坡身後，說：「八十萬，還是八百萬？」

「八十萬和八百萬有什麼分別？反正都有個八字！」猴偵探笑了，笑得一點也不正當。

「你們什麼時候發的兵？」小坡問。

「前天夜裏狼王下的令，我們在山下找了一夜，沒有看見一個猴

兵。」

「怪不得前天夜裏我聽見狼嚎！」張禿子和小坡嘀咕。

「昨天白日我們依舊在山上找你們，走錯了道兒，所以沒遇見你們。昨日夜裏還在山上繞，又沒遇見你們。今天大家都走乏了，在山坡下睡覺呢。我作着夢走到這裏，叫你們給吵醒了，不得人心！」

「你回去告訴他們，我們這裏有——」小坡低聲的問張禿子：「說有多少兵？四八四十八萬，行不行？」

張禿子接過來，高聲喊道：「回去告訴你的王，我們這裏有四十八萬人馬，專等你們來，好打你們個唏裏嘩拉！你們要知道好歹，頂好回家睡覺去，省得挨打！聽明白了沒有？」

狠偵探惡意的吐了吐舌頭，又把小本掏出來，寫了幾個字。寫完了，也沒給張禿子行禮，立起來，抖了抖毛兒，便得意揚揚的走下去。

張禿子楞了一會兒，看狠偵探已走遠，高聲的喊：『吹號齊集人馬！』然後指着一個小隊長說：『去請各位大臣到這裏會議，快！』

號聲緊跟着響了：嗒嗒——嗒嗒——嗒——！喝！四面八方，猴兵一隊跟着一隊，一營跟着一營，全跑向前來。前面的掌旗官都打着一大枝香蕉，香蕉的多少，便是軍營的數目：有五個香蕉的，便是第五營，有十九個香蕉的，便是第十九營。軍隊陸續前來，路上黃塵滾滾，把四面的青山都遮住，看不見了。每營的人數不齊，有的五個，

有的五百，有的兵都告假，只有掌旗官，打着枝香蕉，慌忙跑來。兵們有的扛着槍，有的抱着個小猴，有的拿着本國語教科書。馬兵全騎着山羊，比步兵走得還慢，因為——快跑，兵便從羊背上撲咚撲咚的摔下來。

人馬到齊，張禿子騎上長角山羊，跳動着，左右前後的，穿營過隊的，檢閱了一番。猴兵全直溜溜的站着，把手放在眉旁行禮。掌旗官們把香蕉枝子舉得筆直，工夫太大了，手有點發酸，於是把枝上的香蕉摘下幾個來，吃着，以減輕重量；這樣一來，軍營的次數也亂了，好在也沒人過問。這時候諸大臣全慢條斯禮的來到，向張禿子深深的鞠躬。張禿子下了戰馬，坐在石頭上，對他們說：

『現在開會，大家不要出聲，聽我一個人說！現在狼王故意——』
他想不起說什麼好。諸大臣都彎着腰，低着頭說：『故意——』
張禿子忽然想起來：『故意和我們搗亂，我們非痛打他們一回不可！你們帶一營人去看守王宮，好好用心看着，聽見沒有？』

諸大臣連連點頭。內中有個聾子，什麼也沒聽見，但也連連點頭。他們又深深鞠躬，然後帶了一營人馬，回宮去看守。

張禿子又喊：『各營營長！』

營長都慌忙走上前來，有的因為指揮刀太長，拚得一溜一溜的摔跟頭，摔得滿臉是黃土。

張禿子問他們：『那邊狼兵最多？是東邊？』

衆營長一齊拔出指揮刀，向東邊指着。張禿子說：『還是西邊？』大家的刀往西指。『還是南邊？』大家的刀往南指。『還是北邊？』大家的刀往北指。『這樣看，四面都有狼兵了？』大家的刀在空中掄了個圈兒。

小坡雙手遮着嘴笑開了。

『你們三營到東邊去，守住東山坡！』張禿子指着東邊說。

三個營長行了禮，跑回去，領着三營兵往西邊去了。

『你們三營往西邊去，守住西山口！』張禿子指着西邊說。

三個營長行了禮，跑回去，領着三營兵往東邊去了。

小坡低聲問：『你叫他們往東，他們偏往西，叫他們往西，他們

偏往東，是怎回事呀？」

「一打起仗來，軍官就不好管了，隨他們的便吧！好在一邊三營，到那邊去也是一樣。你要一叫真兒，他們便不去打仗，回來把王殺了；然後迎接狼王作他們的皇帝，隨他們的便吧！」

張禿子把人馬派出去，帶着衛隊和四五營馬兵，到山頂上去觀望。

「我說，我乘着狼們還睡覺，去給他們個冷不防，打他們一陣，好不好？」小坡問猴王。

「你先等等吧！狼們是真睡了不是，簡直的不敢保準！」張禿子很精細的樣子說。

「那麼，應當派幾個偵探去看看哪！」小坡說。

「對呀！哼，一慌，把派偵探也忘了！」張禿子說着指定兩個衛

兵：「你們到東山去看看，狼們是睡覺呢，還是醒着呢！」

「他們一定是睡呢，大王！不必去看。」兩個兵含着淚說。

「我叫你們去！」

「大王，我們的腳有點毛病，跑不快啊！請派兩個馬兵吧！」

「沒用的東西！」張禿子說：「過來兩個馬兵！」

馬兵一聽，全慌忙跳下馬來，一齊說：「我們情願改當步兵呀，

大王！」

「營長，把他們帶到空場去，一人打五個耳瓜子！」張禿子下

令。

『大王呀，饒恕這回吧！』營長央求：『平日我們都喜歡當偵探玩，但是一到真打仗啊，當偵探玩真有危險呀！頂好大王爬到樹上去，拿個望遠鏡往遠處看一看，也可以了！』

張禿子沒有言語。

小坡本想先給營長兩拳，可是一見猴王不發作，也就沒伸手。

過了一會兒，張禿子說：『那裏有望遠鏡呢？』

大家都彼此對問：『那裏有望遠鏡呢？』

有一個衛兵看見小坡腦後的眼鏡，趕緊往前邁了一步：『報告！

大王旁邊這位先生有望遠鏡！』

小坡忽然想起來：『我說，嚼拉巴啣呢？這是他的眼鏡。』

『他在洞裏睡覺呢，你剛纔沒看見嗎？』張禿子說。

『沒有！你不告訴我，他在那間屋子裏，我怎能知道呢！』

『先不用管他，把鏡子借給我吧！』

『這是眼鏡！有什麼用！』小坡說。

『大王！眼鏡也可假裝作望遠鏡呀！』一個營長這樣說。

小坡賭氣子把眼鏡遞給張禿子。

張禿子戴上鏡子，往一棵椰樹上爬。爬到尖上，不敢往下瞧，因

爲眼暈；只好往天上看：『不好了，黑雲真厚，要下大雨了！營長！

快到宮裏取我的雨傘來！』

「影兒國的雨是乾的，不用打傘！」小坡說。

「我打傘不爲擋雨，是爲擋着雷！」

喝！天上黑雲果然很厚，一團一團，來回亂擠。遠處的已聯成一片灰色，越遠越白，白亮亮的在遠山上橫着。忽然一陣涼風，黑雲跑得更快了，山上的椰樹，葉子歪在一邊，刷刷的在霧氣中響。遠處忽然一個白閃，把白亮亮的雨雲打開幾道長而顫動的縫子。跟着咯吱吱一個雷，雨點斜着下來，在山上橫着濺起一溜白煙。又一個閃，在可怕的黑雲上開了個大紅三角。咯吱！咕隆，咕隆，雷聲由近處往遠處走，好像追着什麼東西！看不出雨點來了，只是一片灰色！裏面捲着些亂動的樹影。

唸！張禿子一縮脖子，由樹上掉下來。

雨確是乾的，打到身上一點也不濕，可是猴兒們（膽子大的）開始東搓西撓的似乎是洗澡呢，洗得很痛快。有的居然拿出胰子來往頭上搓。膽兒小的猴子們全閉上了眼，雙手堵住耳朵，不住的叫：「老天爺，不要露我呀，我是好人哪！」

小坡坐在大石頭上，仰着頭看，打一個大閃，他叫一聲「好！」

過了一會兒，雨聲小一點了。黑雲帶着雷電慢慢往遠處滾。遠處的山尖上，忽然在灰雲邊上露出一縷兒陽光，把椰樹照得綠玻璃似的。

張禿子聽着雷聲小了，嘆了一口氣。忽然由山下跑來一個猴兒

兵，跑得滿頭是汗，喝喝帶喘。見了張禿子，張了幾次嘴，纔說出話來：

「大，大，大王！不好了！東山的兵們一打雷全嚇傻了，叫狼兵把他們生擒活捉全拿去了！」

「你怎麼能跑回來呢？」張禿子問。

「我嚇暈了，倒在地上，狼兵以爲我死了，所以沒拿去！」

張禿子回頭喊：「三營馬兵趕快到東山，救回他們！快！」

三個營長上了馬，帶着隊伍往西去了。一邊走一邊說：「西邊比較的平安一些！」

又跑來個猴兵，也跑得驚鷄似的，跪在猴王面前：「報告！北邊

的軍隊全投了狼王，帶着狼兵快殺到王宮了！」

張禿子的顏色轉了，低聲的問小坡，「咱們也跑吧？」

「非打一回不可！」小坡很堅決的說。

說話之間，又跑來一個小猴，說：

「大王，不好了！狼兵已打進王宮！那個嚙拉巴原來是狼王變的，他已經把大王的香蕉全吃淨了！」

張禿子嚇得手足失措，正想不起主意來，只見西南北三路，猴兵全敗下來，有的往樹上逃命，有的往綠棵子亂藏，有的坐在石頭上遮着臉等死，只有南路的兵還好一些，且戰且走，沒完全潰散。

小坡由猴兵手裏搶過一條木棍，對張禿子說：「走啊，幫助南路

的兵去啊！」

張秃子上了戰馬，帶着衛隊和一些馬兵，隨着小坡往南殺。一會兒就和他們自己的兵合在一塊，小坡手掄木棍，衝上前去，衆猴兵齊聲吶喊，跟着往前殺。狼兵是一聲不出，死往上攻。小坡的木棒東掄西打，嘍，嘍，嘍！在狼頭上亂敲。狼們一點不怕，鈎鈎着眼睛，張着大嘴，往前呔猴兒的腿。

猴兵退了三次，進了三次，雙方誰也不肯放鬆一步。

小坡正打得意興，忽然背後大亂，回頭一看，可了不得啦！北方的狼也攻上來，把他們夾在中間，跟着，東西兩面的狼兵也上來了，把猴兵團團圍住，沒法逃生。小坡閉上眼睛，雙手掄木棍，只聽見

哪，哪，哪，哪亂響，不知到底打着誰了。張禿子也真急了，把王冠也扔了，一手拿着一枝木棍亂掄。掄了一會兒，哼！跨下的山羊被狼叨了去；幸而跳得快，還沒倒在地上。小坡呢，掄着掄着，手中的木棍碎了！睜眼一看，四面全是狼，全紅着眼睛向他奔。小坡也有點心慌了，東遮西擋的不叫狼咬着。『張禿子！咱們怎麼辦呢！』

張禿子還掄着木棍。喊：

『換片子啦！』

這樣一喊，忽然狼也沒有了，山也沒有了，樹也沒有了，張禿子也不是猴兒了，依然是張禿子。

遠遠的哈拉巴唧一癩一拐的來了。

十六 求救

小坡和張禿子坐在地上，張着嘴喘氣，誰也說不出話來，嚙拉巴唧跑過來，坐下，也一聲不發：只由張禿子臉上把鏡摘下來，他自己戴上。三人這樣坐了好久，每人出了幾身透汗，張禿子說了：

『嚙拉巴！你還算個好人？好好的款待你，你反倒變成狼王，搶我的王宮！』

嚙拉巴唧的眼珠轉得很快，帶出很驚訝的樣兒，說：『我什麼時候變狼來着？你怎麼知道我一定變狼？就是我愛變着玩吧，什麼不可以變，單單的變狼？嘍！』

『大概是狼王變成啣拉巴啣，詐進了王宮，啣拉巴啣並不知道。』小坡給他們調解：『現在咱們已經換了片子，就不用再提那些事了！』

張禿子慢慢的站起來，瞪了啣拉巴啣一眼，說：

『小坡，再見吧！我還是回狼山去！』

『你？一個人去打狼？』

『非報仇不可！非奪回王宮不可！』張禿子晃着禿腦袋，似乎

有作王的癡頭兒。

『你打得過他們嗎？』小坡還沒有忘記狼兵的厲害。

『我自有辦法！我也會變成啣拉巴啣，去和狼王交朋友，乘冷不

防咬下他一個耳朵來！」

小坡雖然以爲張禿子的計畫不甚光明正大，可是很佩服他有這樣的膽量。

嚼拉巴唧委委屈屈的叨嘮：「你也變嚼拉巴唧，他也變嚼拉巴唧，誰也不來幫助幫助嚼拉巴唧！」他捶了胸口兩下，捶出許多怨氣。

小坡看他怪可憐的，趕緊說：「我幫助你，嚼拉巴唧！不要發愁啊，愁病了又得吃藥，多麼苦哇！」

嚼拉巴唧聽了這片好話，更覺得委屈了，落下好多大顆的眼淚來，摘下草帽來接着，省得落在衣服上。

小坡看他哭了，自己也好似有點難過，也紅了眼圈。

『再見，小坡！』張禿子挺着胸脯兒就走，也沒招呼噶拉巴聲兒。

『我說，張禿子，咱們學校裏見啦！』小坡說。

『不用再提學校！作了猴王還上學？』

『先生要問你呢？要給你記過呢？』

『給我記過？帶些猴兵把學校拆了！』

『你敢！』小坡也立起來。

『你看我敢不敢！』張禿子一邊說一邊走。

『好啦，等着你的！看先生不拿教鞭抽你一頓好的纔怪！』

『不怕！不怕！』張禿子回頭向小坡吐了吐舌頭。

『愛怕不怕！破禿子，壞禿子，猴禿子！』小坡希望張禿子回來，和他打一場兒；可是張禿子一直走下去，好像很有打勝狼王的把握。

小坡看張禿子走遠啦，問啮拉巴啞：『你剛纔上那兒了？叫我各處找你！』

『我上那兒了？你上那兒啦？我問你！』啮拉巴啞撇着乖乖說。

『我上狼山找你去啦！』

『我上虎山找鈎鈎去啦！』

『找着她沒有呢？』

『找着她，我還在這兒幹什麼，糊塗！』

「老虎把她留下了？」小坡忍着氣問。

「鈎鈎自己不願意回來！」嚙拉巴擲把草帽一歪，倒出一汪兒眼淚，然後又接好，從新落比花生米還大的淚珠兒。」

「這麼說，不是老虎的錯兒了？」

「那還能是鈎鈎的錯兒嗎？」

小坡有點發糊塗，沒說什麼，看着自己的手。兩手，因和狼們打了半天，很不乾淨，拿起草帽用眼淚洗了洗。嚙拉巴的眼淚很滑溜，好像加了香胰子似的，洗完了，在褲子上擦了擦，然後剔着指甲，叨嘮：「到底是誰的錯兒呢？我的？你的？他的？我們的？你們的？他們的？張禿子的？南星的？三多家裏糟老頭子的？」

「正是他！」嚼拉巴唧忽然站起來說：「要不是他給老虎出主意，老虎那能留住鈎鈎！」

「你剛纔不是說，鈎鈎自己不願意回來嗎？」小坡問。

「你要是這麼來回繞圈兒問我，我可要瘋了！」嚼拉巴唧「急扯白臉」的說。

「你要是這麼繞着圈兒答回我，我可也要瘋了！」小坡笑着說：「我要是瘋了，要變成一釘點的一個小蚊子，專叮你的鼻子尖，看你怎麼辦！」

「不要變吧，我好好告訴你！」嚼拉巴唧似乎很怕蚊子，趕緊用手遮住鼻子說：「鈎鈎自從到虎山上，就想回來找我，老虎也有意把

她送回來。可是那個糟老頭子給老虎出了主意，叫他留住鈎鈎，給山上的小老虎們作衣裳，洗襪子什麼的。於是老虎就變了卦，天天假意的帶着她逛山，給她拿樹葉作了件花袍子，又給了她許多玩藝兒。可是鈎鈎還想回家，老虎就又把糟老頭子要主意，糟老頭子就偷偷的給鈎鈎一碗迷魂藥兒喝。」

「什麼是迷魂藥呀？」小坡問。

「就是龍井茶裏對點冰吉凌！喝了這個，她就回家也忘了，把我也忘了，把什麼都忘了，一心願住在山上！你說怎麼好？」

「可憐的鈎鈎！喝龍井冰吉凌！」小坡低聲兒說。

「怎麼辦呢？」啞拉巴唧沒有注意小坡說什麼。

『咱們走哇，打倒老虎去！』

『不行啊！幹不過他呀！』

『咱們不會向他捏鼻子嗎？他最怕那個，是不是？』小坡問。

『捏鼻子也沒用了！糟老頭子給他出了主意：叫老虎向我捏鼻子！你不知道，老虎捏鼻子比什麼也可怕！』嚼拉巴聊說着，直打冷戰。

『糟老頭子是老虎什麼人呢？他爲什麼不在三多家裏，去到虎山呢？』

『他是老虎的老師，白天他教三多，晚上作夢的時候就來教老虎。老虎不怕別人，就是怕他，糟老頭子！』

『那麼現在咱們是作夢哪？』

『可不是！生命是夢的材料作成的，莎士比亞這麼說。你知道莎士比亞？』噶拉巴點頭啞嘴的說。

『知道！我喝過莎士汽水！』

『嘔！』噶拉巴頗有點佩服小坡的知識豐富。待了半天，他說：『小坡，你得想法子多多的找人去打老虎啊！』

『一定！』小坡想了半天，忽然想起來：『這麼辦吧，你在這裏等着我，我去找南星他們。南星會駛火車，也坐過火車。還有兩個馬來小姑娘也很有「杜撰兒」。妹妹仙坡也會出主意。』

『人越多越好呀！你去，我在這兒等着你！』

「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呢？」小坡問。

「那張地圖呢？」噶拉巴唧想起來。

「噯！噯！」小坡的臉紅得像個老茄子似的：「在狼山打仗，丟了！」

「好啦！以後只有狼們知道地名了，地圖一定被他們檢去了！這麼辦吧，你一直往東去，到了新加坡，再一直的回來，直來直去，還不容易嗎？」

「不用拐灣兒行嗎？」

「行！小孩兒們都應當走直道兒！」

「那麼，我就走吧？」

『快去快回來！要是等我把鈎鈎忘了，你回來可也沒用了！』嚼
拉巴唧本想和小坡握手，誤心中打了小坡一個耳瓜子。小坡也跳起
來，給嚼拉巴唧一掌。兩人分了手。

小坡踢着塊磚頭兒，踢一下，往前趕幾步；又踢一下，又往前趕
幾步。這樣，不大一會兒，就到了新加坡的大馬路。正是半夜裏，街
道兩旁的燈光很亮，可是除了幾個巡警，和看門的老印度，只看見些
關着門的舖戶，一點兒也不像白天裏那麼花哨好看。小坡心裏說：我
要是趕明兒開個舖子呀，一定要黑天白日老開着；關上門多麼不好
看！

房脊上有些小貓，喵喵的叫着，大概是練習唱歌呢。小坡不由的

叫出來：『二喜！二喜！你也在這兒唱歌哪？』等了會兒，小貓們全跑開了，他說：『二喜大概和妹妹一塊睡覺呢，趕緊走吧！』

走到了家，街門已經關好，小坡用頭輕輕一碰，門就軟乎乎的開了。他輕手躡腳的去找仙坡，仙坡正睡得很香，小鼻子翹兒一鬆一緊的有些響聲，嚇呼，嚇呼，嚇呼，小坡推了她一下，低聲的說：『妹妹，仙！起來，到虎山去救鈎鈎，快！』

仙坡坐起來點了點頭，並沒睜眼。小坡把小褂給她披上。她一聲沒出，拉着小坡便往外走。

出了門，本想先找南星去，沒想到走了不遠，正遇上他。不只南星一個，兩個小印度，（印度小姑娘可是沒在那兒。）兩個馬來小姑

娘，三多和妹妹，全在那塊學貓叫呢。

小坡瞄了一聲。

大家看見小坡，全扭過頭去，給他個腦瓢兒看。小坡很納悶，爲什麼大家這樣對待他。

『不用理他！不跟他玩！』南星細聲細氣學着貓的腔調，這樣故意的賣壞壞。

『過生日，不告訴我們一聲兒，一個人把好東西都吃了！』兩個小印度幫着腔兒。

仙坡睜開一隻眼，過去問兩個馬來小妞：『是不是二喜告訴你們的？』

兩個小妞彼此看了一眼，一齊說：『要不是二喜來告訴我們，今天是小坡的生日，我們還想不起學貓叫呢。』好像過生日和學貓叫大有關係似的。

『趕明兒糟老頭子過生日，我又得給他磕頭！』三多哭喪着臉說。』

『頂好乘磕頭的時候，爬過去，咬他脚面兩口！』南星說，看着小坡。

『我現在就敢去打糟老頭子，你們誰有膽子跟我一塊兒去？！』小坡問。

大家聽了，登時都向小坡伸出大拇指，似乎忘了不滿意他的過生

日沒通知他們了。

『凡是你敢去的地方，我就敢去！』南星嚷着說，一高興也忘了細聲的學貓叫了。

『糟老頭子沒在家，你們去也是白去。』三多說。

『我自然知道他在那裏呢！』小坡說。

『他許又上虎山啦吧？』三多的妹妹問她哥哥。

『三多點了點頭，然後仰着頭看了看天上的星星，說：『哼，現在他正教小老虎們算術呢！』』

『可惜張禿子沒來，他最會和算術先生搗亂！七七是兩個七什麼的。』小坡自言自語的說。

『你們說的都是那兒的話呀？一點不懂！不懂！』南星很着急的說。

『大家站成個圓圈，聽我告訴你們。』小坡說。

大家站成個圓圈，都手拉着手兒，聽小坡說，他一五一十的把拉巴唧和鈎鈎的事兒告訴了他們一遍。

南星聽得真高興，跳起來喊：『咱們走呀！打呀！反正糟老頭子在虎山，不能還帶着大煙袋；只要沒大煙袋，咱一點也不怕他！走呀！』

『沒有大煙袋，可是有老虎呢！』兩個馬來小妞慢慢的說。

『我準知道老虎比大煙袋厲害！』一個小印度補了這麼一句。

『那裏要是有四眼虎，我可不敢去！』仙坡拉着馬來小妞的手說。

『你們不去，就回家睡覺去，我一個人去，看老虎把我怎樣得了！』南星拍着胸脯，大有看不起他們的神氣。

『去是一定要去的，可是咱們得先商量個辦法。』小坡說。

『得先商量個辦法！』大家，除了南星，一齊這麼答腔兒。

大家全仰着頭想主意。天上的星星都向他們擠眼，他們也向星星們擠眼，誰也想不出高明招兒來。

『你們知道老虎的事兒，說話呀！』小坡對兩個小印度說。

『知道老虎，可是沒和老虎打過仗，對不起呀！』兩個小印度很

客氣的回答。

『你們呢？』小坡問兩個馬來小姑娘。

『我們哪？』她們彼此看了一眼，慢慢的說：『有主意，就是不告訴你們！』

『不告訴我們，從此再不背着你們上學了！』南星吓嚇她們。

她們又彼此看了一眼，『那末，咱們告訴他們吧？』兩個同時點了點頭，一齊對仙坡說，好像不屑於跟男孩兒們說話似的：『咱們都變成小老虎，偷偷混進虎山去，和小老虎們一同學算術。然後咱們跟糟老頭子搗亂。小老虎們也一定學我們的樣子。老頭子一生氣，必定打他們；把他們打急了，他們還不咬老頭子？把老頭子咬壞，大老虎

就沒有幫手了。這樣，我們不是可以救出鈎鈎來嗎？」

大家聽了，一齊鼓掌。馬來小妞們仰頭看着天，態度非常的傲慢。

南星慌忙跪在地上，搖晃着腦袋，不住的叫『變！變！』

『知道老虎是什麼樣兒嗎？就變？』馬來小姑娘撇着嘴說。

『父親說過：照貓畫虎。咱們先變成貓，大概就離虎不遠了！』

小坡提議。

『來！變！』南星真變成一隻大黑貓。

『再變大一點！再加上點黃毛兒！』兩個小印度給南星出主意。

一展眼的工夫，大家全變成大貓。

三多變得很好，可惜只有一隻眼睛，因為他是按着家中老貓的樣子變的。

十七 往虎山去

大家變成貓，高興的了不得，一齊喵了一聲。這一叫不要緊哪，喝！四面八方，房脊上，樹枝上，牆上，地上，全喵起來了，大概新加坡所有的貓，老的，少的，醜的，俊的，黑白花的，通身白的，一個沒剩，全來了！這羣貓全擺着尾巴往前走，不大一會兒，就把小坡們給圍在中間，裏三層，外三層，圍得水洩不通。圍好之後，他們全雙腿兒坐下，把一個前腿舉到耳旁，一齊說：『推舉代表！』說完，

把前腿放下去，大家開始你擠我，我推你，彼此亂推。推了半天，把前面的一隻瘦而無力的老貓給推出去了。大家又一齊喊：『代表推出來了，去，跟他們交涉！』

南星看着這樣推舉代表有點可笑，趕緊給他們鼓掌，可惜手已變成貓掌，軟乎乎的怎麼也拍不響；於是他又高聲的喵了兩聲。

『不要吵！不許出聲！』那個瘦貓代表瞪着南星說。然後，慢條斯禮的走過來，聞了聞小坡們的鼻子，說：『你們的代表是誰？』說話的時候，幾根稀鬍子掀掀着，耳朵輕輕的動彈，神氣非常的傲慢。

『我們都是代表！』小坡們一齊說。

『都是代表？』老貓往四圍看了一眼，似乎是沒了主意。

『都是代表就省得推了！』一個狐狸皮的貓說。

老貓點了點頭，喉中嗝噎了半天，說：『你們好大膽子呀！沒有得我們的允許，就敢變成貓，還外帶着變成很大的貓！冒充大貓，應當何罪！啊！』老貓似乎越說越生氣，兩眼瞪得滴溜兒圓，好像兩個綠珠子。

四外的貓們聽了，非常得意，嗓子裏全嗝嗝噎噎響起來。

『跟他們打呀！』南星向小坡嘀咕。

『他們人太多呀！』小坡低聲的說，然後問兩個馬來小妞：『你們有主意沒有？』

『咱們先洗臉吧，一邊洗一邊想好主意；也許他們一看咱們會洗

臉，就以爲咱們是真貓了。」她們揪着小坡的尾巴說。

『洗臉哪！』小坡下了命令。

大家全擡起前掌來，沾了點唾沫，從耳後滑到鼻樑，又從耳樑繞到耳後，洗得頗有趣味；一邊兒洗一邊想逃走的主意。

南星想不起主意，一着急，把兩條前腿全擡來，接着在家中洗臉的樣兒，兩手齊用，東一把西一把的洗起來。

『看哪！』老貓向四圍笑了笑，說：『可有兩手一齊洗臉的貓？！我們怎麼辦？還是咬下他們的耳朵呢，還是咬下尾巴，叫他們當禿貓呢？』

仙坡忙着把尾巴藏在身底下，雙手遮住耳朵，低聲的向小坡說：

「二哥！快想主意呀！他們要咬耳朵呢！」

小坡不慌不忙的擡頭看了看樹上，又看了看房頂，忽然喊了一

聲：「老鼠！」

四圍的貓登時把耳朵全豎起來，腰兒躬着，眼睛往四外瞭。

「樹上一個！房上三個！」小坡指點着說。

貓們也沒等代表下命令，全爭着往樹上房上躡。

南星過去給貓代表一個嘴巴，扯起三多就跑。三多只有一隻眼睛

看不清道路，一溜歪斜的直摔跟頭。

大家拚命的跑。乍變成貓，兩眼離地太近，都有點發暈。於是大家全閉上眼睛，瞎跑。

『二哥，』仙坡閉着眼，喘噓噓的問：『跑到那兒啦？』

『睜開眼看哪！』小坡向大家說。

大家全站住了，睜開眼一看，面前是一座高山。山上滿安着電燈，把山道照得清清楚楚的，路旁的綠樹在燈光下擺動，好像一片綠雲彩似的。路上隔不遠兒，就有隻長角的大梅花鹿，角上掛着指揮刀，大概是此地的巡警。

『這就是虎山吧？咱們找糟老頭子去呀！』南星非常的高興。

『等我問問巡警去。』小坡說。

『我也去！』南星說。

他們倆走上前去，向梅花鹿點了點頭。

「請問這是虎山不是的呀？」小坡很客氣的問。
梅花鹿咩了一聲。

「老虎學校在那兒呀？」

鹿用大犄角向山左邊指了指，又咩了一聲。

「學校裏的教員是個糟老頭子不是？」南星問。

鹿又咩了一聲。

「老鹿你真有意思，我騎你一會兒行不行呀？」南星說着就要往起躡。

老鹿瞪了南星一眼，搖了搖頭。

「南星！好好的！」小坡說。

老鹿很客氣的向小坡咩了一聲。

小坡向老鹿行了個舉手禮，就往回走，南星在後面跟着，很不滿意小坡攔住他騎鹿。

「這兒是虎山不是呀？」仙坡問。

「是虎山，老虎學校就離這兒不遠，」小坡說。

「要是離老虎學校不遠的話呀，」三多想起糟老頭子的可怕：「我頂好回家去睡會兒覺。」

「你要愛睡覺哇，早就不該來！」兩個小印度一塊兒說。

三多不言語了，用那隻瞎眼瞪了他們一下。

「你們還麻煩什麼呢，不快快的去打糟老頭子！」南星很着急的

說。

『不行呀，咱們得先找噶拉巴去，沒有他，咱們怎認識大老虎和鈎鈎呢？』小坡說。

『那末就找他去吧！』南星說。

『可是，他在那兒呢？』小坡因為瞎跑了一陣，忘了噶拉巴在什麼地方了。

『誰知道呢！』兩個馬來小姑娘酸酸的一笑。

『還得問巡警去，我看。』小坡說，臉上有點發紅。

大家沒說什麼，一齊上山道中找巡警。

見了挂刀的梅花鹿，大家一齊問：

「噶拉巴啣在那兒呢？」

老鹿向他咩了一聲，不住的搖頭。

「得！老鹿也不知道！」南星說。

「老鹿怎就該知道呢！」兩個馬來小妞低聲的說。

「我們找他去吧！」小坡說。

「來，坐火車去，我開車！」南星跟着「門！」了一聲，把梅花鹿吓得直往起跳。

「又是你開車！要命也不坐火車！」兩個馬來小妞說。

「不坐，拉倒！我一個人開，更快！」南星說着就往山下跑，嘴

中七咚七咚的響。

「南星！回來！你知道往那邊去嗎？」小坡喊。

「我不知道，你知道嗎？」南星回着頭兒嚷。

小坡沒有話可說。

「反正大家都不知道，就跟着南星跑吧，也許半道兒上遇見噶拉巴唧！」兩個小印度說着趕上前去，拉住南星的尾巴。

別人也沒有高明主意，只好全趕上去，拉着尾巴，一串兒往前跑。

「大家可往左右看着點呀，看見戴草帽的就是噶拉巴唧！」小坡在後面嚷。

大家往左一扭頭，往右一扭頭，不顧得再看前面。跑着跑着，

南星的腦門正撞在一棵老樹上，幸而大家都變成貓，手脚靈利，除了南星倒在樹根上，大家全七手八脚的上了樹。

南星腦門上碰了個大包，一邊用手摸，一邊叨嘮：『亂出主意！開火車不往前看着！那有的事！那有的事！』

大家由樹上跳下來，爭着用貓手給南星按摸腦門上的大包。急於給他的包兒按平了，大家未免用力過猛了些，咕哧一聲，把腦門上的包按到腦杓兒上去。『好了！好了！』大家一齊說。

南星摸了摸腦門，果然平了，也就不去管腦後是腫着還是平着，又預備好開車的架勢。

『別開車了，這樣一輩子也找不着嚙拉巴唧。』小坡向大家說。

「怎麼辦呢？」大家一齊問。

「咱們坐在這兒等他好啦，反正他得到虎山來，是不是？」小坡蹲在一塊石頭上說。

「也好，」兩個馬來小妞說，她們是最不喜歡坐火車的。

大家都背靠背兒坐在大石頭上，石頭有點兒涼，於是全把尾巴墊在身底下。

坐了一會兒，涼風兒吹來，大家全有點發困。南星是頭一個，把頭低下去，閉上眼睛。待了會兒，他又慢慢的臥下去，把嘴藏在胸前的厚毛上，穩穩當當的睡去。大家也照着他的樣兒，全臥下去睡。

仙坡沒有十分睡熟，聽見地上撲咚撲咚的輕輕的響。她慢慢睜開

眼，偷偷的往外看。可不得了，有四五個小老虎，（長得和貓差不多，可是『個子』大，脖子粗，眼睛像小電燈似的發光，）全背着書包，戴着童子軍帽，向他們走來，仙坡連一根毛也不敢動彈，只是偷偷的看着：小虎們走到他們前面便站住了。仙坡趕緊閉上眼，不敢再看，聽着小虎們說話：

『這些小孩是幹什麼的呢？』

『也是學生吧？』

『不能，沒有書包呀！』

『也許不是虎，看他們的身量多小啊！』

『還有個瞎子！看！』

仙坡偷偷的睜開一隻眼看，所以小老虎以為她是瞎子呢。她趕緊把眼閉上，聽着：

「問問他們是幹什麼的，好不好？」

「先把他們圍好，別叫他們跑了！」

小虎們把他們圍好，一齊嚷：「別睡哩！你們是幹什麼的？說！」大家全醒過來，楞眼巴唧的看着小虎們。

「說話呀！」小虎們說。

「你問我們哪？」南星說：「我們問誰呢？」

小老虎們全摘了帽，抓了抓頭，似乎不大明白南星的話。

「我們是小老虎！」小坡說。

「你們的書呢？」小虎中的一個問小坡。

「書？在學校裏呢。」

小虎們嘀咕了半天，有一個由書包裹掏出一本黃皮書來，掀了幾篇，問小坡：「你們的第七課是什麼？」

「第七課？」小坡想了半天：「你們的第七課是什麼？」

「我就始終沒念到第七課！」南星插嘴說。

「聽着！」小虎瞪了南星一眼，然後有腔有調的念：「第七課：人，貓，狗，都好吃！捉住一個吃一個，捉住兩個吃一雙。吃完了，肚兒圓，嘴兒光！」小虎念完，把書放在地上，抿着嘴笑了一陣。

仙坡吓得心裏真哆嗦。兩個馬來小妮擠在一塊，不敢出聲。

『我們的第七課不是這樣！』小坡高聲的說：『你們聽着！第七課：糟老頭子，真好吃！捉住一個吃一個，捉住——有兩個沒有呢？』他回頭問南星。

『三多知道！』南星說。

『有一個就夠受的了，還要兩個？』三多顫着聲兒說。

『捉住一個吃一個，捉住兩個，捉不着兩個，因為只有一個！捉不着，吹，拉倒，唏里花拉一大堆！』小坡說完，吹了對面小虎的鼻樑兒一下。

小老虎們聽了這課書，大家又嘀咕起來。老虎的脖子粗，氣兒壯，雖然是嘀咕，聲兒可還不小：

「他們敢吃糟老頭子！」

「敢吃糟老頭子！！」

「膽量不小！」

「可佩服！」

「叫他們跟咱們一塊兒玩吧？」

「一定！請他們教給咱們怎麼吃糟老頭子？」

「沾點醬油醋什麼的，也許不難吃？」

「頂好加點咖喇，辣辣的！」南星答了腔。

「他們願意跟咱們玩嗎？」一個老虎小姑娘說。

「當然願意！」小坡很客氣的說。

「那末，就請吧，請到我們山洞裏，玩一玩去！」
「請！請！」小坡們說。

十八 醒了

小老虎們看着雖然個子很大，可是歲數都很小，說話行事有些「傻拉光鷄」的。南星是多麼糊塗啊，可是跟小虎們一塊兒玩，他居然顯出很聰明鬼道的樣兒來。至於小坡，那更不用說了，他出口氣兒，都好似，在小虎們看，有頂大的價值和作用。仙坡和兩個馬來小妞也十分叫好，小虎們爭着管她們叫姐姐。三多的妹妹向來是大氣不出的老實頭，也居然敢叫小虎們稱呼她作姑姑！

他們在山洞裏玩了半天『摸老瞎』，——三多老作瞎子。因爲他
只有一隻眼，又跑得慢，始終捉不到別人。把『摸老瞎』玩膩了，小
虎們請小坡畫圖，於是他得意非常的畫了一山洞的小兔兒。

『到你們的學校去看看，好不好？』南星看小坡畫兔，已經看厭
煩了，這樣問。

『不用吧！好容易剛出來，再叫糟老頭子給捉進去，可不是玩
的！』小虎們說。

『不要緊哪，咱們跳在牆頭上看一看，不用進去呀！』南星是急
於找着糟老頭子，看看他怎樣教老虎們念書。

『你們去吧，我在這裏等着。』三多的心裏怕糟老頭子。

『不必害怕，三多，有我呢！』小坡說。

三多擠咕着瞎眼睛，低聲兒說：『你們一定叫我去，就去吧！』

大家出了山洞，順着山路走，路上的鹿巡警已經全臥在路旁打盹兒。南星看出便宜來，跳上鹿背騎了一會兒，老鹿也沒言語。

老虎學校是在一個山環裏，門口懸着一塊大木匾，上面寫着校訓（是糟老頭子的筆蹟，三多認識）：『不念就打！』他們跳上牆去往裏看：校門裏有一塊空地，好像是運動場，可是沒有足球門，籃球筐子什麼的，只有幾排比胳膊還粗的木樁子，上面還拴着幾條小虎。他們都落着淚，在樁子四圍亂轉。

『老頭子又生氣了！』牆上的小虎們低聲的說：『看，他們還在

這兒拴着呢，大概是沒算上算學題目來，不准回家吃飯！」

這片空場後面，是一個小樹林，樹上正開着些白花。小坡往四外看了半天，找不到講堂，他問小虎們：「講堂呢？」

「這就是呀！」小虎們指着那塊空地說：「那些木樁便是我們的座位，一進學校門，老頭子就把我們拴上，多蹬背上書來，多蹬放開。」

「嘔！」小坡心中也有點害怕。

「小坡！小坡！」從牆根下發出這個聲音。

「誰呀？」小坡輕輕的問。

「我！」好像嚼拉巴唧的聲兒。

小坡探着頭兒看，可不是，噶拉巴唧在靠牆根的一根木樁上拴着呢。

「你怎麼叫人家給捉住啦？」小坡問。

「先把我放開再說吧！」噶拉巴唧委委屈屈的說。

「誰帶着刀子呢？去把他的繩子刺斷了！」小坡問。大家一齊搖頭。

「你們戴着童子軍帽兒，怎麼不帶刀子呢？」小坡問小虎們。

「我們的牙比刀子還快，幹什麼還帶刀子？」小虎們很得意的說，說完，全張開大嘴，露出白牙來。

「快一點呀！」噶拉巴唧在底下央求。

『你們下去咬斷他的繩子呀！』南星向小虎們說。

『萬一叫糟老頭子看見呢！』他們這樣推辭。

三多聽見他們說糟老頭子，打了一個冷戰，整個的『毛朝下』由牆頭掉下去了，正掉在嚼拉巴唧的脊樑上。嚼拉巴唧拉住三多說：『你要是沒帶刀子呀，咱們倆就一齊往起活動這個木樁，把木樁拔起來，我也就可以跑啦。』

『就是拔起木樁，繩子不是還在你脖子上拴着嗎？』三多問。

『那你就不用管啦！』嚼拉巴唧很着急的說。

三多沒再說什麼，同嚼拉巴唧一齊用力搖動木樁子。

小坡和南星的膽子大，也跳下去幫着他們。人多好辦事，不大的

工夫，木樁已有些活動氣兒了。大家繼續用力搖，小坡低聲喊着，左！右！左！右！好叫大夥兒一齊向同一方向用力。南星不大辨得清左右，於是他接過來叫：瞎子！噶拉巴唧！瞎子！噶拉巴唧！因爲三多是站在左邊，噶拉巴唧站在右邊。

一來二去，他們把樁子拔出來了。小坡們先跳上牆去，噶拉巴唧把木樁往上一扔，他們在上面接住，然後大家像提汲水的罐子一樣，把他給拉上來。他喘了一口氣，轉了一回眼珠，趕緊的說：『快跑哇！老頭子一會兒就回來！』

大家跳下牆去，撒腿就跑。噶拉巴唧叫木樁和大藤繩給聳住，一邁步便摔了個大跟頭。

「你們得背着我呀！」他躺在地上求救。

「你那麼大個兒，誰背得動呀！大家一齊說。」

「頂好放風箏吧！」兩個馬來小妞出了主意。

「對！」南星首先贊成。

大家拿起木椿，跑出幾步，把繩子拉直，一齊喊：「起！」喝！真有趣！眼看着滑拉巴啣起在空中，雙手平伸，腿兒撇着一點，真像個大風箏。大家非常高興，越跑越快，繩子也越放得直。跑着跑着，只聽「哎喲」一聲，大家忙回頭看：滑拉巴啣的兩腿騎在一個大樹枝上，腦袋頂着一對睡覺的烏鴉！大家忙往回跑，鬆開繩子，七手八脚的爬上樹去，把他給救下來。

「嚙拉巴唧飛了半天，頭有點發暈，掙扎着說：『別跑了！別跑了！先歇一會吧！』」

大家圍着他坐下。南星和三多們以前都沒見過他，仔細的端詳，一邊看還一邊批評：

「眼珠兒轉得真靈動！」
「摔跟頭也真脆！」
「當風箏也不壞！」……

……

「別胡說啦！」小坡恐怕嚙拉巴唧挑眼，噤住他們，然後問他：

「嚙拉巴唧，你怎麼叫老頭子把你拴起來了？」

「我等你，你老不回來，一着急，我一個人來了。正趕上老頭子教數學，我就偷偷的坐在牆根底下了。那知道，又被他看見了，他問

我：「一個蘋果兩人吃，一人該吃多少？」

「自然是一個人吃一半！」大家一齊顯聰明。

「怎會是一半？我說的是：誰能搶，誰多吃一口，不一定！」

「有理呀！」大家以爲這個答案非常的高明。

「有理！」他含着淚說：「老頭子可炸了呢！沒容分說，三下兩下把我拴在木樁上了；外帶着拴得真結實，把手指頭磨破了，也解不開扣兒！」

「現在他在那兒呢？」小坡問。

「他又給鈎鈎迷魂藥喝去了！可憐的鈎鈎！」

「可憐的鈎鈎！」大家一齊說。

『咱們找她去，好不好？』小坡問。

『萬一遇見了老頭子，他硬摺額脖的灌咱們迷魂藥兒，怎麼好呢？』噶拉巴唧說，落下一整串眼淚。

『那倒不要緊，』小虎們說：『咱們找些東西蒙上嘴，就灌不下去了！』

大家一齊立起來，不約而同的把噶拉巴唧的褂子脫下來，一人由褂裏上撕下一條布來，把嘴嚴嚴的蒙好。

『走呀！』南星用力喊，因為嘴蒙得很緊，說話有些不方便。

噶拉巴唧認識路，在前面走，大家在後邊跟着，扛着他的木椿和大繩子，免得叫他跌倒。

過樹林，爬小路，走了半天，到了一個小山洞。洞裏燈光還亮着，裏邊出來些歌聲，聽着很清亮悅耳。洞外的小樹全好似低着頭兒聽唱，已經聽入了神，葉兒連動也不動。

『鈎鈎唱呢！』嚙拉巴回頭告訴他們。

大家都擠在洞口往裏看，果然有個一朵花似的大姑娘，伸着又白又長又香軟的脖兒唱呢。她身上披着件用半紅的樹葉作成的衫子，頭上戴着個各色野花織成的花冠，腳兒光着，踩着一塊很花哨的豹皮。

『鈎鈎！鈎鈎！』嚙拉巴唧低聲的叫。

鈎鈎忽然不唱了，說：『又是你呀？三番五次的來找我，討厭不討厭啦？！』

「她又喝了迷魂藥！」嚙拉巴啣對大家說。

「你過去親親她的腦門，迷魂藥就解了！」小老虎們出了主意。

嚙拉巴啣輕輕的進去，抱住鈎鈎，在她腦門上吻了一下。果然，鈎鈎醒過來，拉着他的手說：「嘔！嚙拉巴啣！這是什麼地方呀？」

「山洞！」大家一齊回答。

「嘔！咱們快回家吧！我不願意住山洞！我的鞋呢？」她看着自己的白腳，一個勁兒問：「我的鞋呢？」

大家全低着頭找，並找不到她的鞋。

「找些樹葉包上好啦！」小坡說。

「頂好是香蕉葉子，要是椰子葉兒可有點刺鬧的慌！」仙坡說。

正在這個當兒，他們忽然聽見有人咳嗽了一聲，跟着，有人高聲的說話。他們全閉着氣聽：

『我問他兩個人分一個蘋果，一人該分多少。你猜他說什麼？不一定！不一定？好！拴上！永遠不放！』

『就得這樣懲治他們，這羣小孩子們！一天到晚亂吵，不愛念書！拴上！永遠不放！』

『壞了！糟老頭子！』三多聽出語聲來，吓得直往洞裏退。

『壞了！父親來了！』小老虎們低聲的說，說完就往樹後邊跑。

『打呀！』南星擦拳磨掌的說。

『不能打呀！幹不過他們哪！』噌拉巴唧說。

噓！噓！噓！

『老頭子在石頭上磕煙袋呢！』三多的妹妹說。

『跑哇！』南星聽見大煙袋響，也着了慌。

鈎鈎也不顧得找鞋了，光着脚就往外跑，拉着嚼拉巴唧。

『放風箏啊！』兩個馬來小孀說：『嚼拉巴唧，快跑！』

嚼拉巴唧和鈎鈎往前跑，小坡們騎上木樁，『起』！起在半空中。

小坡耳旁忽忽的直響，在空中左一歪，右一閃，飄飄搖搖，飄飄搖搖，心中似乎是明白，又似乎有點發糊塗。繩兒忽然彎下去，他落下許多來，腳指頭擦着樹梢兒。繩子忽然拉直了，他又飛上去，一擡手就可以摸着星星。落，落，落，心中有點發虛。起，起，起，起，腦袋

有些發漲。往左一歪，往右一閃，又有些發暈。有時候，一直的往下落，好像一片樹葉，無依無靠的往下飄，手脚也沒了勁，隨着風兒飄，越落下面越深，怎麼也看不見地。哎呀，哎呀，又高起去了；剛一喘氣，忽——又頭朝下落下來了！

飛着飛着，噌拉巴唧不見了，只有那根繩兒在空中飄着。小坡想抓住繩子，哼！東撈一把，西抓一下，怎麼也夠不着。

『仙！仙！南星！』他用力的叫。

沒有人答應！

哎呀！下面敢情是大海！黑咕嚕的大海！怎麼辦！

身子一直往下落，眼看着就擦着水皮了！登時出了一身熱汗，要

喊也喊不出來。

『壞了！』好容易由胸口擠出這麼兩個字。氣舒了一些，用力一挺身，往平了一登脚，醒了！

嘔！原來是作夢呢！

小坡坐起來，揉了揉眼睛，想了會兒，趕緊拿起枕頭來：還好！那塊紅綢子寶貝還在那兒！

『記得把紅綢子扔了，扔在了那兒呢？想不起來了！真有趣！什麼時候再過生日呢？過生日作夢都特別有意思！張禿子也不是到底又作了猴王沒有？……』

『仙！仙！』他叫了兩聲。

仙坡還睡得怪香的呢。

『別叫了，叫她好好睡吧！仙，你睡吧，我不吵你！』

小坡真是愛妹妹的！

元發 店書活生

創作文庫

匯總的獲收壇文代現
基初的料史學文來未

本文庫以宏大大規模陸續選刊現代名家創作之專集，選集，合集，包括長短篇小說，劇本，詩歌，散文，批評，舉凡文學之諸部門，無不應有盡有。收羅力求其廣，選擇力求其精。一般讀者可以之供鑒賞研摩，青年讀者可以之國語文範本。圖書館備此文庫，即可打定現代文學類書之基礎；個人備此文庫，即可獲得國內一切名家之作品。各書一律用三十六開本排印，分精裝平裝兩種，既精美悅目，又小巧便攜，現在第一批書業已陸續出版，各書書名及著作人如下：

反	攻	張天翼作
旅途隨筆	巴金作	
痴僕集	鄭振鐸作	
如蕤集	沈從文作	
青的花	蕪以作	
將軍	余一作	
西柳集	吳羅縉作	
虞姬	陳白塵作	

編主華東傅

庫文作創

(一)

日生的坡小

角七價實冊每裝精

費寄加的埠外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合 老 者 作 著
店 書 活 生 者 行 發
路 飛 霞 海 上
所 刷 印 活 生 者 刷 印

版 月 七年三十二國民華中

七〇

